



清华经管学院  
Tsinghua SEM



同方全球人寿  
Aegon THTF Life Insurance

# 2018

## 中国居民退休准备指数 调研报告



由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中国保险与风险管理研究中心和同方全球人寿保险有限公司共同出版



## 清华经管学院 Tsinghua SEM

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中国保险与风险管理研究中心（CCIRM）成立于2008年4月29日。中心的成立得到了国际著名保险机构苏黎世保险集团的大力支持。

中心的使命：建成国际一流的保险与风险管理研究基地，特别是在保险市场发展和监管研究方面，应成为亚洲一流的研究中心。

中心的主要目标：不断提高清华经管学院在保险与风险管理方面的教学和科研水平；加强中国与世界在保险与风险管理研究领域的国际交流与合作；成为政府和保险业界有良好声誉并值得信赖的咨询与合作中心。

中心的主要工作：定期举办高水平的国际学术活动，不定期举办研讨会；邀请国内外学者来中心进行合作研究和学术交流；承接国家和部委及保险界的研究课题；与相关的政府部门、保险业界和学术机构开展理论和实证研究。



## 同方全球人寿 Aegon THTF Life Insurance

同方全球人寿保险有限公司（简称同方全球人寿）由荷兰全球人寿保险集团（AEGON）与同方股份有限公司（THTF）各出资50%组建而成，公司于2003年正式获得营业执照，在中国开展寿险业务。截止目前公司注册资本为24亿元，资产规模超过100亿元，迄今已在上海、深圳、北京、江苏、山东、浙江、广东、天津、青岛、河北、湖北、福建、四川等省市设立了多家分支机构。

同方全球人寿凭借股东百年寿险经验和领先科技能力，致力于帮助客户未雨绸缪，实现财务保障，安享未来。我们的目标是成为中国最值得推荐的人寿保险公司。





# 目录 CONTENTS



## 摘要

- 1.1 退休愿景与预期 ..... 4
- 1.2 退休准备：2018退休准备指数继续提升 ..... 5
- 1.3 退休规划：养老“三支柱”体系仍需完善 ..... 6



## 项目背景及概况

- 2.1 项目背景 ..... 8
- 2.2 项目概况 ..... 10



## 中国居民的退休生活愿景和预期

- 3.1 退休生活愿景 ..... 17
- 3.2 退休生活信心 ..... 23
- 3.3 退休生活预期 ..... 28



## 中国居民的退休准备

- 4.1 中国居民退休准备指数及比较 ..... 36
- 4.2 2018年高准备指数人群画像 ..... 44



## 5 中国居民的退休规划

- 5.1 未来退休收入的预期 ..... 51
- 5.2 退休收入来源 ..... 52
- 5.3 获得退休收入的方式 ..... 54
- 5.4 养老体系“三支柱”的责任 ..... 56



## 6 专题研究

- 6.1 金融素养 ..... 62
- 6.2 个人在养老保障产品方面的选择 ..... 72
- 6.3 退休准备的国际比较分析 ..... 79



## 7 建议

- 7.1 个人自身应做出的努力 ..... 87
- 7.2 政府可做出的改善 ..... 88
- 7.3 雇主可做出的改善 ..... 88
- 7.4 金融机构在产品与服务方面可做出的改善 ..... 89
- 7.5 商业保险可做出的提升和贡献 ..... 90



## 8 附录

- 8.1 统计分析方法说明 ..... 93



# 1 摘要

## 1.1 退休愿景与预期

- 2018年，得益于经济的平稳增长，养老金支出水平的提高，社会对养老事业普遍关注的提升，居民对未来退休生活的信心继续呈增长趋势。居民对退休后的财务的收入能力有较强的信心，普遍对退休生活持有信心，有较为乐观的预期。但已退休女性受访者相对男性来说，面临更高的财务压力。
- 受访者整体上对退休生活抱有积极的期待，“旅游”、“亲友”、“兴趣爱好”等是他们对退休生活的主要描摹；终身学习的观念在年轻受访者那里得到更多体现，接近退休的人群对退休后有继续创业想法的并不多。
- 退休观念正在发生变化。在物质水平更为丰富的条件下，人们希望采取更加缓和地进入退休的方式，向退休过渡的方式渐趋灵活。相较于已退休的居民，未退休居民会选择调整工作方式等进入退休，从而为退休作好更充足的准备。但在从工作到退休的过渡上，人们普遍还是存在一定心理落差。随着延迟退休年龄政策的逐渐清晰和开始实施的临近，受访者预期的退休年龄也在增长。
- 受访者对未来几代人退休生活的预期趋于积极。相比2017年，认为退休生活会“更好”的受访者比例上升了10%，认为“更差”的比例下降了1%。整体而言，53%的受访者认为未来的退休情况会好转，26%的受访者认为会保持不变。

## 1.2 退休准备：2018退休准备指数继续提升

2018年中国居民的退休准备指数为6.65，连续两年保持增长，其中退休计划完善度、退休储蓄充分度和取得期望收入的信心等与被访者的主观认识和主观行为“挂钩”的指标贡献了指数增加值的大部分；而在退休责任意识、财务规划水平以及财务问题理解能力等与受访者的客观表现和金融素养更为关联的指标上，提升并不明显。表明中国居民对退休规划的主观认识有所提升，但在财务问题理解等客观能力的提升方面尚待加强。

- 2018年女性受访者的退休准备指数首次超过男性，女性取得期望收入的信心也首次与男性持平。相比年轻人，年龄较大的受访者往往有着更长时间的储蓄积累，对退休后收入有着更成熟的判断和更充足的信心，退休准备指数更高。
- 近年来，三四线城市由于经济水平和社会保障体系发展较快，与一线城市的差距不断缩小，因而三四线城市居民退休准备程度出现整体上升。
- 来自机关事业单位和非营利组织的受访者的退休准备指数普遍高于来自私营企业等的受访者，反映出机关及事业单位和非营利组织的受访者在实际收入和预期收入上的稳定性。
- 婚姻状况和子女等因素会对退休准备产生影响。已婚受访者相比单身、离婚者的退休准备指数更高；有子女的家庭相比没有子女的家庭退休准备更充分，“养儿防老”的观念在中国仍然被普遍接受。
- 健康状况也会对退休准备产生影响。认为自己健康状况不好的受访者的退休准备指数平均只有5.37，而认为自己非常健康的受访者的退休准备指数平均高达7.79。由此看来，健康状况是决定人们未来退休生活是否快乐幸福的重要因素。
- 在2018年参与全球退休准备调查的15个国家中，中国位居第2。在中国各省份的排名中，一些经济欠发达地区如甘肃、宁夏、陕西等地受访者的退休准备指数反而排在前列。我们认为，国内外退休准备指数的排名出现的和经济及社会发展水平似乎“相反”的现象，可能与行为经济学中的“参照依赖”有关，表现为在构成退休准备指数的3个主观问题的得分上，与各国或地区养老保障的绝对水平关系不大，而与受访者对未来的预期关系紧密，而处于相对落后国家或地区的受访者普遍认为未来的退休状况会变好，因而表现出退休准备指数也较高。



### 1.3 退休规划：养老“三支柱”体系仍需完善

对退休收入的预期、退休收入的构成来源以及获得退休收入的具体方式，都会影响到居民的退休规划。在对未来退休收入预期的分析中，我们发现中国居民对未来退休生活的不确定感正在下降。在退休收入来源的国际对比中我们发现，中国居民退休收入中的政府占比更低，个人占比更高，其中男性受访者退休收入中政府占比更高，而女性则是个人占比更高。

在获得退休收入的方式选择上，中国居民选择储蓄的比例第一次出现大幅度下降，说明人们已经开始关注到可以采取多种形式为退休进行财务上的准备。

- 不同地区受访者对政府提供的社会基本养老保险存在缺口问题的看法不同，解决措施需要考虑当地的经济水平。受访者中期望延长退休年龄的比例继续上升。中年受访者会选择税收递延型养老金产品的人数不多，说明还需要进行必要的宣传。
- 受访者希望企业能够为职工提供除金钱以外的其他形式的退休帮助，在“三支柱”养老保障体系中承担更多的责任，希望企业能进一步增加企业年金计划的缴费比例。
- 养老保障三支柱体系中的第三支柱应该得到更多的重视和更快的发展，对此受访者普遍表示高度认同。个人方面的努力包括需要提前做好退休规划，积极采取实际准备行动。



## 2 项目背景及概况

### 2.1 项目背景

人口老龄化已成为近年来中国社会面临的重大社会问题之一。随着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的不断增长，出生率的不断下降，中国的人口结构正在快速向老年型转变。人口老龄化程度的不断提高，使得老年抚养比不断上升，加重了社会抚养负担，给社会财富创造和经济发展带来巨大压力；人口结构的老龄化，使得劳动人口比重下降，人口红利逐渐消失，劳动力资源优势已不复存在，中国开始面临“中等收入陷阱”的威胁；退休人数的不断快速增长，还使得社会基本养老保险资金的收支缺口逐年扩大，未来面临巨大的财务压力。

#### 1、人口老龄化程度继续扩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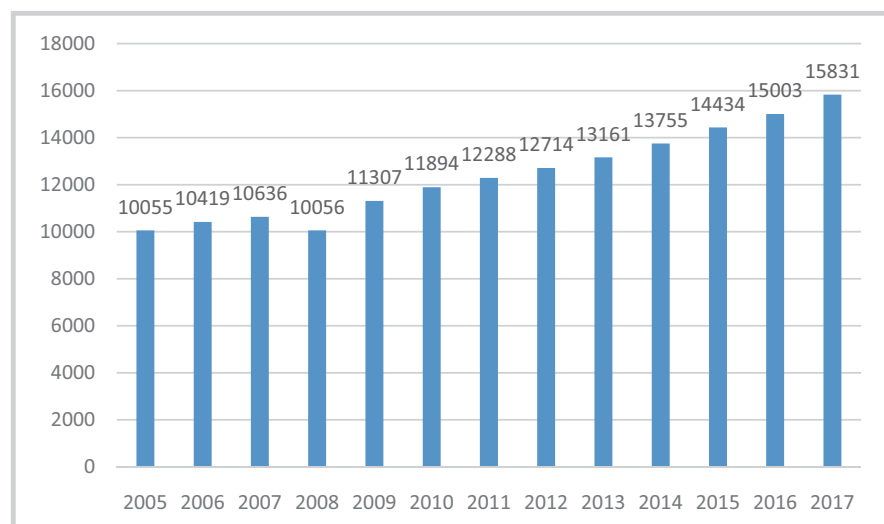


图2.1 2005-2017年中国65岁及以上人口数量走势(万人)(数据来源:智研数据中心)

根据国家统计局的统计,2017年中国大陆总人口为139008万人,其中16-59周岁的劳动年龄人口为90199万人,占总人口比重65%;60周岁及以上人口24090万人,占总人口的17%,65周岁及以上人口15831万人,占总人口的11%。按照国际公认标准<sup>1</sup>,中国早已属于老年型人口国家,且老龄化程度正在呈不断加重的趋势。

同时,我们还必需注意到:在老年人口不断增加的同时,新生儿的数量却在下降。2017年中国共出生人口1723万人,比2016年减少了63万人。

#### 2、老年抚养比不断上升

根据中国统计年鉴数据,从2000年至今,中国老年抚养比<sup>2</sup>在加速上升,预计到2020年中国老年抚养比将上升至17%。巨大的抚养负担,不仅给年轻一代造成了巨大压力,也给社会 and 经济发展带来沉重负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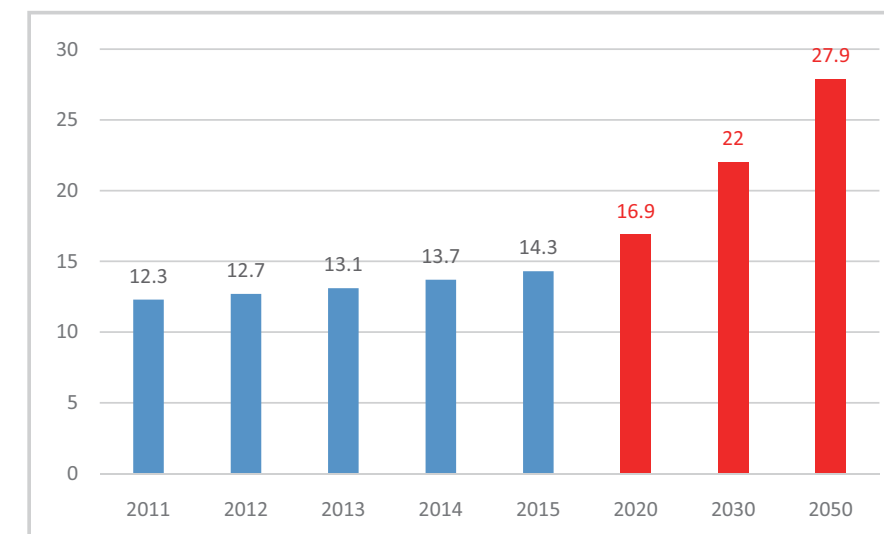


图2.2 老年抚养比预测(%) (数据来源:智研数据中心,2020年及之后为预测数据)

<sup>1</sup> 一个国家65岁及其以上的人口比重超过7%,或60岁及其以上人口比重超过10%,即为老年型人口国家。

<sup>2</sup> 老年抚养比指人口中非劳动年龄人口中老年人口数与劳动年龄人口数之比。



### 3、基本养老保险收支缺口逐年扩大

从2013年开始，全国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收入持续低于同期养老保险基金支出，收支缺口逐年扩大。据统计，2017年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征缴收入33403亿元，全年基金总支出38052亿元，收支缺口4649亿元，各级财政补贴基本养老保险基金8004亿元<sup>3</sup>。这种收不抵支的趋势自2009年开始已显端倪，收支缺口需要各级财政进行补贴。

全国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收支缺口的扩大，反映出政府正面临着日益加剧的人口老龄化压力。政府提供养老保险的能力有限，社会养老保险目前仍然是中国居民退休后的主要收入来源。企业年金、商业养老保险等虽然已经存在，但尚未得到充分发展，使得政府在为国人提供养老保障方面的压力逐渐增加。

### 4、老龄化程度地区间的不平衡

中国的老龄化还存在显著的地区差异。东中部地区面临的老龄化压力更大，西部地区的压力虽相对低一些，但由于人口迁徙的因素，重庆、四川等地的老龄化程度也十分严重。城乡之间的老龄化程度也存在较为明显的差异，主要是由于城乡经济发展不平衡，劳动人口流向城市所致。未来随着经济的发展，城市化水平的继续提高，出生率和死亡率的下降，人口老龄化的地区差异会越来越严重。

## 2.2 项目概况

### 2.2.1 项目的提出

为科学系统地了解人们对未来退休生活的准备状态，2012年荷兰全球人寿保险集团启动了退休准备指数调研项目，调查范围主要在欧洲、北美等地区。从2013年开始，中国作为亚洲最主要的国家之一被纳入调研范围。调研通过在北京、上海、广州、南京和无锡等五座城市进行抽样，发放了问卷1000多份。2014年，中国区的调研范围进一步扩大，覆盖了29个省、市、自治区，样本数量也增加到了2000个，由1800名在职人员和200名已退休人员构成。

中国居民退休准备指数调研报告是荷兰全球人寿退休准备指数调研成果的一部分。由同方全球人寿保险有限公司联合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中国保险与风险管理研究中心，根据调研公司Cicero Consulting通过互联网平台实施的问卷调查回收的数据，进行分析并撰写而成。

<sup>3</sup>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2017年度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统计公报》

### 2.2.2 调查对象、内容及目标

本次调查研究的主要目的是科学系统地了解中国居民对退休准备的预期及其采取的行动，调查对象来自中国29个省市自治区的2000名居民，调查采用了分层随机抽样的方法。

本次研究的主要内容包括：受访者对退休准备的认知、预期、态度以及已经或即将采取的行动，具体分为以下几部分：

- (1) 受访者对经济发展、自身财务状况和退休生活的预期。受访者对自身未来财务状况和国家未来经济状况的看法，对退休后的经济来源、退休生活年数、退休方式的预期。
- (2) 对待退休生活的态度。受访者对待退休生活的态度，例如：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是期待的，还是恐惧的。
- (3) 退休准备指数——综合反映居民在退休准备认识和退休准备行动方面的指数。这个指数是根据对受访者在退休责任意识、财务规划认知水平、财务问题理解能力、退休计划完善度、退休储蓄充分度以及取得期望收入的信心方面的得分，经过加权求和计算出来的。
- (4) 退休收入来源。受访者的退休收入来源、理财方式。
- (5) 退休收入责任。受访者对退休收入责任的认识，即退休责任如何在个人、家庭、企业和政府之间进行分配的认知情况。
- (6) 雇主提供的福利及服务。中国雇主为其职工提供的养老金福利和其他职业福利情况，以及职工对雇主提供的福利和服务的预期。
- (7) 退休理财计划。退休储蓄与支出的情况、退休储蓄的信息与建议的来源、对退休理财产品的希望和建议。
- (8) 养老危机感与对外依赖性。受访者在多大程度上对养老产生了危机感，对外部（来自政府、雇主、子女等方面）支持的依赖性有多强。
- (9) 中国居民是否已经开始了对退休生活的合理规划。如果已经开始，又是从哪些方面着手的，购买了什么样的理财产品；如果还没有开始，他们又有哪些理财方面的预期和需求。
- (10) 影响对退休计划的认知与行动的因素。哪些因素影响了受访者对退休准备的认知和所采取的行动。

本次调研的最终目的是：针对中国居民在退休准备方面的现状和存在的问题，提出切实可行的建议，为政府制定和完善相应的养老保险制度与政策、企业了解员工的退休生活需求并据此制定和完善员工福利计划、个人制定和完善科学合理的退休养老计划提供参考。

### 2.2.3 问卷设计

本次调研采用调查问卷的方式，由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中国保险与风险管理研究中心在荷兰全球人寿保险集团设计的全球退休准备指数调查问卷的基础上，结合当前中国居民养老准备的现实情况，进行了适应本土化的修改，形成了既能体现中国居民退休准备专属特色、又能与全球退休准备指数调查问卷进行横向比较的“中国居民退休准备指数调查问卷”。

调查问卷共包括9个方面：

- (1) 基本信息，包括：年龄、性别、主要居住地、工作状态、年收入、婚姻状况、子女、学历、受雇单位类型、职位等；
- (2) 对未来经济和财务状况的预期，包括：对一年后中国经济和受访者自身的财务状况的预期；
- (3) 对退休生活的感性愿望和理性预期，包括：退休生活的设想、如何取得退休后的经济支持、(预期)退休年龄、(预期)退休后生活年限、对今后退休者情况的简单预期等；
- (4) 退休准备情况，包括：受访者在多大程度上认为应对自己在财务方面的退休计划负责、对其在退休计划的认识水平进行自我评估、退休计划的实际制定情况等；
- (5) 退休储蓄的动机，包括：受访者为退休进行储蓄的原因和措施、阻碍其为退休而储蓄的障碍、与金融危机的关联等；
- (6) 为退休生活所购买的金融理财产品，包括：产品的种类、选择的原因、相关信息来源、预期收益、预期收益可持续的时间等；
- (7) 政府和雇主责任，具体指在受访者看来，政府和雇主应该在帮助其步入退休生活这个过程中所应承担的责任；
- (8) 受访者预期的退休储蓄的支出方式；
- (9) 受访者的金融素养，包括基本金融知识和对金融产品及风险的理解。

### 2.2.4 调研过程

中国居民退休准备指数调查问卷先由专业调研公司Cicero Consulting植入问卷调查系统，通过互联网呈现给受访者，由受访者在线独立填写。这次调查共分层抽取了2000个样本，样本分别来自中国22个省（河北、山西、辽宁、吉林、黑龙江、江苏、浙江、安徽、福建、江西、山东、河南、湖北、湖南、广东、海南、四川、贵州、云南、陕西、甘肃、青海），4个直辖市（北京、天津、上海、重庆），3个自治区（广西、内蒙古、新疆），共计29个省市自治区。其中，在职职工占90%（含全职、兼职、半退休，不包括学生、无业人员、自由职业者、家庭主妇等），退休者占10%。在性别构成上，男性和女性受访者各一半。

调查共回收有效问卷2000份，所获样本的基本情况如下：

- (1) 年龄分布较平均，年轻人较多，几乎所有年龄段的受访者都超过了100人，平均年龄41岁，见图2.3。
- (2) 性别分布均衡，男女比例接近1:1，见图2.4。
- (3) 教育背景主要为大学本专科及以上，占82%；高中及以下为18%，见图2.5。
- (4) 家庭年收入均值为268126元，中位数为217902元，见图2.6。
- (5) 职位以工薪阶层为主，“中级管理人员”和“初级管理人员”分别占40%、37%，其次为“高级管理人员”（14%）和“熟练体力劳动者”（5%）等，见图2.7。
- (6) 样本取自29个省市自治区，其中样本数量抽取最多的是广东、上海，最少的是海南、台湾，见图2.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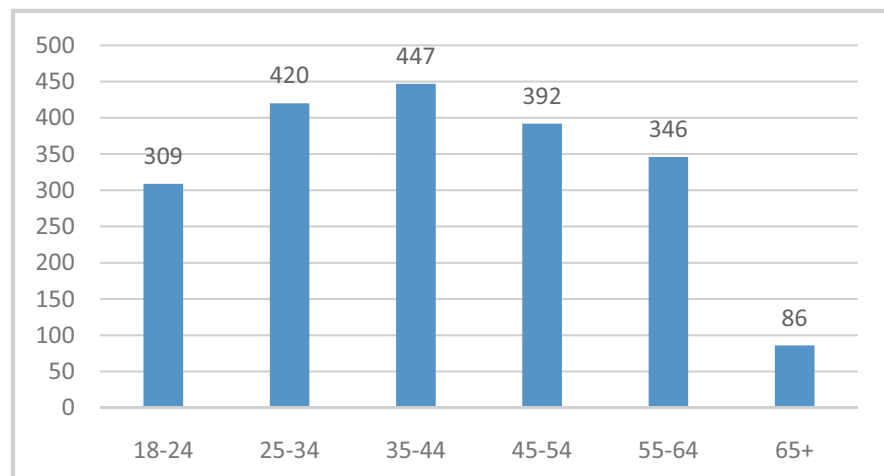


图2.3 受访者年龄分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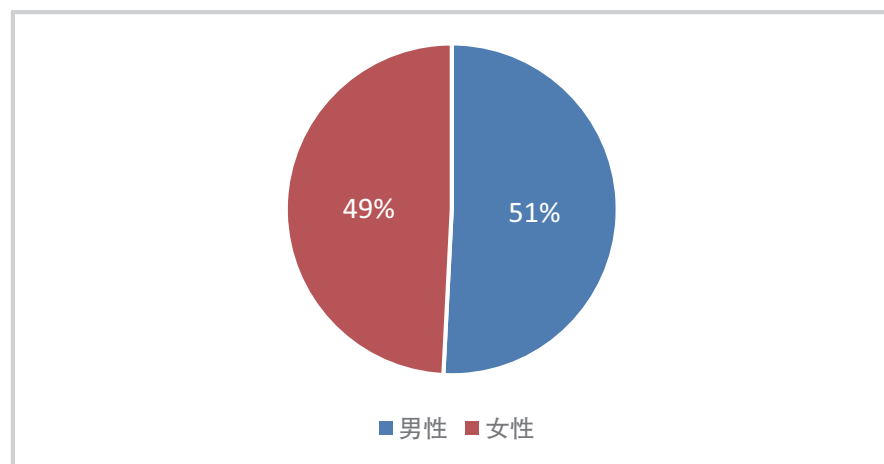


图2.4 受访者性别分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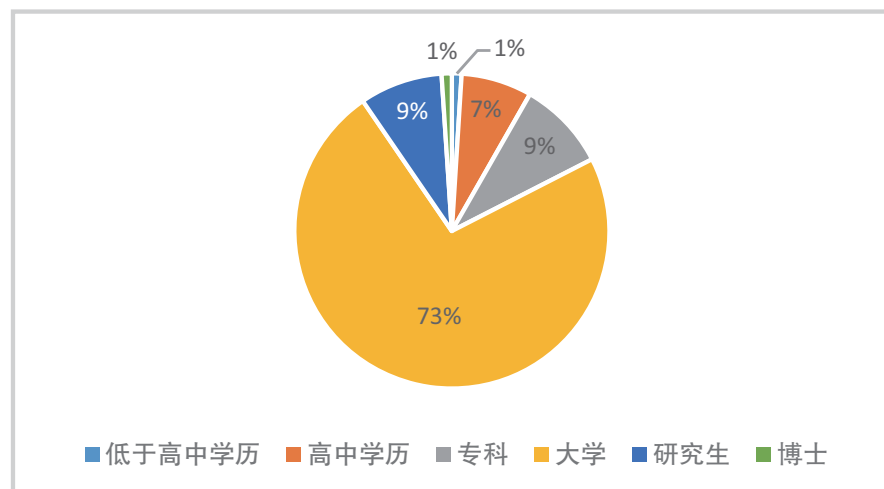


图2.5 受访者受教育水平分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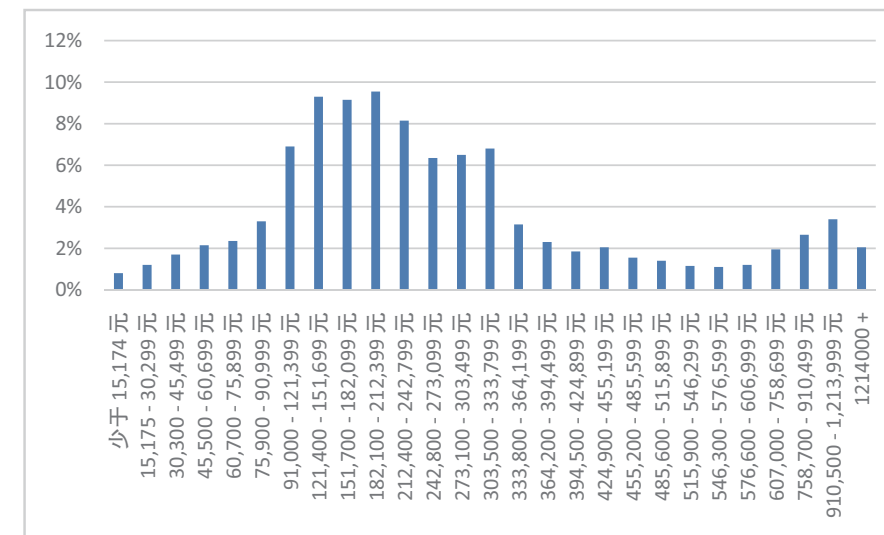


图2.6 家庭年收入分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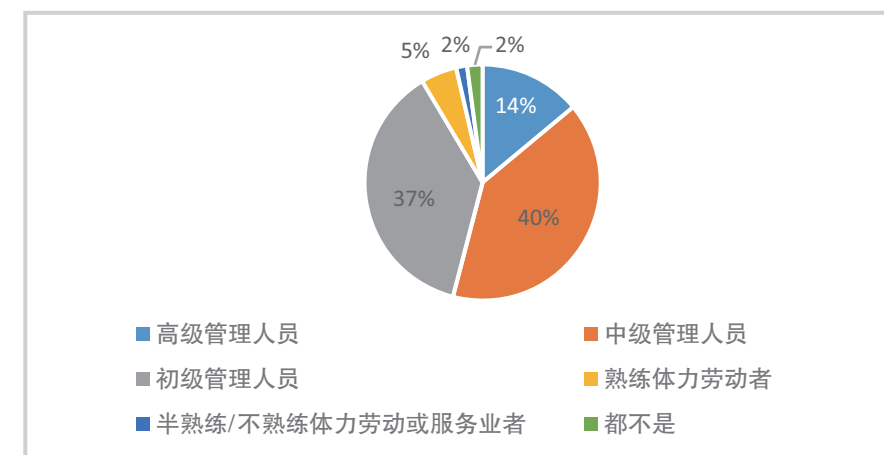


图2.7 职位分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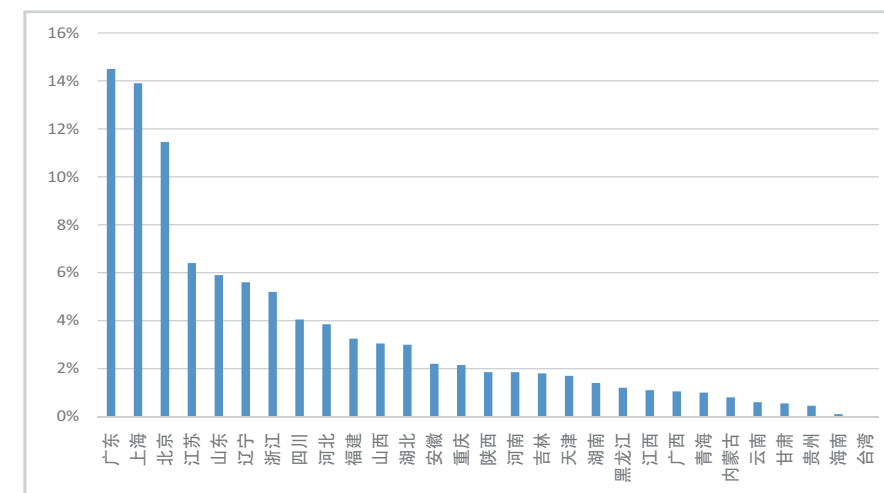


图2.8 样本区域分布





## 3 中国居民的退休生活愿景和预期

### 3.1 退休生活愿景

#### 3.1.1 退休生活联想

(1) 整体乐观，已退休者体验较好，半退休者落差大

与往年相同，我们给出了“休闲”、“自由”、“享受”、“兴奋”、“机会”等富有积极性的关键词，以及“不安全”、“依靠他人”、“不健康”、“孤独”、“无聊”、“疲惫”、“贫穷”等消极性关键词供受访者选择，考察他们会如何联想退休生活，结果如图3.1所示。2018年受访者对描述退休生活关键词的排序基本和2017、2016年重合，排在前列的仍然是“休闲”(55%)、“自由”(48%)、“享受”(38%)等积极性关键词，“健康水平下降”(25%)、“孤独”(18%)、“无聊”(15%)等消极性预期仍是受访者担忧的地方。总体而言，居民对退休生活的联想是积极乐观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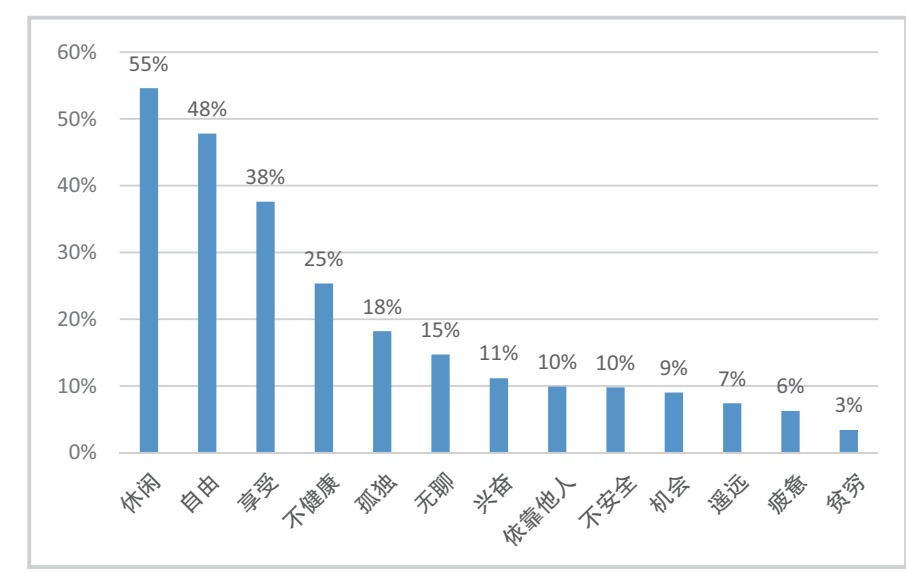


图3.1 对退休生活的联想



在受访者中，全职/兼职工作的与半退休、完全退休的在退休愿景上略有差异（图3.2）。与仍在工作的居民相比，已经完全退休的受访者在“休闲”、“自由”、“享受”等积极的感受上有更多的体验，同时也有较少的如“孤独”、“无聊”、“不安全”、“疲惫”等负面情绪，对“不健康”的认知也是最少的。这说明目前已经退休的居民整体体验较好，这与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社会保障体系的不断完善，医疗保障覆盖的增加等不无关系；同时，也反映出仍在工作的人对退休生活的预期较为保守，存在一些忧虑，尤其是对退休后自己的健康水平、生活无聊程度、依靠他人的情况较为担心。这一方面可能是因为这部分人的子女多为独生子女，因而对自己退休后的生活保障有担忧；另一方面可能是因为眼前工作压力大，身体负荷重，因而非常关心自己退休后的身体状况。

值得关注的是，半退休人群在“休闲”、“自由”、“享受”方面的感受要比仍在工作和已经退休的居民都要差一些，同时也有最高的“孤独”、“不安全”、“疲惫”等预期感，这与前两年的情况大致类似。说明在从工作到退休的过渡中，人们存在一定的心理落差，在工作和休息的平衡上还缺少经验。对这部分人群来说，帮助他们缓和退休过渡时的心理上的消极感受，是重点要解决的问题。同时我们也看到，半退休人群对“机会”的期待要比其他群体高，说明他们对工作的热情还未消退，还期待着继续创造价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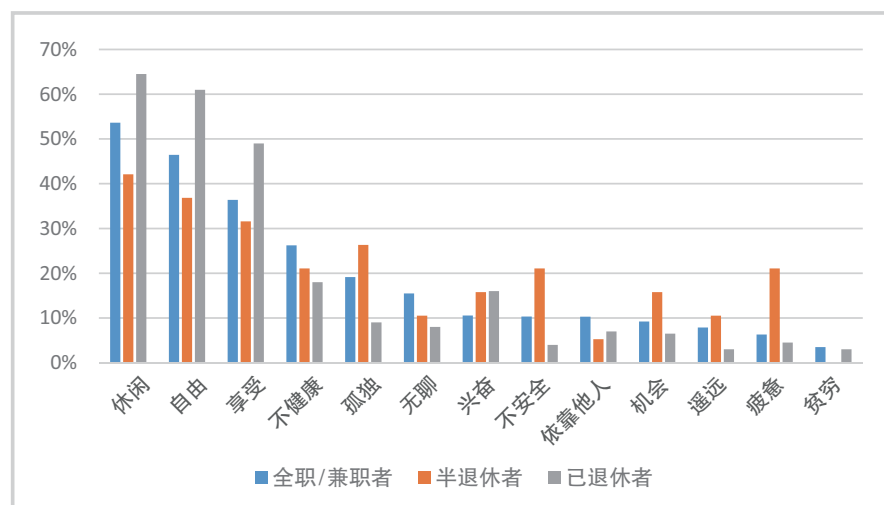


图3.2 全职/兼职工作者、半退休者、完全退休者的退休愿景比较

(2) 年轻人愿景上保守，中年人存在“退休危机”

我们将20岁以上的受访者划分为6个年龄段（图3.3），希望了解不同年龄段人群的退休愿景是否不同，其中以49岁为分界点，前后两部分分别代表青年人和中老年人。

我们发现，青年人较少地将退休生活与“休闲”、“自由”、“享受”等联系在一起，但他们会表现出较为强烈的“兴奋”、“不安”、“疲惫”等情绪上的预期。整体上看，青年一代对未来退休生活有着较为保守的愿景描绘，究其原因，可能与当下生活的巨大压力、对社会保障体系不够自信有关。推迟退休年龄政策的逐步实施，延长的工作时间或许会让还在工作的青年人增加退休后的“疲惫”感；养老保险潜在的缺口问题，无疑会加剧青年一代对未来退休生活的“不安全”感。还有，可能是因为离退休还为时尚远，由于未来众多的不确定性因素，青年人在对未来退休后的感受预期方面，会倾向于保守。

我们也看到，越临近退休年龄的受访者，会有越积极的退休愿景，40-49岁年龄段成为了一个过渡期，在此之前，对退休的积极和消极愿景总体都随年龄上升而增长，到了40-49岁年龄段，“不健康”预期达到最高值，“享受”“兴奋”的情绪最低，“不安全感”和“依靠他人”的愿景也达到高值，体现出中年人存在着退休危机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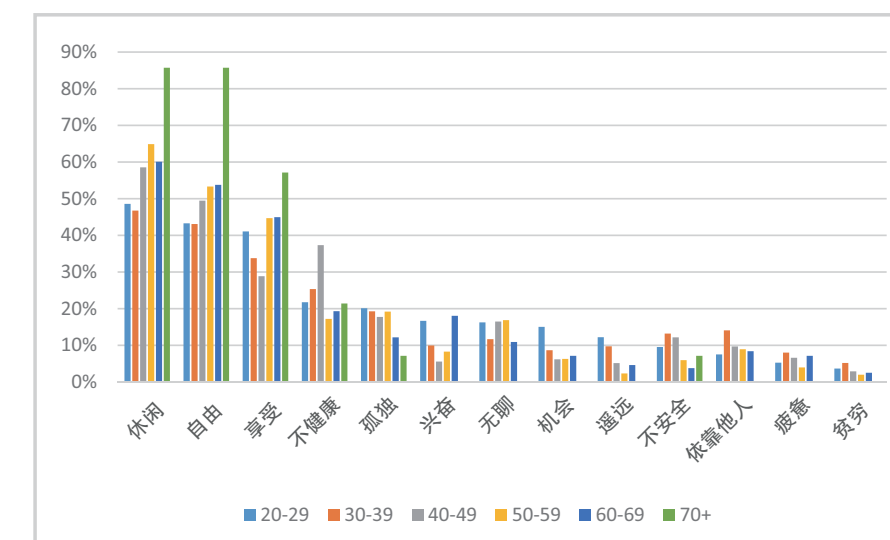


图3.3 不同年龄段退休关键词对比

### 3.1.2 退休生活刻画

#### (1) 旅行+亲友+兴趣，重视自我满足，工作意愿不高

我们为受访者准备了“旅行”、“与家人朋友相处”、“工作”、“学习”、“创业”、“出国”等9个选项，试图刻画出他们理想的退休生活。整体而言，受访者对退休生活的刻画基本与上一年相同，最期盼的退休后生活是“旅行”(69%)，其次为“和家人朋友更多相处”(60%)，“培养新兴趣”(54%)，只有少部分人愿意“继续工作”和“创业”(图3.5)。

可以看到，大部分受访者会首先考虑在退休期实现自我意愿的满足(如旅行、与亲友相处)和自我价值的延伸(如培养新兴趣、学习)，然后才会考虑对社会价值的实现(如志愿者工作、工作)。这符合大多数人的职业规划，希望在可自我支配的退休时间，做一些未能实现的关乎自我的事情。

特别地，我们比较了2015、2016和2017年问卷中受访者对退休后选择“创业”的比例，分别为9%、8%和7%，2018年为7%，并没有增长，甚至有所下降。看起来年轻人的创业热潮并没有影响到年长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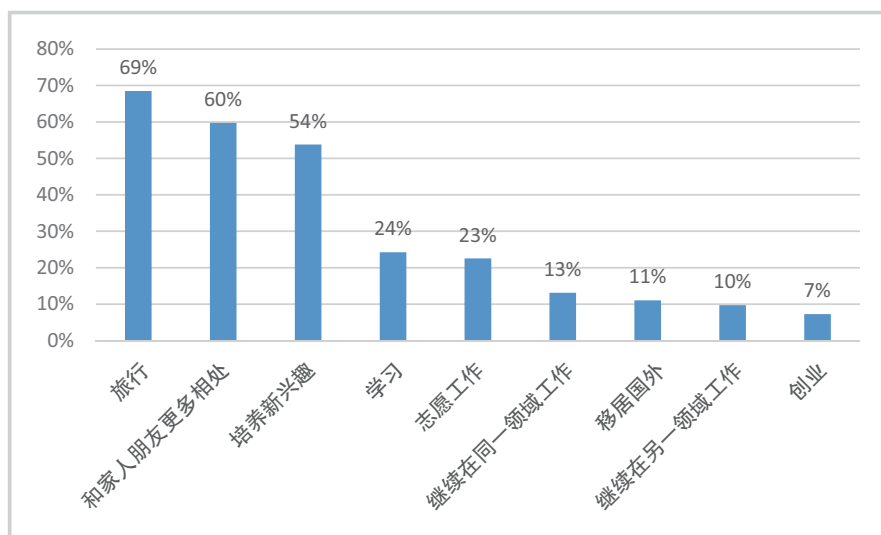


图3.4 受访者退休后的意愿

#### (2) 年龄越大工作意愿越低，年轻一代更乐于学习

为了解已接触退休生活的居民的状态，我们比较了已经进入退休期的半退休和已退休居民对退休生活的刻画是否和整体情况有明显区别，结果发现：总体来说进入退休期的居民对退休生活刻画与整体水平相似。但具体而言，进入退休期的居民会在工作和创业的选择上表现出更低的意愿，而更愿意学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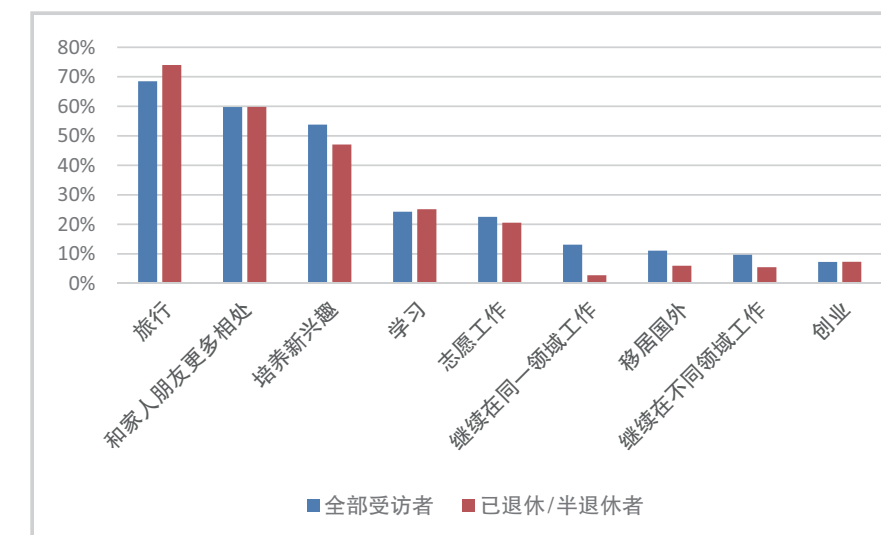


图3.5 全部受访者与退休者的退休生活愿景的比较

我们再次提取了各个年龄段居民对退休生活的不同愿景。由图3.7可以看出，20-29岁居民对退休后继续学习的意愿最强烈，反映了终身学习观念在年轻一代中得到更多认可。此外，他们对于“移居国外”、“创业”的意愿也是最高的，显示出在更高的物质水平和更浓厚的创业氛围下，年轻人开放的退休观念和增强的创业意愿。与更年长的一代相比，“旅行”、“培养新兴趣”、“和家人朋友相处”这些传统热门的退休生活方式虽也是他们的重要选择，但比例最低，各项选择分布显得多样而均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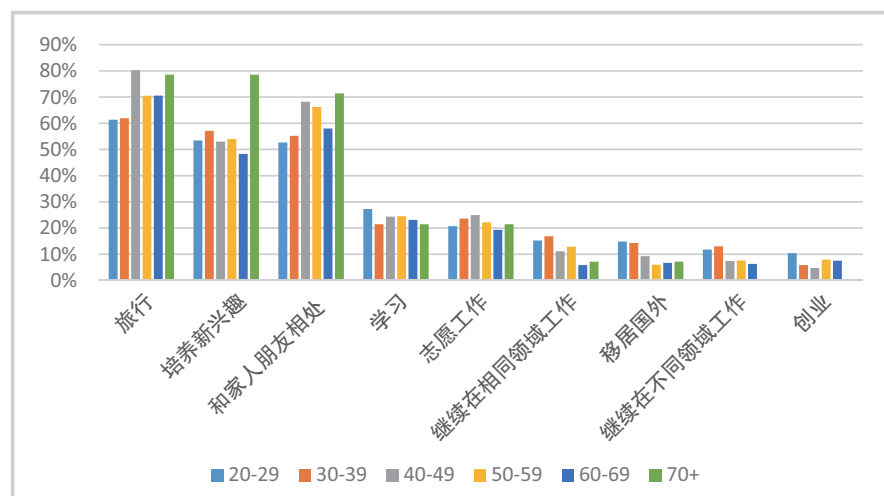


图 3.6 不同年龄段人群退休生活愿景的比较

(3) 收入高和健康水平低者更愿意和家人朋友相处

同往年一样，为了了解居民退休愿景与健康程度和收入水平的关系，我们将不同健康程度、收入水平群体的生活愿景单独列出，选取了出现频率最高的三个关键词“旅游”、“陪伴亲友”和“发展新的爱好”进行分析，结果如图 3.8 与图 3.9 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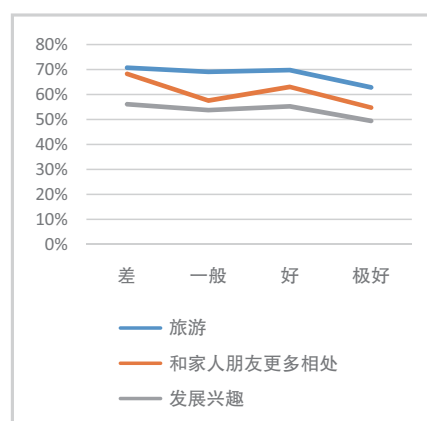


图 3.7 不同健康水平受访者对退休愿景的选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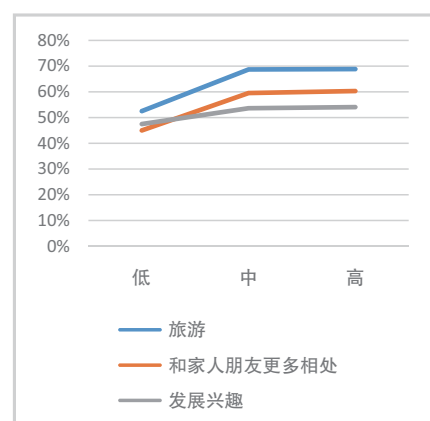


图 3.8 不同收入水平受访者对退休愿景的选择

可以看出，收入水平与人们对退休愿景的选择有一定相关度，低收入人群对旅游、和亲友相处、发展兴趣都的期待较低，中等收入人群对三者的愿景都会增加，“和亲友相处”甚至超过了“发展兴趣”，而中等收入和高收入群体的愿景选择无明显差异。与之相比，健康水平对愿景的选择并无明显影响，只是健康水平较低的人会更愿意和家人朋友相处。

### 3.2 退休生活信心

#### 3.2.1 整体自信心强，呈上升趋势

我们对所有仍在工作的受访者提问，问其对退休后拥有舒适生活是否自信，绝大部分受访者选择了“极其/非常/有些自信（分别为10%、39%、38%）”，只有12%的人表明缺乏自信，这一结果与前文提及的居民总体上在退休愿景方面积极乐观保持一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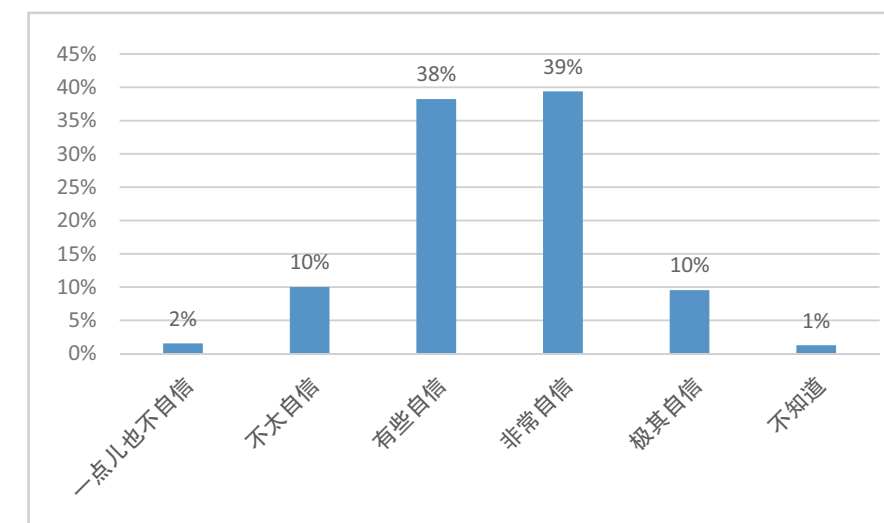


图 3.9 仍在工作的受访者对退休后享有舒适退休生活的信心

同时，我们将2018年选择了“有信心（包括极其/非常/有些信心）”的人数比例与2015到2017年的情况及进行了对比（图3.11），可以看出：人们对退休生活的信心在增加。人们对退休生活信心的增强与退休环境的整体向好有关。近年来，政府的基本养老保险待遇水平不断提高，覆盖面越来越广，商业养老保险逐渐发展，物质生活水平不断提升，养老产业日趋完善，整个社会对退休群体越来越关注，等等，这些变化都使得人们对拥有舒适的退休生活越来越有信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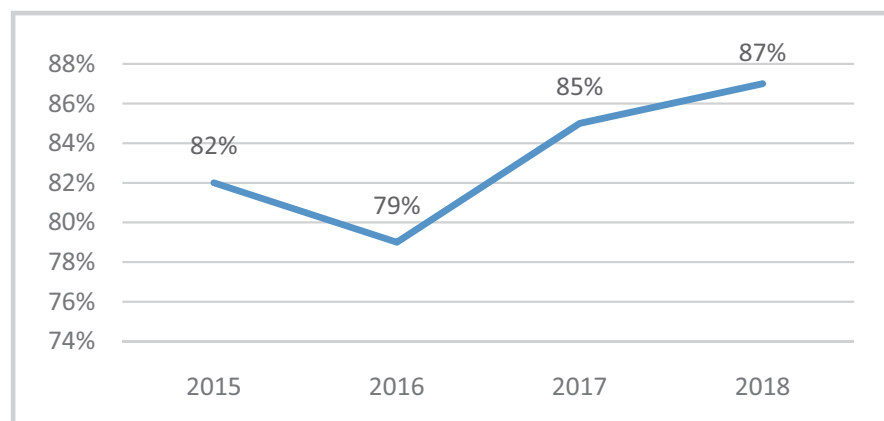


图3.10 2015-2018年选择对退休后舒适生活有自信的受访者比例

### 3.2.2 完全退休者：财务状况基本向好，女性更容易有财务压力

针对200个已经退休的受访者的调查结果表明，74%的受访者认为自己的财务状况舒适，仅有26%的受访者选择了“不太舒适”或者“一点儿也不舒适”，说明退休者的财务能力可以满足基本舒适的退休生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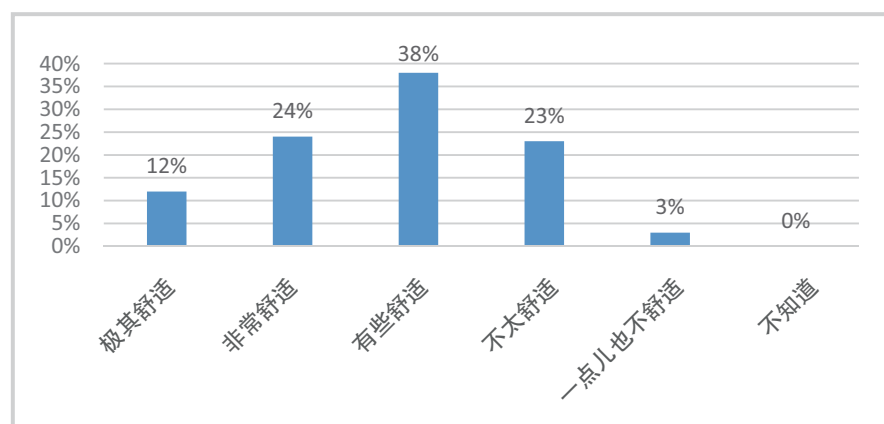


图3.11 完全退休人群的财务舒适程度

特别地，我们对比了退休人群中男性与女性的财务能力情况，发现女性选择“极其舒适”、“非常舒适”的比例较少，分别为8%和18%，相对男性分别少了8和12个百分点。大部分女性选择了适中的“有些舒适”，比例为46%，比选择这一选项的男性高了16个百分点。认为财务状况“不太舒适”乃至“一点儿也不舒适”的比例都比男性多了2个百分点。这一结果说明，女性的财务独立能力较差，退休后面临较大的财务压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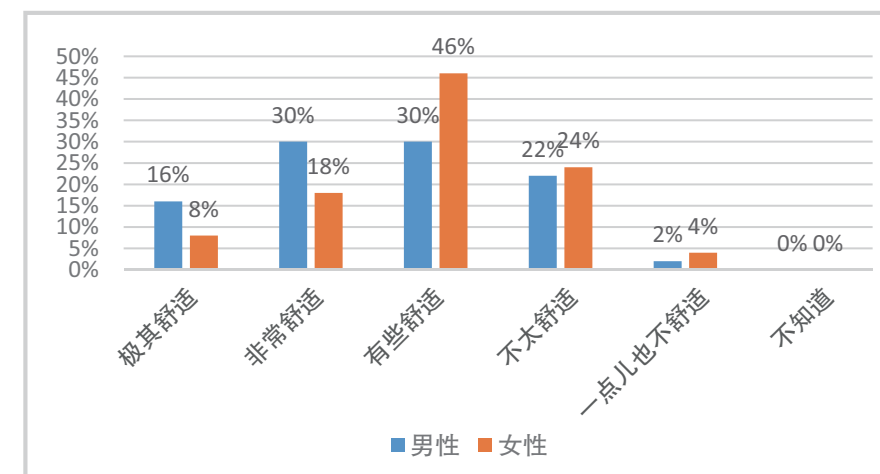


图3.12 完全退休人群财务舒适度的性别对比

为了考察完全退休者对目前及未来一段时间退休生活舒适度的评价和预期，我们询问其“对总是拥有舒适的退休生活的自信程度”，结果如图3.13所示。17%受访者认为极其自信，43%受访者认为“非常自信”，29%的受访者“有点自信”，不自信的总比例为25%，整体看来，受访者对未来退休生活持有乐观积极的态度。同仍在工作者相比，完全退休者“极其自信”的比例增加了7%，“非常自信”的比例增加了4%，“有些自信”的比例降低了9%，不自信的比例总共增加了13%。这样的结果说明，完全退休者因为体验了退休生活，所以对未来退休生活的态度趋向分化，生活相对舒适的会更有信心，生活不尽如意的会更为悲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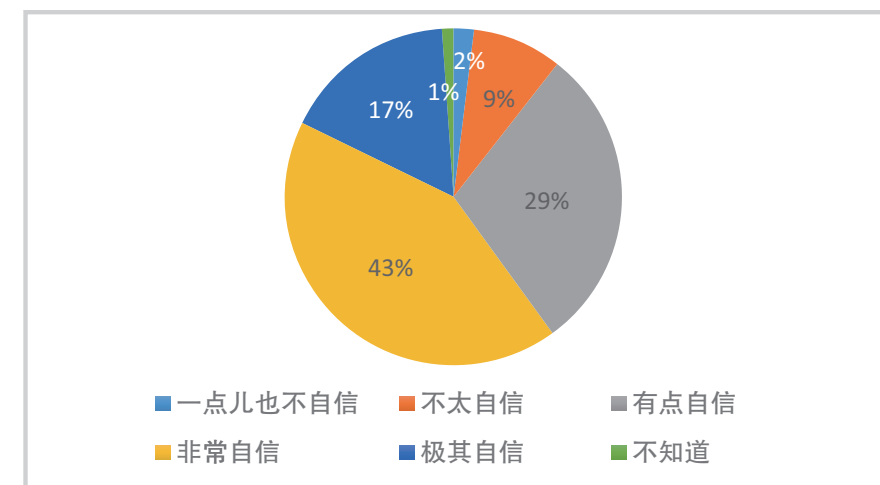


图3.13 已退休者对总是拥有舒适退休生活的自信程度



通过对比完全退休者财务舒适和生活舒适的自信程度（图3.14），我们发现两者的走势基本相同，但受访者对生活舒适程度更为自信。一般来说，财务状况会影响人们对未来生活舒适程度的评价，图中两条曲线都呈“倒V型”基本说明了这点，但生活自信曲线的峰值在“非常舒适”，财务自信曲线的峰值在“有些舒适”，可以推测，尽管财务状况未达到非常舒适的情况，人们仍然有较为乐观的预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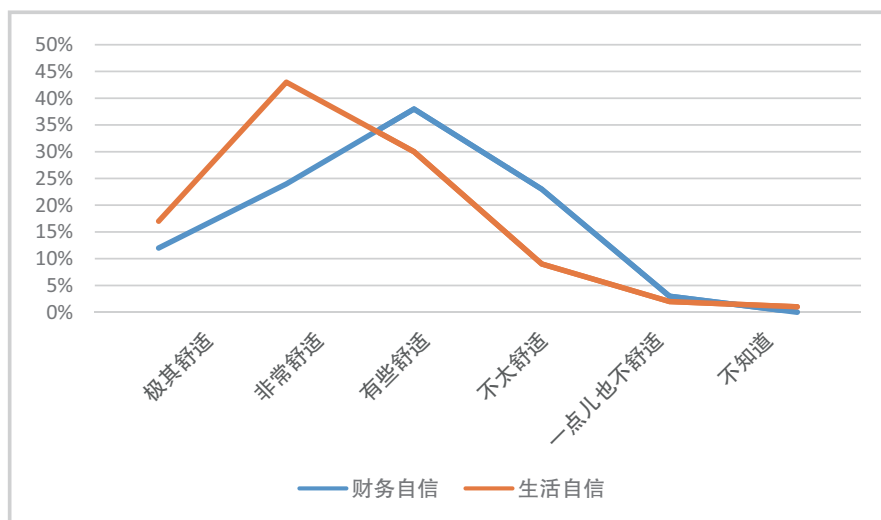


图3.14 财务自信与生活自信程度的比较

### 3.2.3 未退休者：自信心不如完全退休者

我们将未退休者对未来退休生活的信心与已经完全退休的居民对比（图3.15），发现未退休者对退休生活的信心整体不如完全退休者，在“极其自信”和“非常自信”上分别比完全退休者低7%和4%。完全退休人群的选择主要集中在“非常自信”这一选项。这可能是出于未完全退休者对未来退休生活的恐惧和不确定，也有可能是未退休者有着比较高的舒适标准，对自己能否过上理想的退休生活缺乏自信。完全退休的人群则可能对退休生活体验更加真切，思考更为成熟全面，也就更加容易满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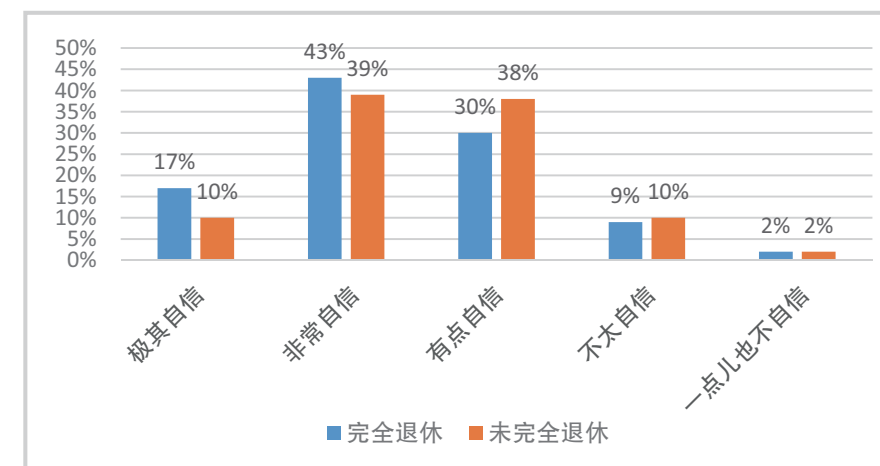


图3.15 未退休者与完全退休者对拥有舒适退休生活的信心对比

### 3.2.4 自信持续增高，与养老政策、经济发展密切相关

与2014-2017年的相比，2018年居民对舒适退休生活的自信程度继续有了提高，不自信的比例继续下降。究其原因，与经济环境和养老保障政策的变化有关，经济继续向好，养老保障不断完善，增强了人们退休生活信心。

由图3.17可以看到，2011年以来，政府基本养老金支出不断增加，对社会养老保险投入稳步上升，这可能是助力居民退休生活自信增长的重要原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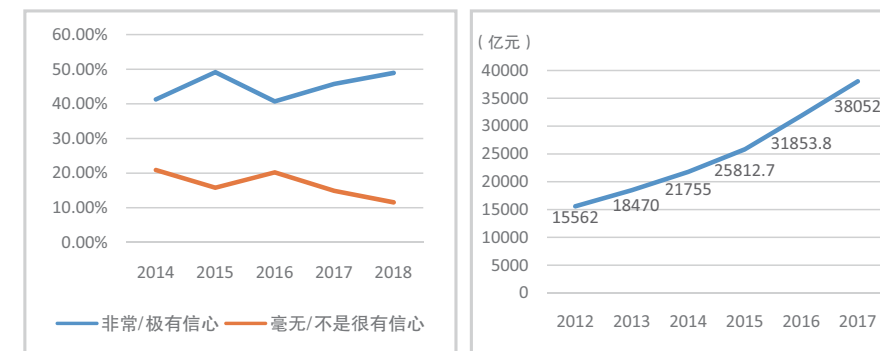


图3.16 2014-2018居民对舒适退休生活自信程度的变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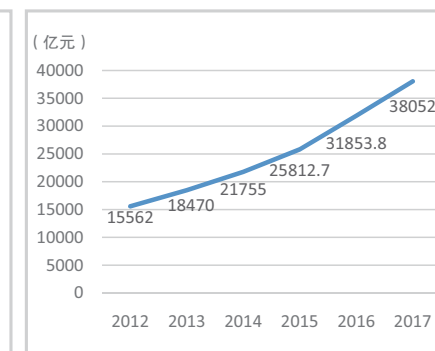


图3.17 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支出

### 3.3 退休生活预期

#### 3.3.1 忧心健康、懈怠和孤独，预期财务自主，退休者更愿关照家人

为了解人们对退休生活的隐忧，我们给出了诸如“健康每况愈下”、“不能保持活跃”、“孤独和独立”、“面临心理疾病”等十三个退休后可能发生的令人担忧的状况，让受访者从中进行选择。图3.18展示的结果表明，健康问题是受访者最为关心的问题，有51%的受访者选择了担心健康问题。接下来，依次有37%的受访者担心“不能保持活跃的生活状态”，29%的受访者担心“独自居住或被孤立”，24%的受访者担心“面临心理疾病”等，对金钱方面的担忧被放在了最后，仅有17%的受访者选择此项。可以看出，健康和心理感受是人们对退休生活最多的担忧，而金钱方面的问题并不突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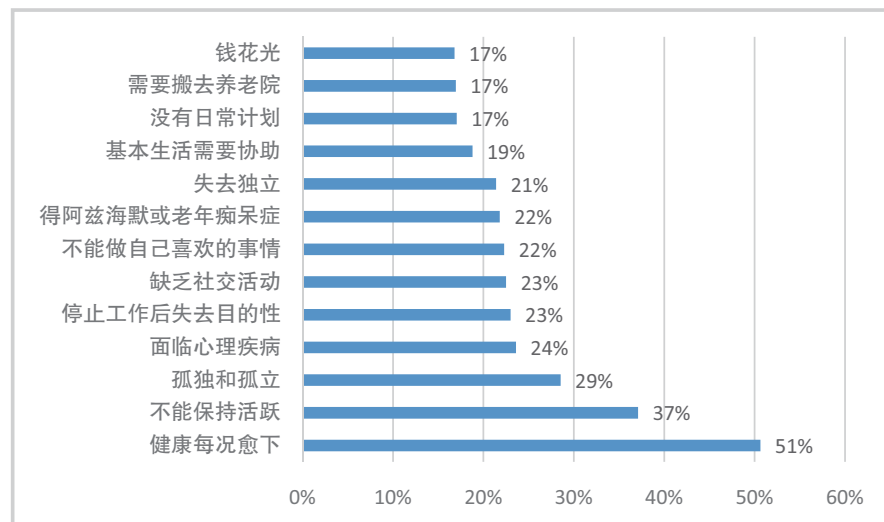


图3.18 对退休生活的担忧

我们进一步考察了未完全退休的受访者预期在退休后与家庭的财务关系。

在受访者中，有57%的人担心退休时需要为家人提供收入，选择对象分别为孩子（36%）、父母（24%）、及旁系亲属（21%），完全不担心的只有36%这符合中国社会的基本情况，也是未来独生子女养老家庭可能面临的状况，从侧面反映了居民的收入水平和财务风险信心不够充足。在这种情况下，保障居民退休后的财务状况的稳健，购买重大疾病保险、长期护理保险等保险产品是一种可行的方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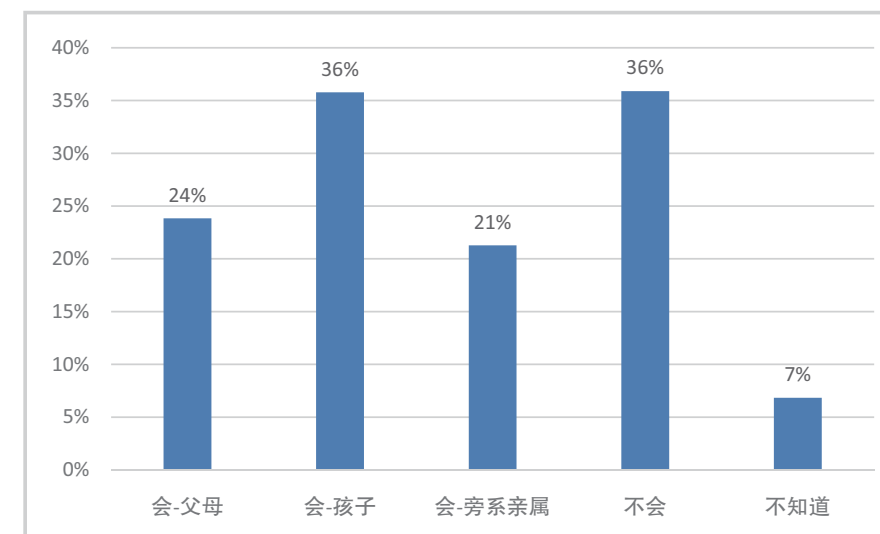


图3.19 未完全退休者是否担心为家人提供收入支持

在上述调查中我们还发现，通过对比已经接触退休的人和仍在工作的人对给予他人财务帮助的态度。我们发现，在退休边缘或者已经步入退休者更愿意给父母、孩子提供经济帮助，整体有74%的人愿意给予帮助，而仍在工作的人里仅有57%给出了肯定的答复。这一态度上的差异表明，人们对财务关系的预期和实际会采取的行动有偏差，可能是因为感情因素，也可能来源于对未来经济状况的良好预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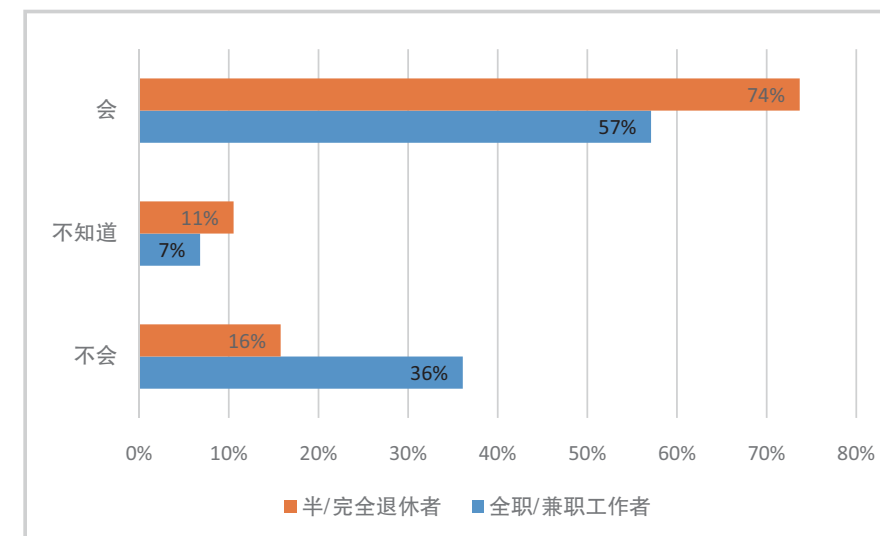


图3.20 退休者和工作者给予他人财务支持的态度对比

但在被问到自己是否需要旁人经济支持时，57%的未完全退休受访者选择了“不会依靠”，给出肯定答复的人只有33%。这一结果与上面愿意资助家人的回答形成强烈的对比，综合来看，居民对退休后的财务自主有着较强的信心。我们还发现，不同年龄的人会有不同的预期。年轻人如18-34周岁的人反而会有更大的比例选择依靠他人，接近退休年龄的人群则会更多的选择不会依靠。这一差异可能是因为年轻人对自身财务能力不够自信，接近退休年龄的人则会有更大的财务自主能力和更强的财务自信。



图3.21 未完全退休者是否需要经济帮助及其在不同年龄段的分布

### 3.3.2 较少的退休准备期，过渡方式趋于灵活，在合适的时间退休

在向仍在工作的受访者询问其打算如何过渡到退休时，绝大部分受访者选择了“立即停止工作开始退休”或者“仅在退休前的短时间内改变工作方式然后进入退休”，给自己留了很短的退休缓冲期。他们似乎认为，退休是自然而然发生而不需要任何准备的事情，自己可以很快地从工作状态调整到退休状态。同时也有30%的受访者选择在退休过度期维持工作模式，或调整工作节奏，或维持不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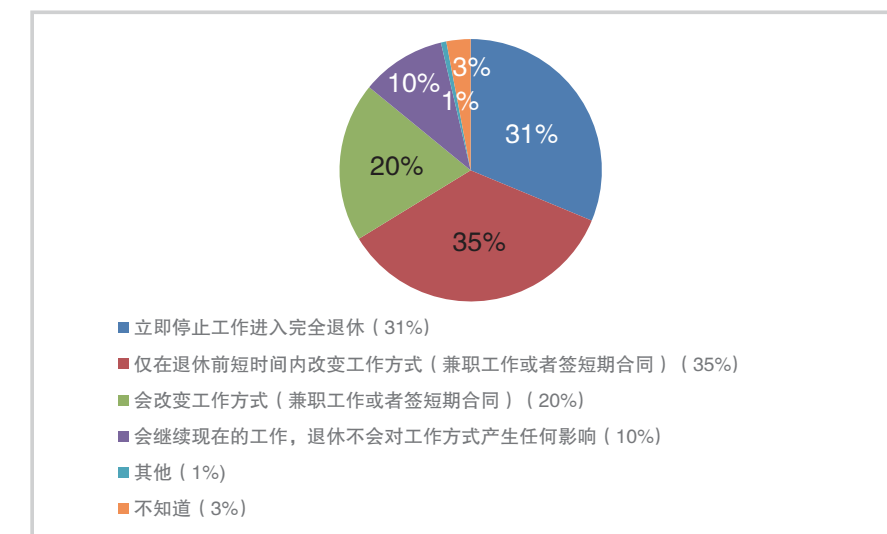


图3.22 过渡到退休的方式

与还未进入退休的人相比，已经退休的人群更多选择了立即停止工作进入退休，或者继续工作不受任何影响，显示出较为极端的两种倾向。相比而言，还未进入退休的年青一代有更多的调整策略和灵活的处理方式，他们会选择改变工作方式等方式进行调节，反映出人们退休观念的变化，在物质水平更丰富的条件下，人们会思考更加缓和地进入退休的方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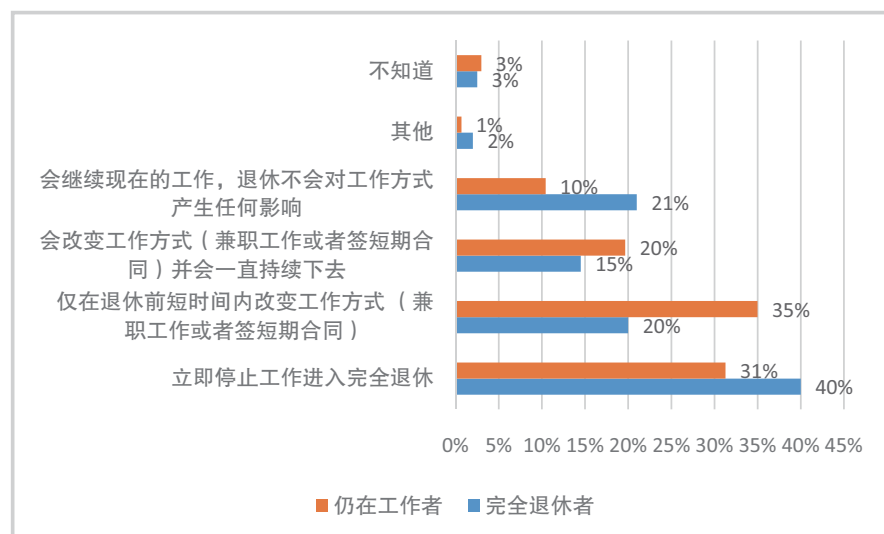


图 3.23 完全退休者与仍在工作者过渡到退休方式的对比

如图 3.24 所示，通过了解受访者期待的退休年龄时发现，希望在 60 岁退休的受访者的居民比例最高，为 34%，希望的退休年龄平均为 57 岁，预期退休后可以生存的平均年限为 27 年。对退休年龄的预期基本符合目前的法定退休年龄（男性 60 岁退休，女性 55 岁退休）。仅有 21% 的受访者希望在 50 岁之前退休，13% 的受访者希望推迟退休。

我国政府正在筹备适时推出延迟退休政策，具体方案正在研究中。虽然延迟退休政策尚未正式实施，但舆论方面已经形成已久，广大群众已经开始逐渐了解和认同。我们比较了 2014 年到 2018 年受访者预期的退休年龄（图 3.25），可以看出受访者对退休年龄的预期是不断增长的，2018 年达到了 57.15 岁。这一变化，应该与政府行将推出逐步延长退休年龄的政策有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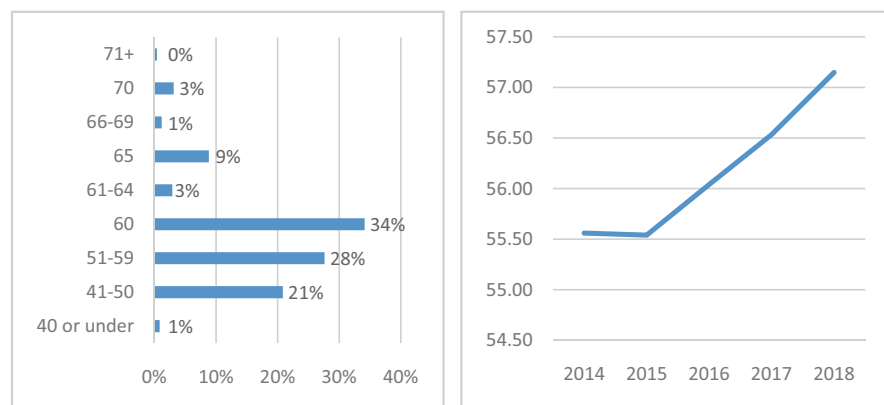


图 3.24 2018 年受访者期待的退休时间 图 3.25 受访者预期的退休年龄均值

为了考察不确定因素对退休计划的影响，我们观察了 200 位已完全退休的受访者，了解他们是否是在计划的时间退休。如图 3.26 所示，76% 的受访者是在计划的时间退休，15% 的受访者在计划时间之前退休，9% 的受访者在计划时间之后退休。这里的计划时间是指法定退休年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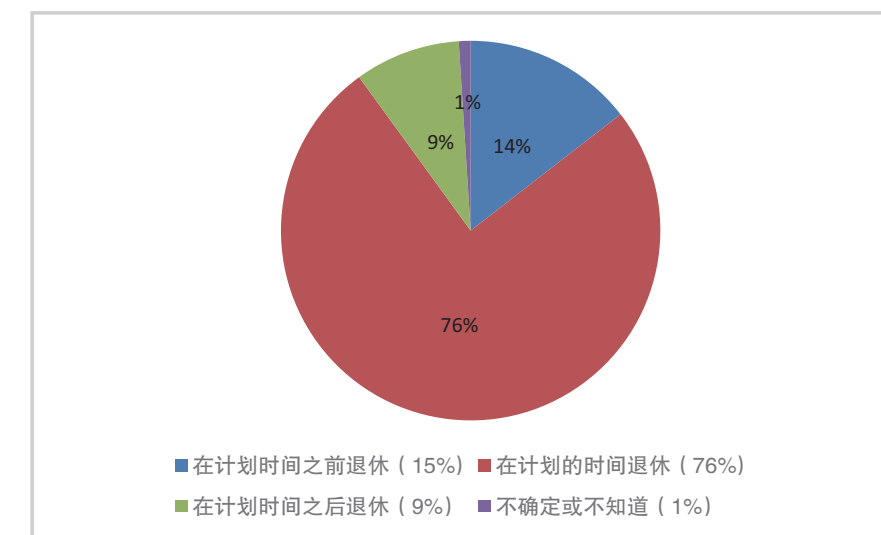


图 3.26 以退休者的退休时间

选择提前退休者主要是因为身体健康问题或者其他不可预测的因素，而延迟退休者延迟退休原因主要希望享受自己的事业以及希望保持大脑活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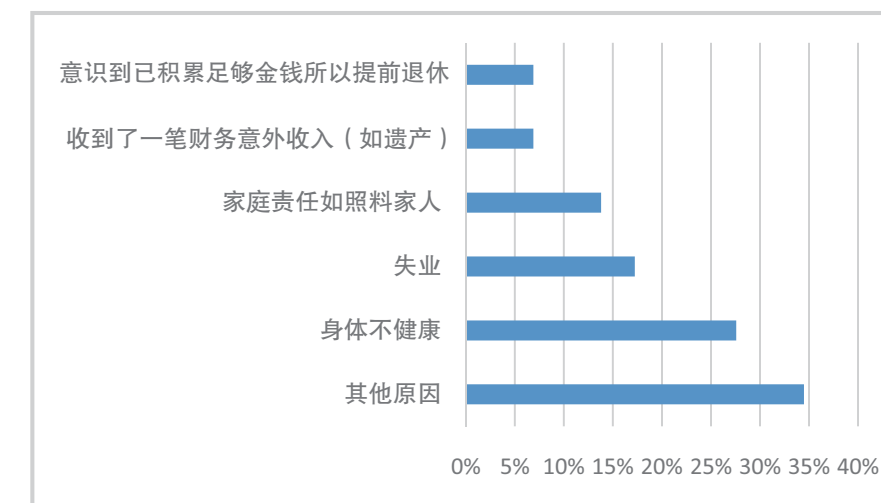


图 3.27 提前退休者选择提前退休的原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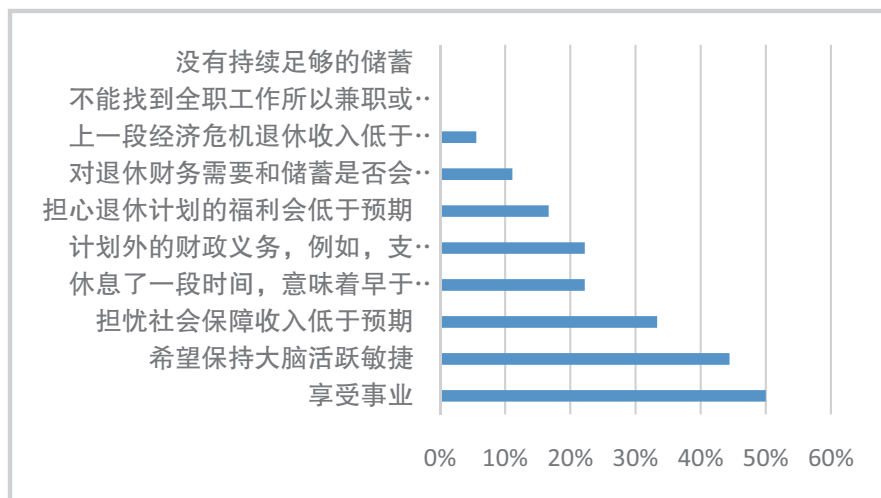


图 3.28 延迟退休者选择推迟退休的原因

### 3.3.3 未来预期：保守与乐观并存

我们还调查了受访者对于今后几代人退休情况的预期，受访者基本保持乐观态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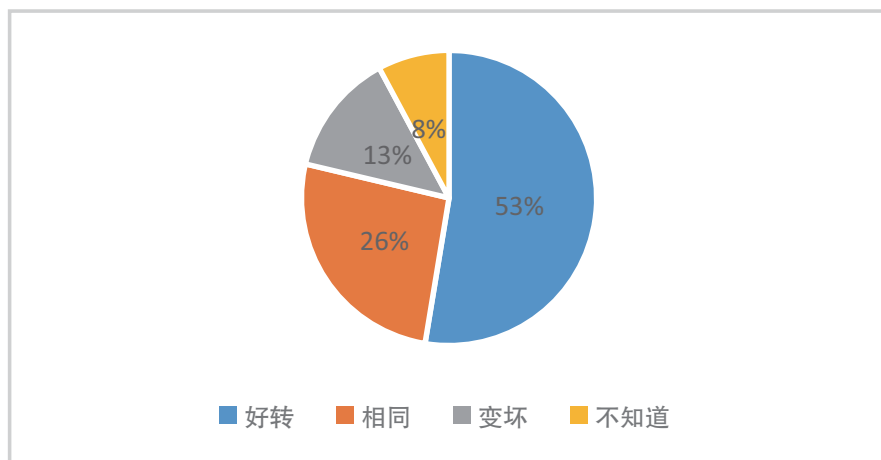


图 3.29 未来退休环境会否变好

如图 3.29 所示，有 53% 的受访者认为未来退休情况会好转，有 13% 的受访者认为会变差。相比 2017 年，认为“更好”的比例上升了 10 个百分点，而认为“更差”的比例下降了 1 个百分点，体现出居民对于未来几代人退休生活的预期趋于积极。同时我们发现，对未来中国经济和个人财务越乐观的受访者，对未来几代人的退休生活的预期也越乐观。



# 4 中国居民的退休准备

## 4.1 中国居民退休准备指数及比较

### 4.1.1 2018年中国居民退休准备指数继续上升

为了对中国居民的退休准备情况进行科学评价和分析，我们选取了退休责任意识、财务规划认知水平、财务问题理解能力、退休计划完善度、退休储蓄充分度以及取得期望收入的信心等6个因素，并赋予相应权重，构建了中国居民退休准备指数<sup>4</sup>。退休准备指数的取值在0-10之间，其中8-10为高准备指数，6-7.9为中等准备指数，6以下为低准备指数。



<sup>4</sup> 计算方法详见附录。

2018年中国居民退休准备指数为6.65，从2016年的6.04起连续两年上升（2017年为6.31），并超过了2015年的6.51。其中，退休计划完善度、退休储蓄充分度和取得期望收入的信心等与被访者的主观认识和主观行为更加关联的指标贡献了大部分增长值；而退休责任意识、财务规划水平以及财务问题理解能力等与被访者的客观意识和金融素养更为关联的指标提升不明显，说明居民对退休规划的主观认识有所提升，财务问题理解等客观能力尚待进一步加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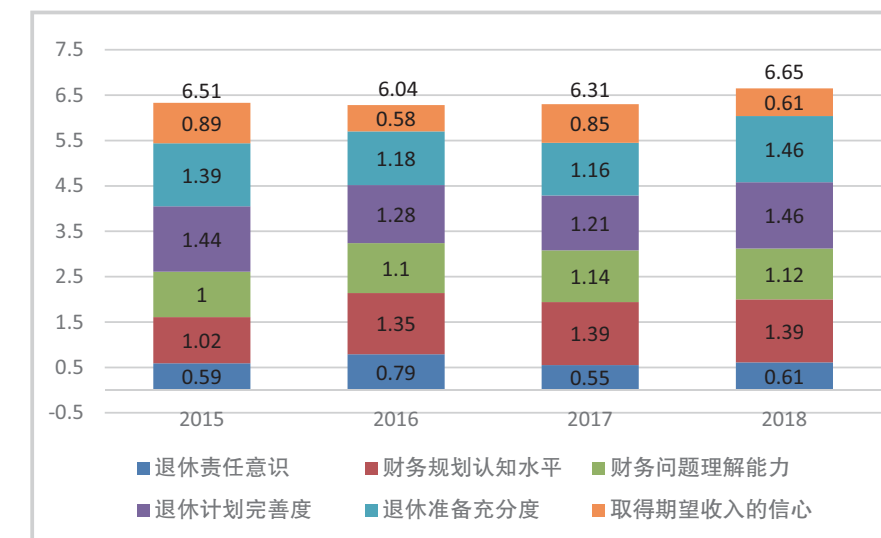


图4.1 2015-2018年中国居民退休准备指数

除了关注指数的整体变动外，为更准确地显示指数的两端取值，尤其是低指数取值背后“尾部人群”的情况，我们绘制了近三年退休准备指数的分布曲线。下图显示，近3年来，中国退休准备指数曲线呈现“整体向右平移，形状变矮”的趋势：不仅平均值在增加，而且峰度在逐年下降。说明中国居民退休准备指数分布更趋平缓，含有更少的极端值，即各分数段人群退休准备水平整体上有所提升，退休准备较差的“尾部人群”占比在逐年减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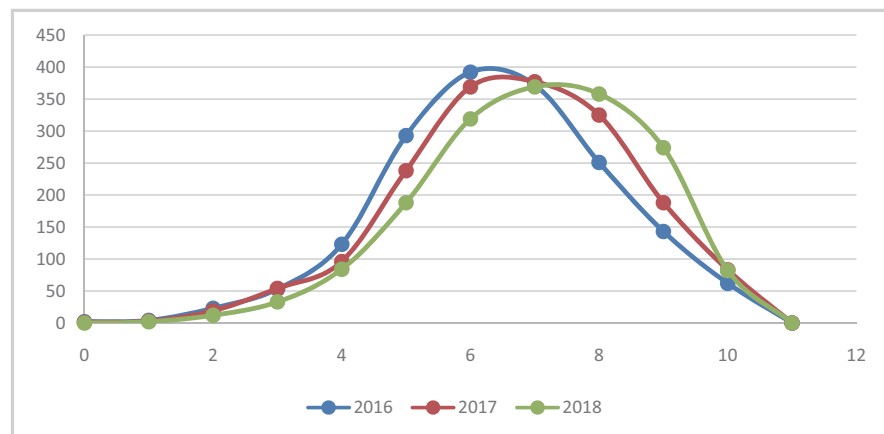


图 4.2 2016-2018 年中国居民退休准备指数分布曲线

为探究居民退休准备指数的上升是更多源自居民的主观认识还是客观能力，我们将指数中的 6 项指标分为两类——客观能力类（退休责任意识、财务规划认知水平、财务问题理解能力）以及主观认识类（退休计划完善度、退休储蓄充分、取得期望收入的信心），分析近三年变动。我们发现近两年来退休准备指数的提升更多源于居民主观认识上的提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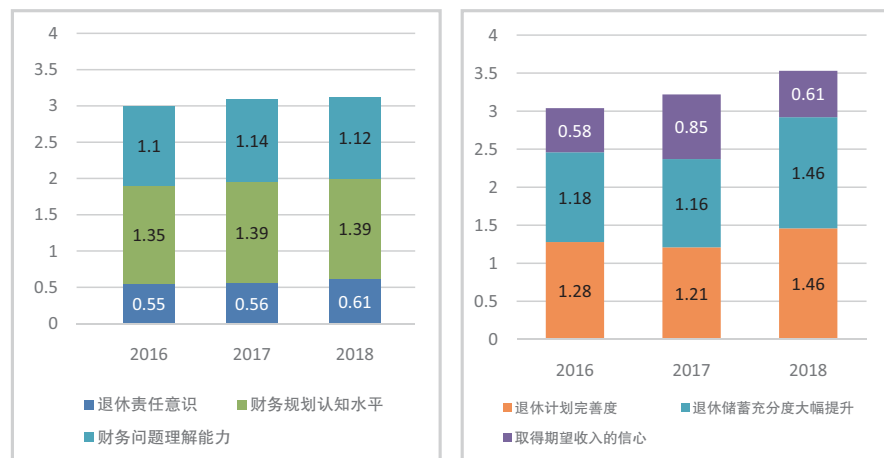


图 4.3 2016-2018 年客观能力类指标（左）及主观认识类指标（右）的变动情况

金融素养和财务认知等客观能力提升缓慢。近 3 年来，中国居民在退休责任意识、财务规划认知水平、财务问题理解能力方面均有所提升，但提升幅度不明显。我们认为，居民退休责任意识以及金融素养的提高是个缓慢过程，应该广范开展教育活动，提升居民退休准备。

退休计划、退休储蓄等主观上的认识改变迅速。近 3 年来中国居民的退休计划完善度、退休储蓄充分度大幅提升，表明中国居民正在越发地意识到“养老问题很重要，需要认真准备好”，对退休准备的重要性的认识不断加深，进而有了更好的退休计划及更加充分的退休储蓄。但 2018 年时受访者对取得期望收入的信心较 2017 年有所回落，可能与经济环境不稳定有关，如中美贸易战、股市震荡等可能造成中国居民对未来经济发展预期有所下降。

在退休责任意识方面，虽然受访者对退休准备重要性认识程度在不断加深。但“退休责任意识”的上升幅度则相对较小。较具有代表性的是，在回答对于退休收入来源于政府、雇主和个人的比例的问题时，近两年回答中三者的比例基本稳定，个人储蓄所占比例在 2017 年有小幅上升，但在 2018 年则回落到 2016 年的水平，政府提供收入应占的比例始终是最高的，一直在 40% 左右。由此可见，人们虽已意识到了“退休准备很重要”，但涉及到具体收入来源时，仍希望政府能负最大责任，提供大部分收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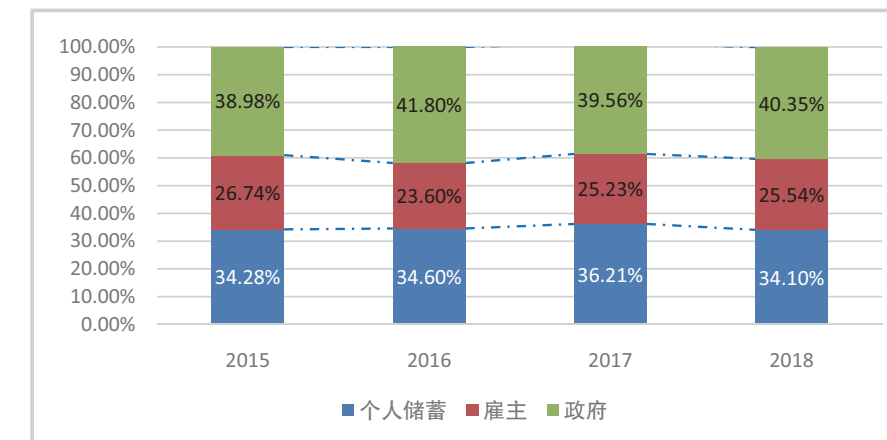


图 4.4 受访者预期的退休收入来源比例

在财务规划认知水平和财务问题理解能力上，选择 4 分及以上的受访者比例总体上都比 2017 年有所提高，因此我们认为，人们关于财务问题的认识有了一定的进步。从对具体问题的理解上来看，完全能了解自己退休储蓄和投资总价值的被访者仅有 26%。因此我们认为，虽然财务规划认知水平和财务问题理解能力较上一年有进步，但仍然需要进一步提高居民的认知，这样才能更好地为退休进行储蓄和投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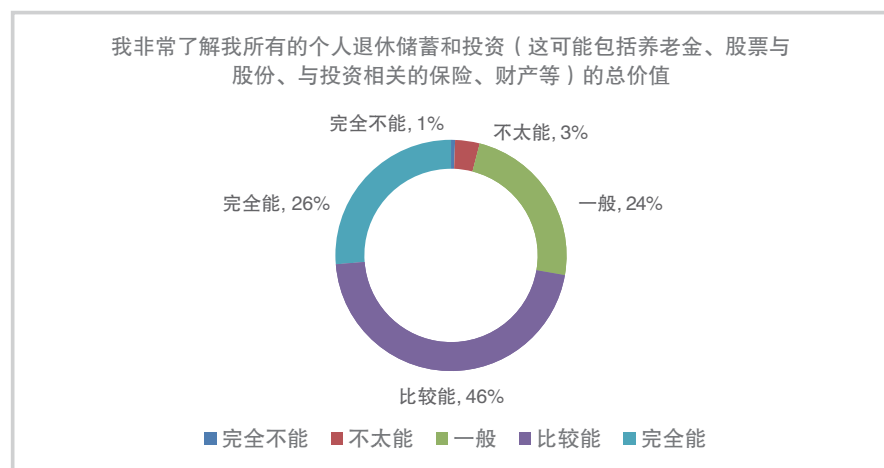


图 4.5 受访者对退休储蓄价值的理解

退休计划完善度和退休储蓄充分度是2018年调查中提升幅度最大的两个指标，认为计划不够完善及储蓄不够充分的受访者比例较2017年减少了5%，而认为退休计划十分完善及退休储蓄十分充分的受访者的比例有了较大幅度提高。从退休计划来看，和2017年相比，2018年有更多的受访者有了书面形式的退休计划，完全没有退休计划的比例有所减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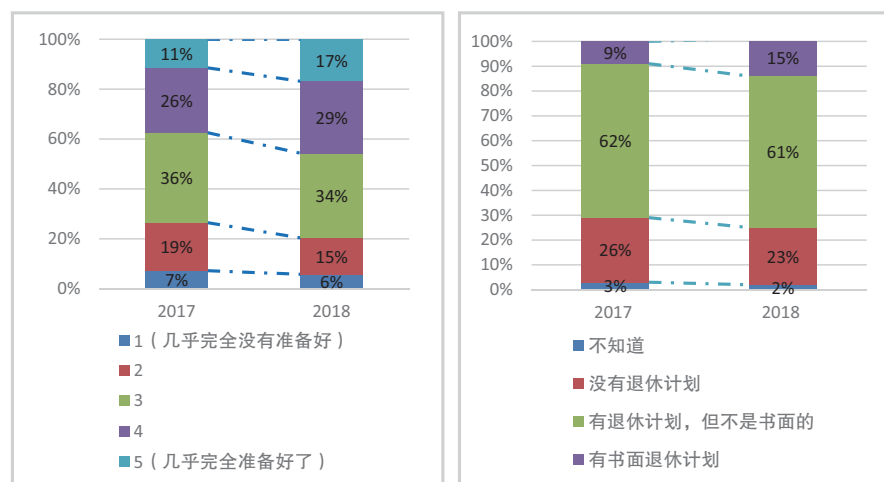


图 4.6 中国居民退休准备情况（左）及退休计划（右）

从对影响居民进行退休储蓄的因素的分析来看，受访者为退休进行储蓄的最主要原因是“到达了一定年龄”，第二重要的原因则是来自雇主对养老金计划的支付。年龄的上升使居民感觉到退休时间的迫近和身体状况的下降，从而意识到为退休进行储蓄的重要性，并作出实际行动进行储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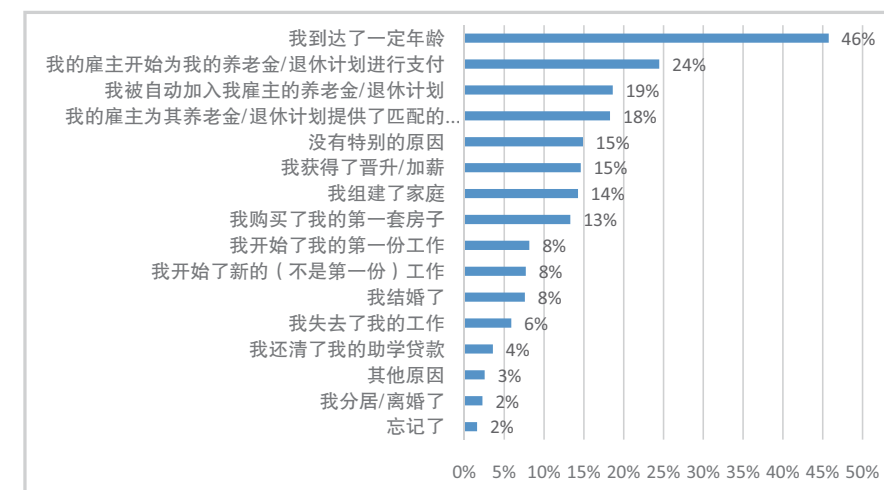


图 4.7 影响受访者进行退休储蓄的因素

2018年的结果显示，更多的人对自己退休后和获得期望收入有信心，体现为受访者比例变化中的高分段，认为自己能取得全部期望退休收入的受访者较2017年增加了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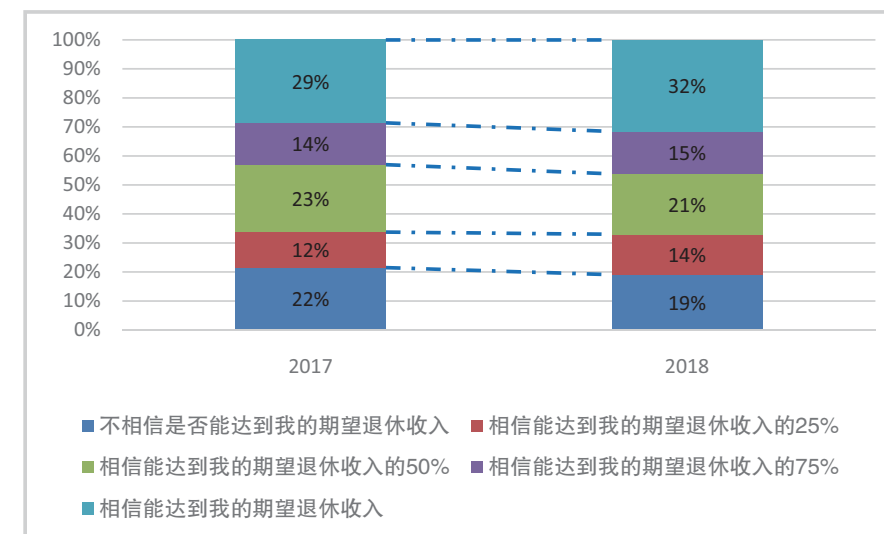


图 4.8 受访者对取得期望退休收入的信心程度



### 4.1.2 中国居民退休准备指数全球排名继续上升

根据荷兰全球人寿2018年的全球调研结果，在被调查的15个国家中，中国的居民退休准备指数上升至第2名，而2017年时中国位居第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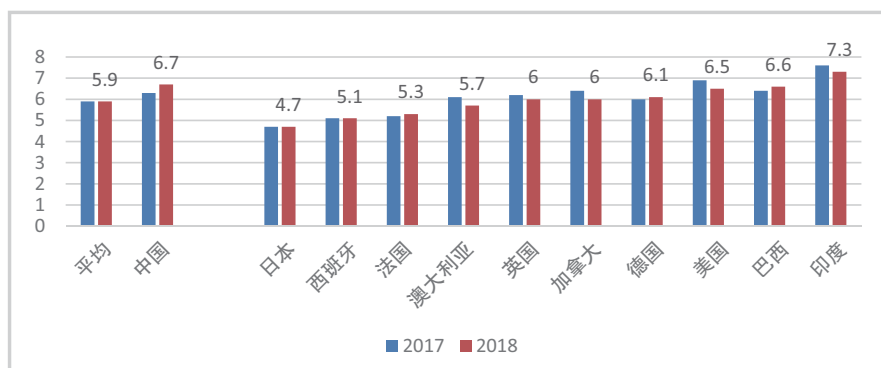


图4.9 2018年各国退休准备指数

我们发现，发展中国家的退休准备指数要高于发达国家，特别是保障体系并不健全的印度多年来居于高位，而具有较完善退休保障体系的日本反而排名倒数。我们认为，这一结果可能与行为经济学中的“参照依赖”有关，不同国家居民对自身退休准备指数的判断与未来预期退休状况的变化有关，而与现在的退休状况无关。

结合问卷第37题（你认为未来的退休状况会比现在的退休状况变得好还是坏？），可以发现认为未来退休状况更好的国家普遍退休指数较高，如中国、印度、巴西等。而认为未来退休状况变差的国家退休指数较低，如日本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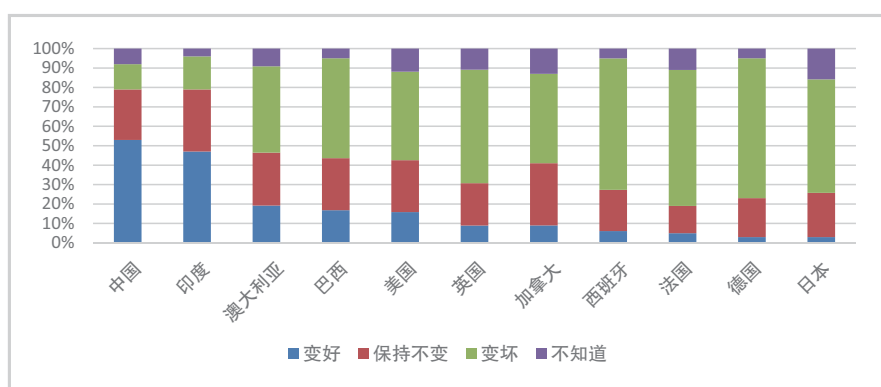


图4.10 2018年各国对未来退休状况变化预期

### 4.1.3 国内不同地区退休准备指数比较

为比较中国不同地区居民退休准备的差异，我们对各省的居民退休准备指数进行了测算，结果显示，2018年各省居民退休准备仍然存在显著差异，个别省份的变化引人注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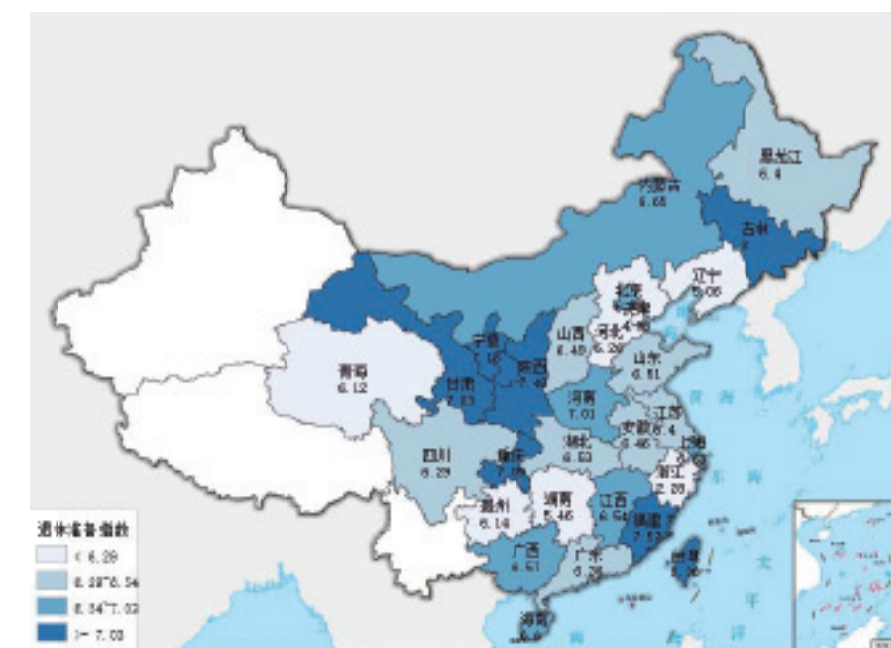


图4.11 2018年中国各省居民退休准备指数

可以看到，甘肃、宁夏、陕西等西北地区以及福建、江西等华东地区居民的退休准备指数较高，天津、河北、辽宁等地区的退休准备指数较低。结合问卷37题，我们同样发现，认为未来退休状况更好的省份退休指数较高，认为未来退休状况变差的省份退休指数较低。青海、甘肃、宁夏等地区原有的退休保障体系相对较差，这几年在国家政策倾斜下，经济快速发展，使得居民对未来的退休生活有更多的信心，提升了该地区居民的准备指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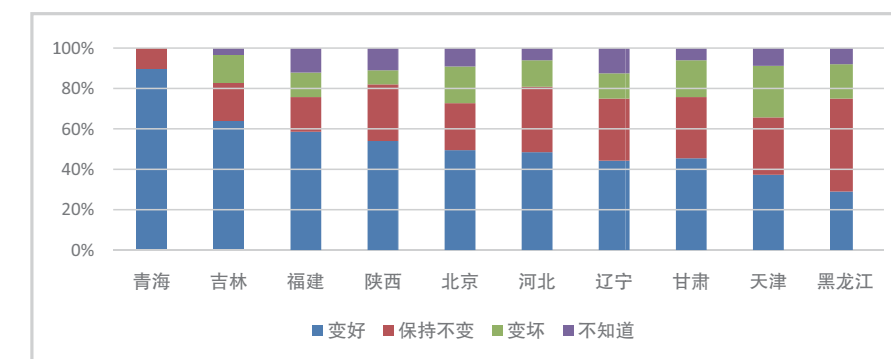


图4.12 2018年各省受访者对未来退休状况变化的预期

## 4.2 2018年高准备指数人群画像

根据2018年的调查数据，我们下面试图给出一个退休准备指数较高人群的整体画像：女性，60-70岁，居住于西部或北部地区，退休前在非营利组织或机关事业单位从事高级工作，已婚或丧偶，有2个子女，身体健康，有信心负担未来的医疗保障费用。

### 4.2.1 个人特征：女性首超男性，准备指数随年龄增长

性别是影响退休准备的一个重要因素。从2014年至2017年，男性的退休准备指数普遍高于女性，并且差异主要来自于“取得期望收入的信心”方面。但是，2018年女性退休准备指数超过了男性，特别是女性在取得期望收入的信心方面第一次与男性持平。我们认为这可能与国家近两年在退休政策上的调整有关。目前，女职工的退休年龄为50岁，女干部的退休年龄为55岁，而男性一律为60岁。但近年来，延迟退休的政策呼之欲出，已经为越来越多的职工所了解和认同，未来女性职工的退休年龄会大大推迟，并和男性职工的退休年龄接近或相同。因此，未来几年女性居民会对退休后取得期望收入的信心继续提升，从而提升女性的退休准备指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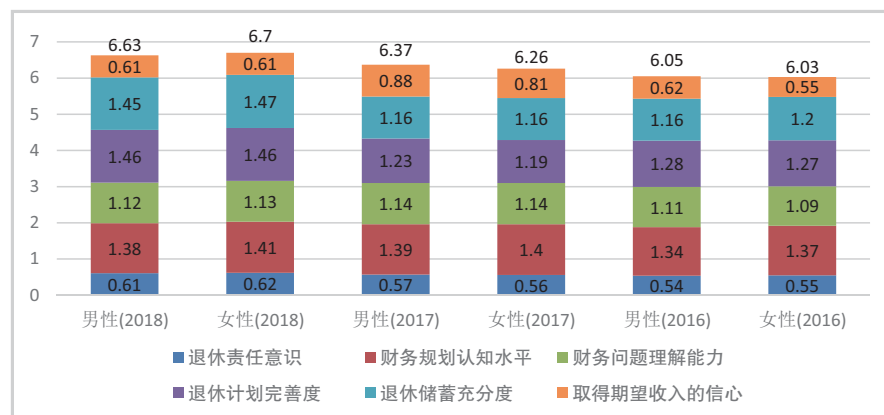


图4.13 2016-2018年不同性别受访者的退休准备指数

与前几年类似，越接近退休年龄的受访者的退休准备指数越高。但30岁至50岁之间，由于年龄造成的退休准备指数差异并不明显。

退休计划完善度和退休储蓄充分度会随着年龄的增长，出现显著的增长。一方面，收入的积累让人们更有可能制定完善的退休计划，同时提高储蓄充分度；另一方面，随着年龄的增长，取得期望收入的信心也会更足。时间跨度越大，不可预见的个人状况波动就会更大，因此年轻群体对退休后收入的预期更有可能信心不足，而年龄大的群体则对退休收入有更成熟的判断，也有着更长时间的储蓄积累以及更少的不确定性，所以他们对取得收入的信心也会有所提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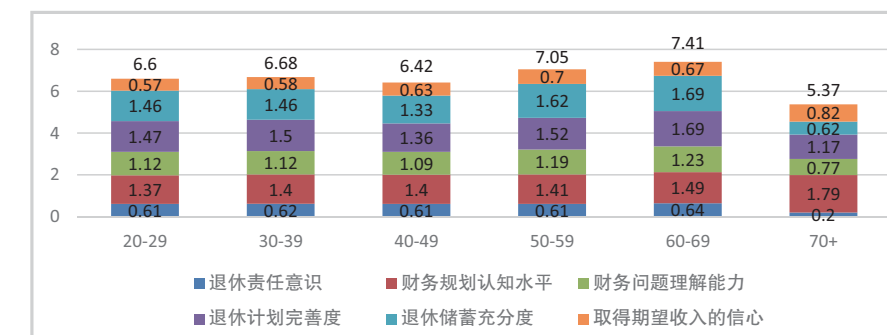


图4.14 2018年不同年龄段受访者的退休准备指数

### 4.2.2 地区特征：西部和北部区域值最高

我们按照各地区经济水平的分布情况，对31个省市自治区进行了区域划分<sup>5</sup>，并且分别计算不同区域的退休准备指数，再对不同区域的退休准备情况进行对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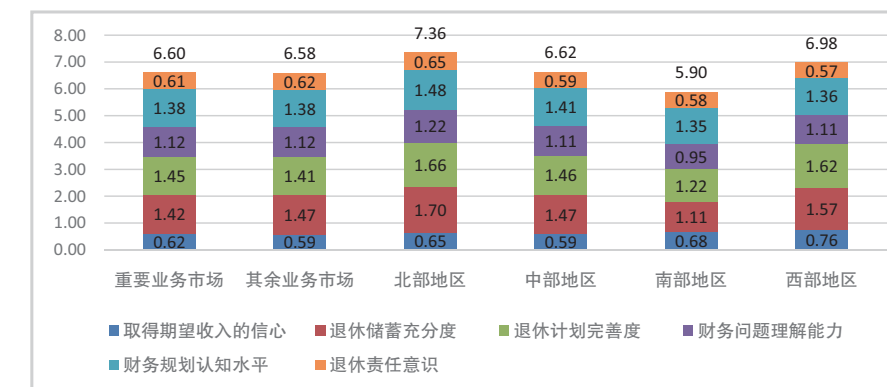


图4.15 2018年不同地区受访者的退休准备指数

5 区域划分：重要业务市场包括广东、山东、江苏、上海、北京；其余业务市场包括湖北、浙江、福建、天津、四川、河北；北部地区包括辽宁、黑龙江、吉林、内蒙；中部地区包括河南、湖南、安徽、陕西、山西、重庆、江西；南部地区包括广西、云南、贵州、海南；西部地区包括甘肃、新疆、宁夏、青海、西藏。



可以看到，重要业务市场与其余业务市场的退休准备指数差距很小，仅为0.02。其他4个地区的对比中，北部地区（辽宁、黑龙江、吉林、内蒙）和西部地区（甘肃、新疆、宁夏、青海、西藏）的退休准备指数较高，分别为7.36和6.98，而南部地区最低，仅为5.90。这也印证了我们在4.1节中的发现：认为未来退休状况更好的地区的受访者的退休准备指数较高，认为未来退休状况变差的地区的受访者的退休准备指数较低。青海、甘肃、宁夏等西部地区近几年在国家政策的倾斜下，经济快速发展，使得居民对未来退休生活的信心提升，东北在前两年经历经济失速后政策扶持力度和改革力度加大，居民信心也在逐渐回升。

#### 4.2.3 职业特征：非营利部门、从事高层级工作

不同就业单位的群体会由于退休后可能不同的退休福利，而退休准备方面有所不同，也会对自己未来的退休收入有不同的预期。

从下图来看，机关及事业单位和非营利组织的退休准备指数高于私营企业、合伙企业或其他组织，主要差异在退休计划完善程度，退休储蓄充分度方面。由于机关及事业单位的收入较为稳定，并且通常有优于私营企业的退休后福利，而非营利组织通常是财务较为自由的群体的选择对象，且不会为控制成本而过度缩减员工福利，因此他们拥有更充分的退休储蓄，退休计划也较为完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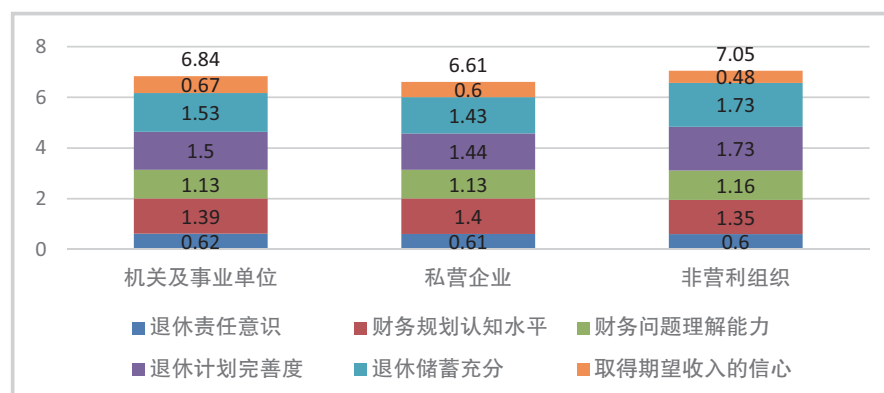


图4.16 2018年不同工作单位受访者的退休准备指数

除了受雇单位性质的不同，工作性质也同样会影响退休准备指数。从事高层级工作的居民的退休准备指数更高一些，技术工人、普通工人的退休准备指数较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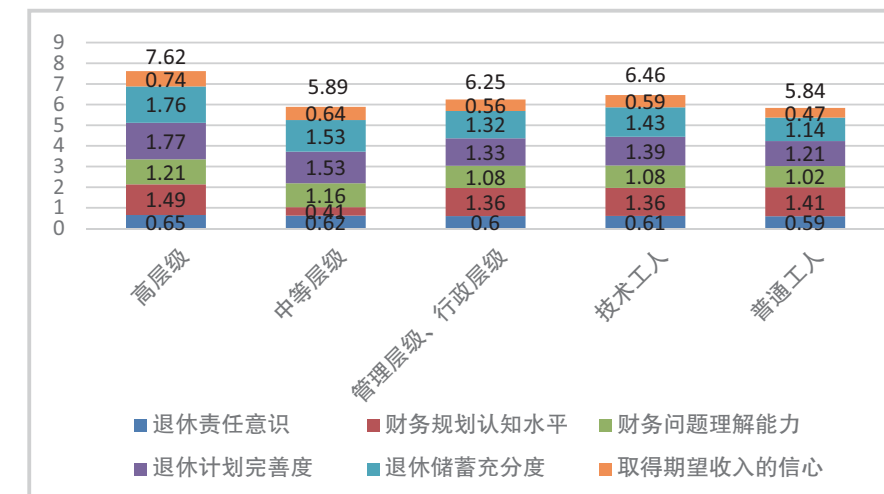


图4.17 不同工作层级受访者的退休准备指数

#### 4.2.4 家庭特征：已婚或丧偶，有2个子女

在2018年的调研结果中我们发现，已婚受访者的退休准备指数超过单身和离婚的群体，优势主要来源于退休计划完善度、财务规划认知水平以及取得期望收入的信心。排名第二高的丧偶群体也在退休计划完善度和财务规划认知水平上具有优势，但其取得期望收入的信心却是最低的。丧偶群体由于缺少伴侣的支持，个人未来退休状况的不确定较大，使得他们必须为退休做好充足的准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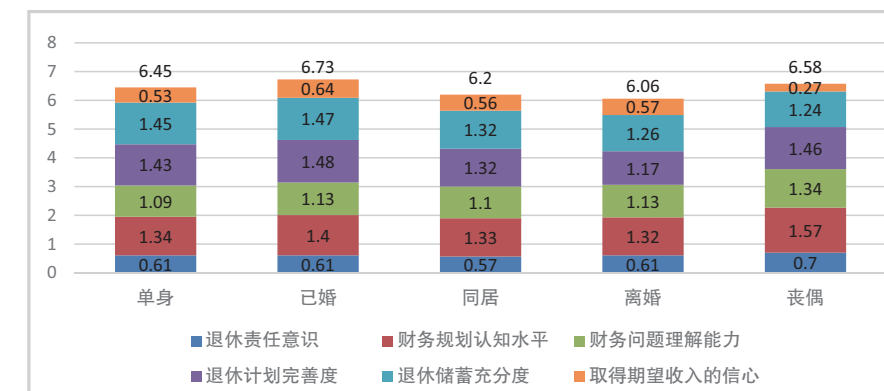


图4.18 不同婚姻状况受访者的退休准备指数

子女是被访者在进行退休准备需要考虑的重要因素。结合问题“你有多少在经济上依赖于你的子女个数？”，我们看到，拥有2个经济依赖子女的居民退休指数较高，经济依赖子女大于3时，可能会产生较大的经济负担而降低退休准备指数。没有经济依赖子女的被访者退休准备指数较低，可见“养儿防老”在中国依然是十分适用的。

随着二胎政策的推行，未来可能会有其他的变化。但目前看来，尽管一开始由于抚育子女会承担较大的经济压力，但退休后依赖子女获得的退休收入会更高，这种可预见的退休收入来源会让人们对退休后的生活有更高的信心，因此退休准备指数可能会逐渐提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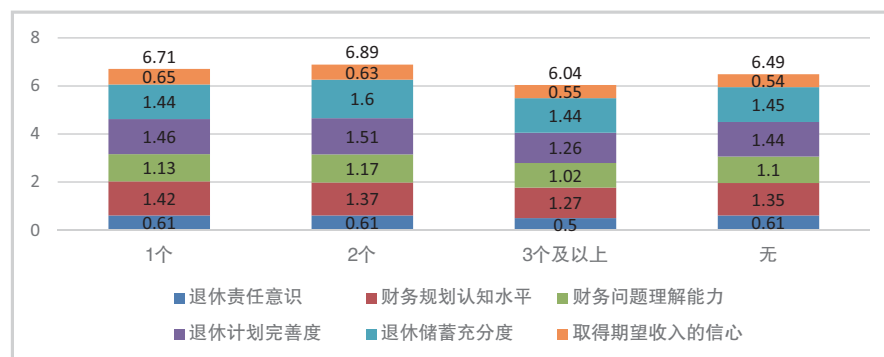


图4.19 拥有不同经济依赖子女个数受访者的退休准备指数

#### 4.2.5 健康特征：身体健康，有信心负担未来的医疗保障费用

从之前的分析我们发现，对未来的预期会显著影响退休准备指数，而健康状况是居民未来退休生活是否快乐幸福的重要影响因素。通过统计，可以很明显的发现，健康状况越差，退休准备指数越低。很不健康居民的退休准备指数只有5.37，而非常健康居民的退休指数高达7.7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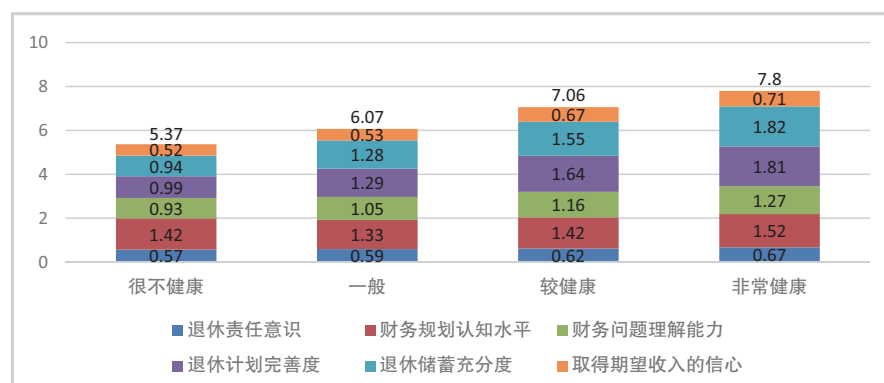


图4.20 不同健康状况受访者的退休准备指数

同时，有信心能够负担起未来医疗保障的居民具有更高的退休准备指数。对未来医疗保障信心充足的居民，其6个指标均大幅上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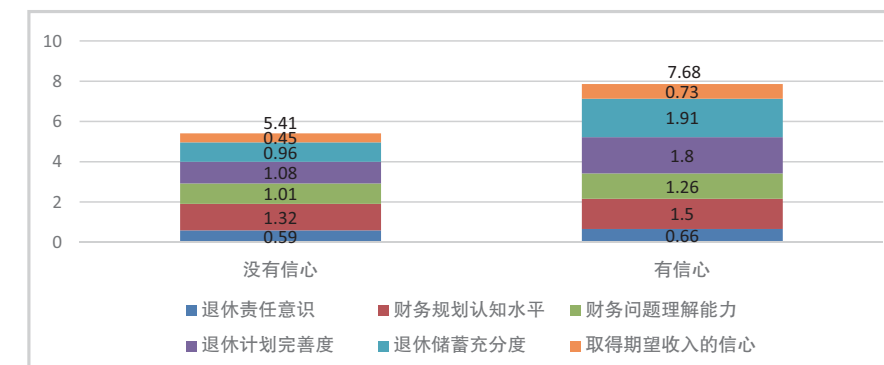


图4.21 对负担医疗保障具有不同信心状况受访者的退休准备指数





## 5 中国居民的退休规划

退休规划是指居民为保证退休后能维持一个适当舒适的生活水准和具有应对不时之需的能力，从现在起就开始实施的财务规划。对未来退休收入的预期，退休收入的来源以及采取的具体财务准备方式，都将影响到退休规划。

### 5.1 未来退休收入的预期

2018年调查问卷的第43题是询问受访者：“你期望未来的退休收入占当前收入的比例”。我们发现，受访者回答的平均值是69%，与全球的平均水平68%是非你接近。2016年时受访者回答的平均值是73%，2017年为71%，出现了一种下降的趋势。我们认为这反映出中国居民对未来退休生活收入的不确定感在增加，即需要更少的退休收入就可以达到期望的退休生活水平，无需预留更多的准备。尤其是随着医疗体系的完善以及政府退休保障的完善，使得居民对未来退休生活状况更加具有信心，减少了当前为退休做准备的压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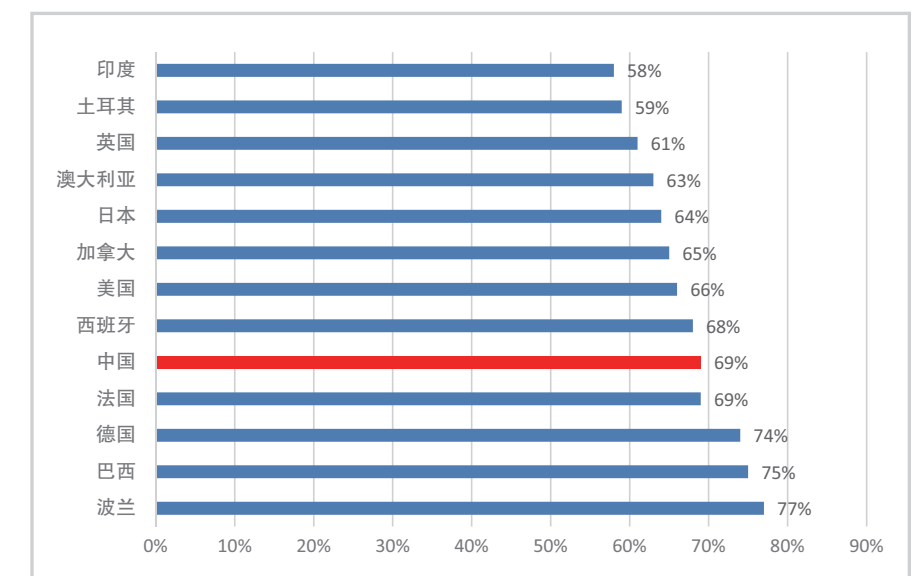


图5.1 各国受访者期望的退休收入占当前收入的比例



但年龄在20-29岁以及59岁以上的受访者出现了需要令人关注的期望收入变化。随着年龄的增长，期望收入的比例先升高，在40-49岁时达到顶点，之后略有下降，但维持在高位70%左右。我们认为，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可能是年轻居民对未来退休状况过于乐观，以为65%的收入水平就能够维持当前的生活水平。然而随着年龄增长，现实生活让他们不断上调期望收入。直到退休后，收入压力也维持在高位。上述结果表明，居民在职业生涯中应不断完善对退休收入的认识，并提前做出调整，避免准备不足的情况发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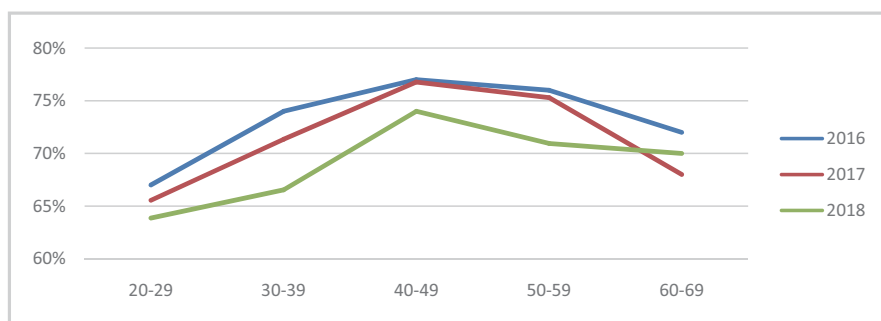


图5.2 各年龄段受访者期望收入占当前收入的比例

## 5.2 退休收入来源

“三支柱”模式是国际上普遍采用的养老金模式，即养老责任要由政府、企业、个人三方共同承担。1994年10月，世界银行首度提出了养老金“三支柱”模式：“第一支柱”指政府向全体就业人员提供的公共养老金计划；“第二支柱”指雇主向雇员提供的一种辅助性补充养老金计划（企业年金/职业年金）；“第三支柱”指个人储蓄养老金计划（储蓄/商业养老保险）。

借鉴国际经验，中国同样形成了“三支柱”养老保障体系：1）基本养老保险（第一支柱），包括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2）企业年金和职业年金（第二支柱）；3）个人购买的商业养老保险或储蓄（第三支柱）

对比中国与参与调查各国的总体平均水平，可见中国居民退休收入来源中企业占比基本与国际水平持平，但政府占比较低，个人占比较高。这一结果反映出中国居民从政府和企业那里获取的退休收入有限，仍然比较依赖个人储蓄或投资，可见商业养老保险市场仍有很大的发展空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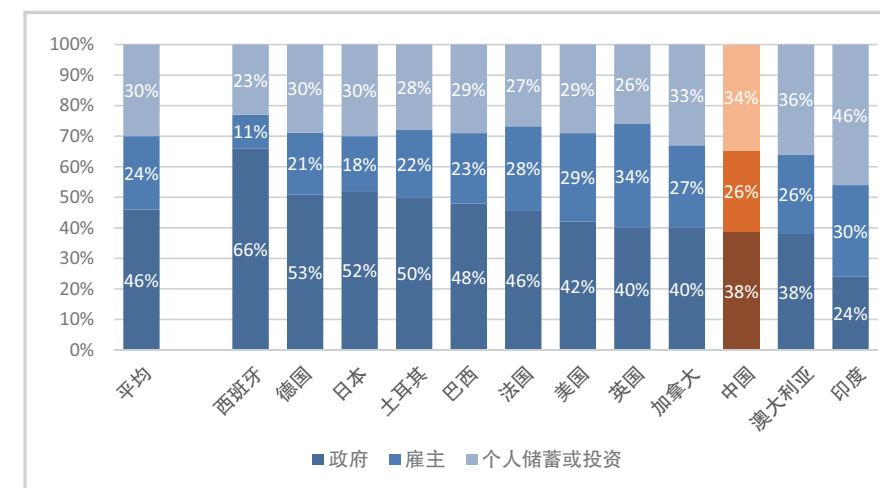


图5.3 各国受访者退休收入来源占比

考虑性别因素后，我们发现中国男性居民和女性居民的收入来源比例差异极大。结果显示，男性居民来自政府的收入占比远高于女性，而个人收入占比则相对较低。出现这样的结果与中国的退休政策相关。因为女职工的退休年龄为50岁或55岁，男性为60岁，早10年退休意味着养老金会少交20%左右，使得女性退休者从政府那里获得的收入较低。

从动态来看，我们发现退休后收入来源中政府占比逐年递减，但女性在17-18年的政府收入比例逆势提升，这与2017年国家将延长女性退休年龄统密不可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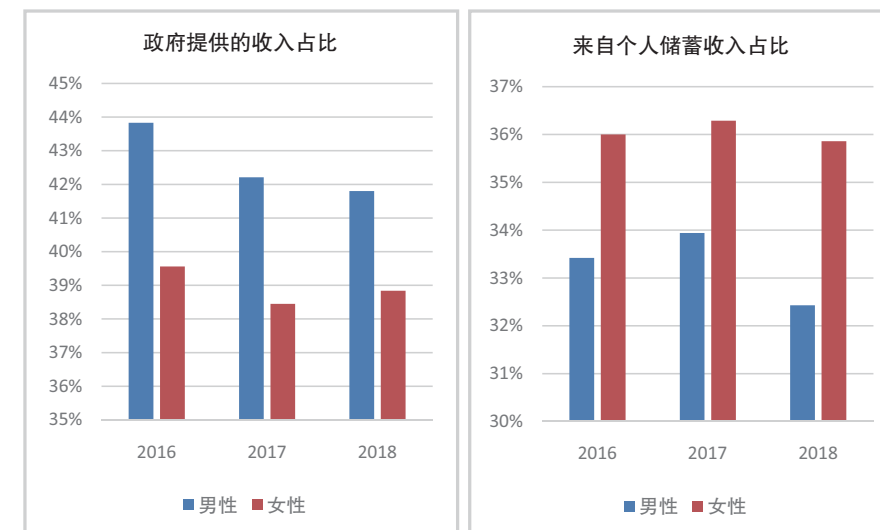


图5.4 受访者退休收入中来自政府、个人部分的比例

### 5.3 获得退休收入的方式

“三支柱”有不同的获得退休收入的方式，分析不同的获得方式，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中国居民的退休规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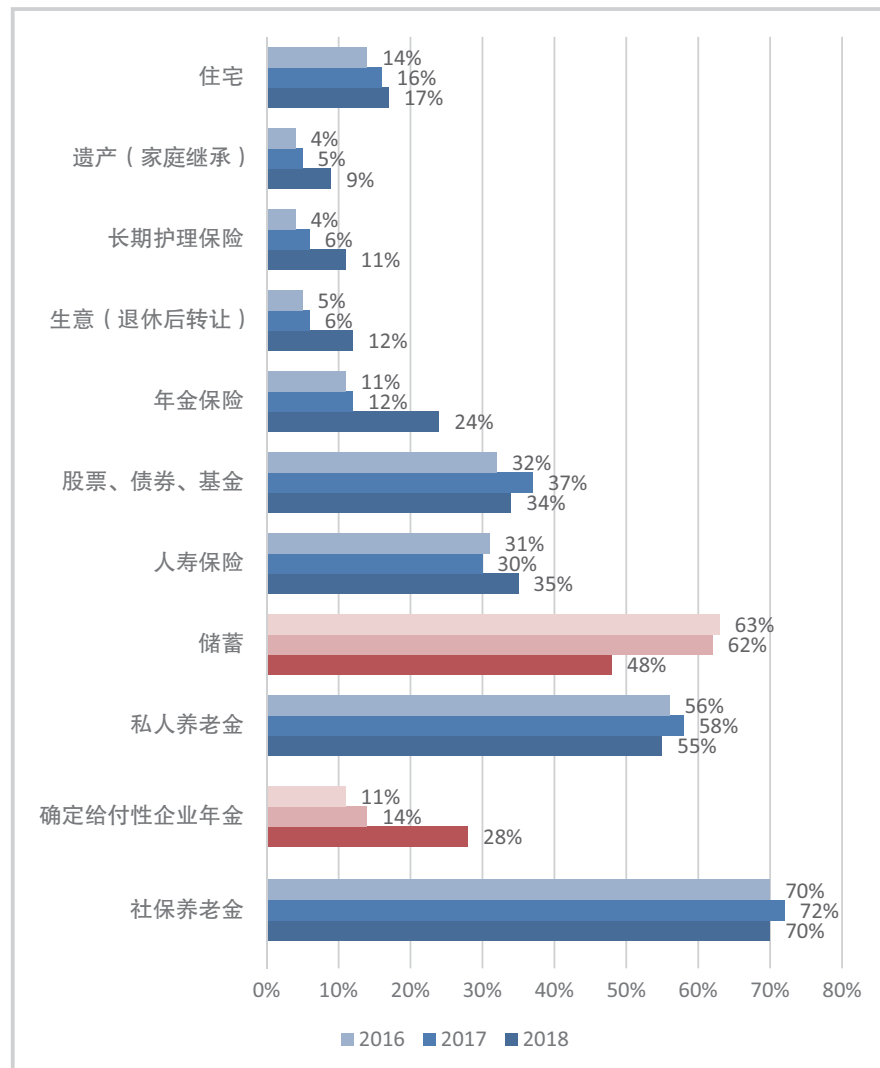


图5.5 2016-2018年中国受访者获得退休收入的财务方式

总的来看，储蓄、私人养老金以及社会保险养老金是中国居民获得退休收入的主要财务方式，人寿保险、股票、债券、基金以及企业年金次之，住宅、遗产、护理保险等被选择的比例较低。

对比近三年的调查结果发现，大部分获得方式被受访者选择的比例变化不大。值得注意的是，2018年居民选择储蓄的比例大幅下降，选择确定给付性企业年金的比例大幅上升。出现这样的原因与宏观经济环境以及个人观念转变不无关系，一方面我国长期施行低利率政策，银行利率不及真实的通胀水平，使得居民纷纷将储蓄转向更有效的商业养老保险。另一方面，随着社会保障机制逐步完善，中国居民对消费升级与超前消费的接受度越来越高，越来越多的富裕家庭除了每月留少量资金以备不时之需，其他赚得的钱都用于消费。

我们分析了可以激励居民进行储蓄的因素。在2016年调查表明，刺激居民储蓄的两大重要因素是“工资上涨”和“更稳定的经济环境”；在2018年的调查中，选择这两项的受访者的比例均大幅下降，受访者更关注的是“储蓄产品的税收减免”、“有关储蓄更好更多的信息”以及“易于使用、跟踪、管理的个人储蓄”。因此我们认为，如果居民储蓄产品的功能不能做出更多改进，未来选择储蓄的人数的比例还会继续下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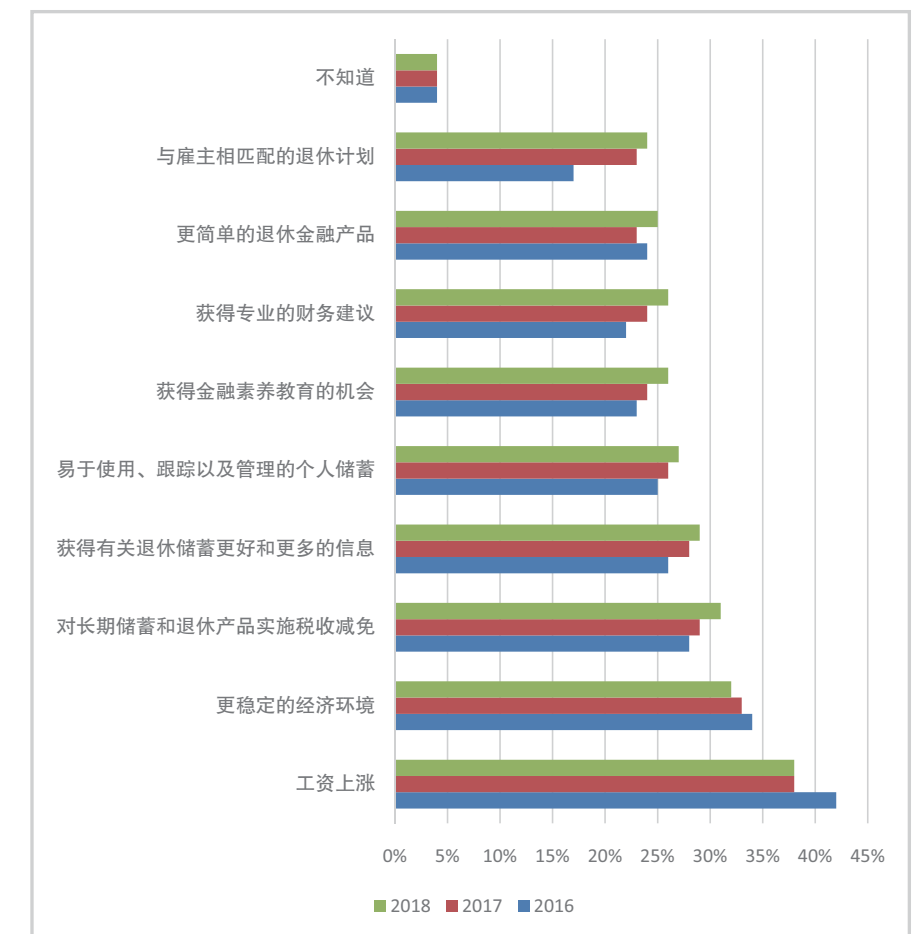


图5.6 刺激受访者储蓄的因素

受访者在选择储蓄和选择确定给付企业年金比例上的变动，反映出中国“三支柱”收入结构的调整。考虑到我国养老金体系中第一支柱规模提升的难度较大，第二支柱规模短期内也难以发力，因此养老金体系保障的提升主要将依赖第三支柱。随着储蓄比例的继续下降，中国居民需要更多样化的商业养老产品来满足保障需求。

## 5.4 养老体系“三支柱”的责任

### 5.4.1 政府责任——回应期待，调整创新

由政府提供的作为第一支柱的基本养老保险，始终是中国居民最重要的退休收入保障。但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加剧，基本养老保险的收入增速开始持续低于支出的增速，收入与支出的缺口在不断扩大，部分省份已经出现了养老金入不敷出的情况。问卷的第57题统计了不同区域受访者对养老金成本不断增加的看法（图5.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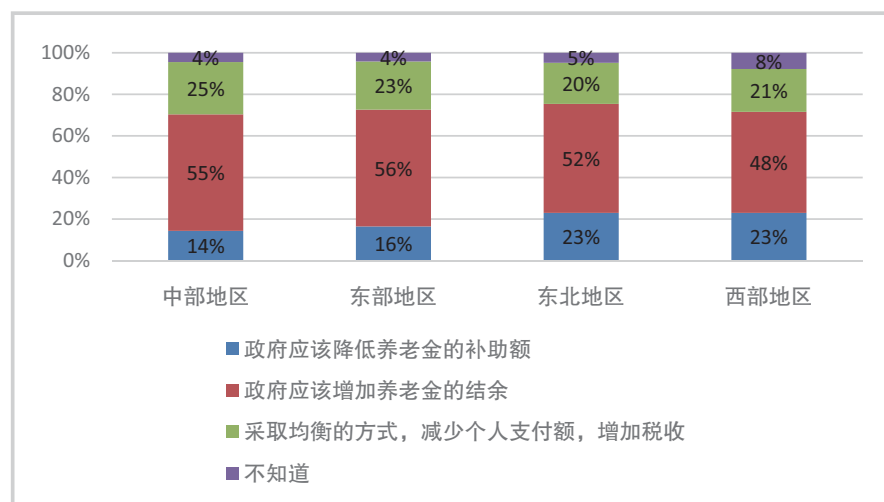


图5.7 受访者对养老金成本不断增加问题的看法

可以看到，中部以及东部地区受访者认为政府应该增加养老金结余的人数较多，而东北及西部地区受访者认为政府应该降低养老金补助额的人数更多，认为政府应该增加税收的人数在各个地区相近。我们认为，中部以及东部地区的居民经济相对宽裕，愿意支付更多的当前收入以增加养老金结余。而东北以及西部地区的居民经济条件有限，他们更多地选择降低养老金的补助额以减轻社会养老金目前面临的困境。

为解决基本养老保险存在的收支缺口问题，延长退休年龄是一个可以立即见效的策略，为此，在2018年的调查中，我们继续了解了受访者对延长退休年龄的态度（图5.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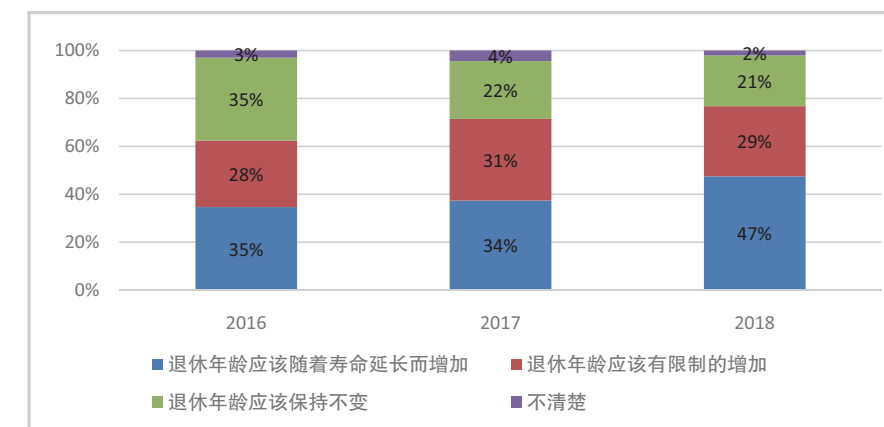


图5.8 受访者对延长退休年龄的态度

通过近三年来的观察发现，支持延长退休年龄的比例从2016年的63%增加到2018年的76%，支持退休年龄保持不变的比例从2016年的35%下降到21%。2018年国际调查的结果表明各国居民支持退休年龄延长的平均比例为53%，支持保持不变的平均比例为39%。因此我们认为，中国政府有必要适时推出延长退休年龄的举措，更好实现工作年限与退休年限的匹配。

去年财政部等五部委联合发布关于开展个人税收递延型商业养老保险试点的通知，自2018年5月1日起在上海等地实施个人税收递延型商业养老保险试点。针对于此，我们调查了受访者对选择税收递延型养老保险的意愿（图5.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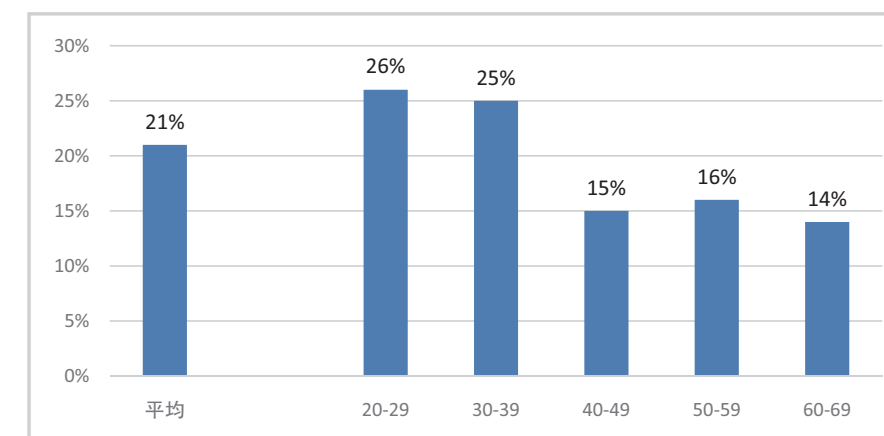


图5.9 受访者愿意选择税收递延型养老保险的比例



可以看出，年轻人更愿意选择税收递延型养老保险。出现这样的结果可能是因为中年人的金融知识有限，出于风险厌恶的心理而不愿意改变已有的养老金缴纳方式，而老年人选择税收递延型养老保险的意义不大。

#### 5.4.2 企业责任——拓展角色、相互契合

作为第二支柱的企业年金，由于其特殊性，也在居民退休规划中扮演重要的角色，但企业年金在我国的发展比较缓慢。此外，雇主还可以为员工提供除金钱外的其他退休帮助，这同样会影响个人对退休财务方式的选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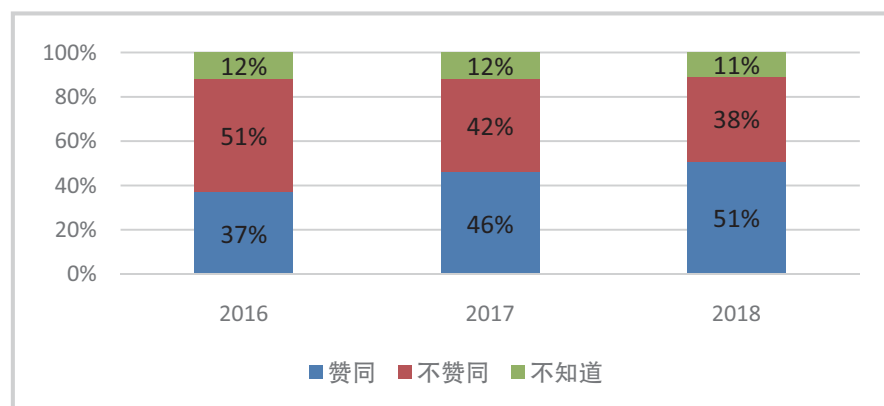


图 5.10 受访者对雇主提供退休帮助的态度

图 5.10 显示，赞同雇主应该为雇员提供退休相关帮助的受访者比例持续提升，在 2018 年已经超过 50%。那么，具体来看，在受访者看来，企业都为员工提供了哪些形式的退休帮助呢（图 5.1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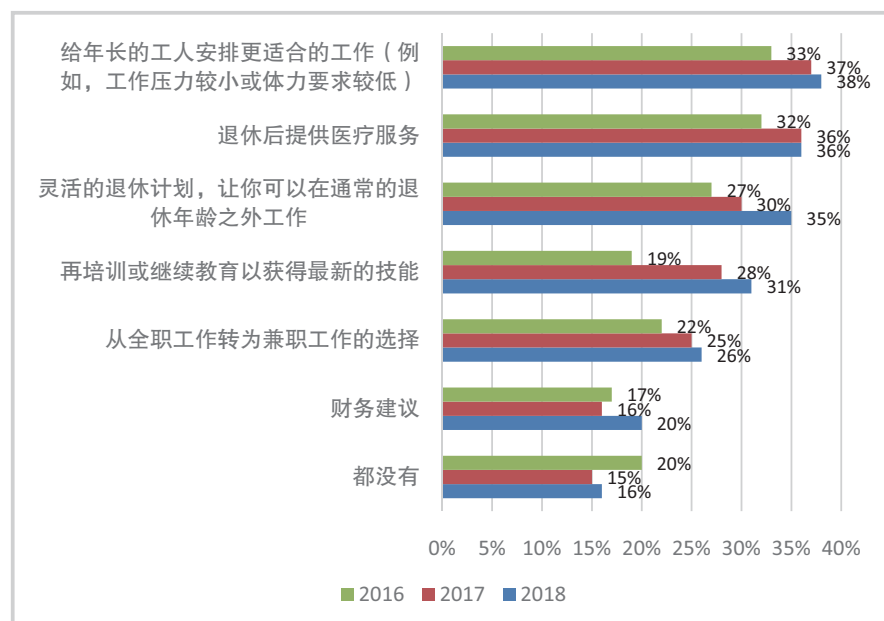


图 5.11 雇主为雇员提供的退休帮助

相比 2016 年，2018 年认为雇主为雇员提供了多种形式的退休帮助的受访者有了较大幅度提升，尤其是在“再培训或继续教育以获得最新的技能”、“灵活的退休计划，让你可以在通常的退休年龄之外工作”等方面。之所以出现这样的结果，我们认为当前企业间的竞争激烈，劳动力市场的“买方市场”属性正在减弱，加上国家政策的号召，使得雇主越来越关注雇员的福利。而组织员工进行相关技能的学习，能够使员工适应企业的发展需求，与企业追求更大经济效益的目标契合。既能够帮助雇员进行退休准备，也能与企业经济效益契合的帮助模式最适合在企业间推广。

我们还统计了不同收入水平的受访者愿意扣除的薪金比例，用于支付企业年金或职业年金计划。从图 5.12 可以看到，随着收入的提高，愿意缴纳的比例从 8% 上升到 11%。而根据《企业年金办法》和《职业年金办法》：企业/职业年金 = 单位缴纳 + 个人缴费，个人缴费的上限为 4%，远低于受访者的平均意愿 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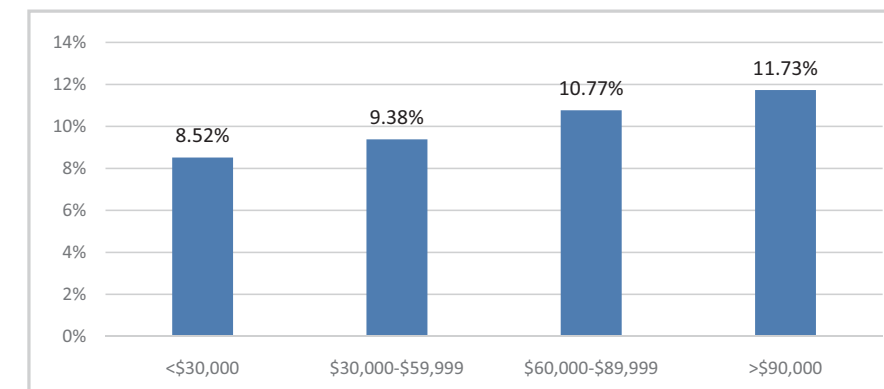


图 5.12 受访者愿意从薪水扣除的年金缴费占工资收入的比例

### 5.4.3 个人责任——积极准备、防患未然

事实上，退休生活涉及个人幸福，在政府和企业尽力完善自身职能的同时，个人更应该主动进行合理规划。通过统计，我们发现，有纸面上退休计划的受访者比例已经从2016年的8%上升到2018年的15%，完全没有退休计划的比例从2016年的33%下降到2018年的2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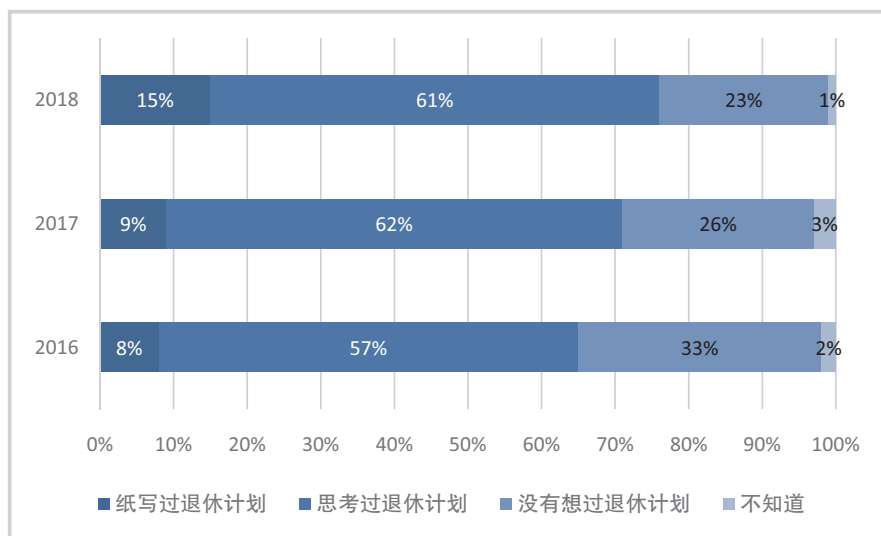


图5.13 描述最契合的退休计划策略

一个好的退休计划，往往应能考虑到可能发生的意外事情，包括被迫提前退休、健康出现问题等。相对国际平均水平而言，中国受访者中有后备计划的人数比例更高一些（图5.1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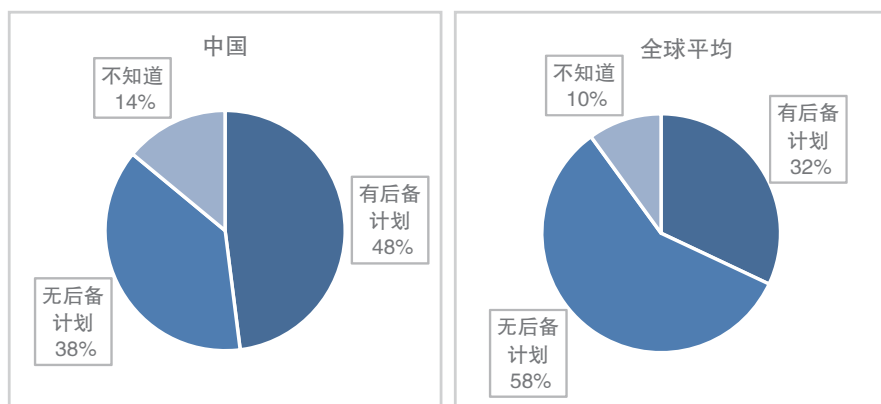


图5.14 受访者对待退休后备计划的态度（中国与全球平均）





# 6 专题研究

## 6.1 金融素养

### 6.1.1 中国居民金融素养大致居于世界平均水平

本次调研在问卷中新增了关于金融素养的内容，希望了解中国居民的金融素养对退休准备和退休后生活质量的影响。

#### (1) 中国受访者金融素养水平概览

金融素养 (Financial literacy) 是指个体能够高效合理地管理和处理其所拥有的私人金融资产和金融事务的知识和能力，也是个体对各金融领域的受教育程度和认知水平。国际上通用的衡量金融素养的方式是由美国学者 Lusardi 和 Mitchell 在 2004 年设计的三道选择题 (国际常称为“三大问题”)，分别考察被调查者对于复利、通货膨胀、风险分散三个方面的金融知识和投资意识具备情况，从而做出对其金融素养的评估，具有较强的科学性和代表性。本次问卷中使用了这“三大问题”来衡量受访者的基本金融素养。同时，我们又另加了 4 个相关问题，分别考察受访者在贷款还款期限、贷款利率选择、债券定价、社会养老保险方面的相关知识。受访者对这 7 个问题的回答情况如表 6.1 和表 6.2 所示。

表 6.1 2018 年中国区问卷中新增的关于金融素养的 7 个问题

关于金融素养 (Financial Literacy) 的 7 个问题	
针对所有国家	<p><b>题 1</b></p> <p><b>【复利题】</b>假如您的储蓄账户中存有 1000 元人民币，储蓄利率为每年 2%，若您将这笔钱放在账户中不做变动，您认为 5 年后您的账户中将有多少人民币？</p> <p>请选择：</p> <p>A. 多于 1020 元人民币 B. 正好 1020 元人民币 C. 少于 1020 元人民币 D. 不知道 E. 拒绝回答</p>
	<p><b>题 2</b></p> <p><b>【通货膨胀题】</b>假如您的储蓄账户的年利率为 1%，年通货膨胀率为 2%。1 年后您在账户中将拥有多少储蓄可用于消费？</p> <p>请选择：</p> <p>A. 比今天的储蓄多 B. 与今天的储蓄相等 C. 比今天的储蓄少 D. 不知道 E. 拒绝回答</p>
	<p><b>题 3</b></p> <p><b>【风险分散题】</b>您认为以下的表述是否正确？“购买一个单一公司的股票往往比购买一个股票共同基金提供更加安全的回报。”</p> <p>请选择：</p> <p>A. 这个表述是正确的 B. 这个表述是错误的 C. 不知道 D. 拒绝回答</p>



关于金融素养 (Financial Literacy) 的7个问题	
针对中国地区	<p>题4 您认为以下的表述是对还是错? “向银行贷款相同的金额, 贷款利率都是4%, 15年期的按揭还款比30年期的按揭还款每月还款额要高。”</p> <p>请选择:</p> <p>A. 这个表述是正确的</p> <p>B. 这个表述是错误的</p> <p>C. 不知道</p>
	<p>题5 假设您要向银行贷款, 如果您预期未来利率要上调, 那您应选择固定利率贷款还是浮动利率贷款?</p> <p>请选择:</p> <p>A. 固定利率贷款</p> <p>B. 浮动利率贷款</p> <p>C. 不知道</p>
	<p>题6 今天市场上有这样一个的债券: 现在它的售价为97元, 购买后一年到期能拿回100元。如果明天银行的利率上升, 那么该债券的市场价格会如何变动?</p> <p>请选择:</p> <p>A. 债券的价格会上升</p> <p>B. 债券的价格会下降</p> <p>C. 债券的价格保持不变</p> <p>D. 不知道</p>
	<p>题7 假设您每月工资需要缴纳社会养老保险1000元, 那么除了您的缴纳部分外, 您的雇主每月需要为您缴纳的社会养老保险费用是?</p> <p>请选择:</p> <p>A. 多于1000元</p> <p>B. 少于1000元</p> <p>C. 正好1000元</p> <p>D. 不知道</p>

表6.2 中国受访者对7道金融素养问题的回答

题号	题目选项	选择该选项的人数	人数占比
1	a 多于1020元人民币 (正确)	1553	77.7%
	b 正好1020元人民币	234	11.7%
	c 少于1020元人民币	121	6.1%
	d 我不知道	82	4.1%
	e 拒绝回答	10	0.5%
2	a 比今天的储蓄多	363	18.2%
	b 与今天的储蓄相等	205	10.3%
	c 比今天的储蓄少 (正确)	1322	66.1%
	d 我不知道	101	5.1%
	e 拒绝回答	9	0.5%
3	a 这个表述是正确的	634	31.7%
	b 这个表述是错误的 (正确)	797	39.9%
	c 不知道	555	27.8%
	d 拒绝回答	14	0.7%
4	a 这个表述是正确的 (正确)	1347	67.4%
	b 这个表述是错误的	419	21.0%
	c 我不知道	234	11.7%
5	a 固定利率贷款 (正确)	1362	68.1%
	b 浮动利率贷款	510	25.5%
	c 我不知道	128	6.4%
6	a 债券的价格会上升	902	45.1%
	b 债券的价格会下降 (正确)	554	27.7%
	c 债券的价格保持不变	310	15.5%
	d 我不知道	234	11.7%
7	a 多于1000元 (正确)	1035	51.8%
	b 正好1000元	391	19.6%
	c 少于1000元	426	21.3%
	d 我不知道	148	7.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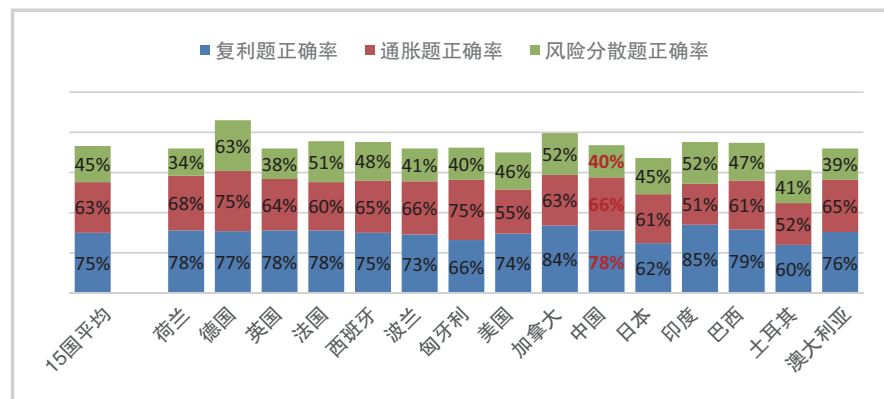
可以看到，中国居民关于存款利率（题1）和银行贷款方面（题4，题5）的金融素养较高，主要原因可能是相较于其他金融产品和服务，人们传统上对银行的依赖比较多，因而对银行相关服务尤其是与生活联系更紧密的存贷款功能了解程度较高。对第7题的回答结果表明，人们对社会基本养老保险的了解不够，只有51.8%的正确率，意味着大部分国人并不了解实际的养老金缴纳情况，也意味着国人对社会养老保险可以给自己退休生活的支持作用并不了解。

关于通货膨胀的问题（题2）的正确率为66.1%，关于风险分散问题（题3）的正确率为39.9%，与2010年前后对世界其他国家的统计结果相比，属于较低水平，显示出中国居民金融素养的缺失，尤其是在“风险分散”这一国际上认为对退休准备影响极为重要的金融意识上，中国居民的表现尤为不足。

正确率最低的问题是关于债券定价的第6题，由于债券在普通消费者日常生活中接触不多，回答正确需要较好的金融知识，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国金融市场的成熟度和金融服务的普及程度还不够。

### (2) 居民金融素养的国际比较

从图6.1和图6.2可以看出，在评估居民基本金融素养的“三大问题”上，中国受访者的正确率并未明显高于国际平均水平。具体来看，中国居民对于复利和通货膨胀方面的金融知识较为熟悉，而对于风险分散方面的金融意识则较为淡薄。在“三大问题”上全部正确的人数比例也低于其他参与调查的15个国家的居民的平均水平。



数据来源：The Aegon Retirement Readiness Survey 2018

图6.1 各国受访者在金融素养“三大问题”上回答正确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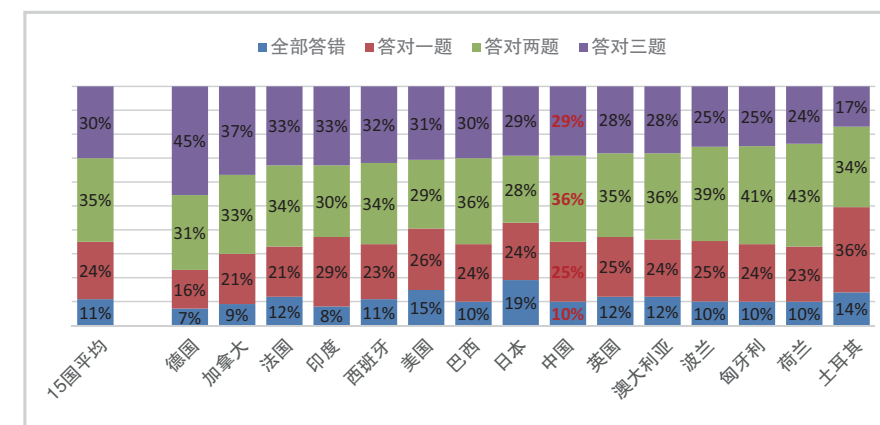


图6.2 各国受访者“三大问题”回答正确率比较

### (3) 中国受访者金融素养的差异分析

我们对所有中国受访者按照不同年龄段、性别、教育程度、工作状态等进行了划分，分别来观察他们的金融素养，结果见表6.3。表中加粗带下划线的数字为正确率比例最高的人群类型。

根据表6.3可知，35-55岁的中年人金融素养水平相对较高，其中35-44岁年龄段的人对通货膨胀和风险分散的方面的金融素养最高，45-55岁年龄段的人对银行贷款和利率相关知识更为了解，而65岁以上老年人群则对复利题回答的正确率最高，同时这一年龄段的人在最后一道关于社会保险缴费率问题正确率也最高，表明老年人群尤其是已退休人群对社养老制度的实际运作比较了解。

此外，不同性别受访者的金融素养也呈现出明显差异，无论是单一问题回答的正确率还是所有问题的全对率，女性均表现出比男性更低的金融知识和素养，这也与其它国家的研究结果相一致。

表 6.3 中国受访者按不同特征分类的金融素养问题回答正确率

		总人数	题1正确%	题2正确%	题3正确%	题4正确%	题5正确%	题6正确%	题7正确%	三大问均正确%	七道题均正确%
年龄	18-24	309	75.4	48.9	31.1	66.7	66.7	28.5	49.2	21.7	1.3
	25-34	420	68.8	66.0	41.0	67.9	65.7	32.6	43.8	27.4	3.1
	35-44	447	81.4	78.5	46.3	62.9	66.7	28.4	55.3	35.6	4.7
	45-54	392	81.4	71.9	42.6	71.9	72.4	25.0	57.7	32.1	4.1
	55-64	346	79.5	59.2	36.4	67.9	69.4	23.1	50.0	25.1	4.0
	65+	86	84.9	65.1	33.7	67.4	67.4	27.9	61.6	27.9	8.1
性别	男性	1016	80.7	69.9	44.2	68.1	69.0	32.3	54.6	32.8	4.7
	女性	984	74.5	62.2	35.4	66.6	67.2	23.0	48.8	24.9	2.7
教育程度	≤高中	167	74.3	62.3	30.5	63.5	65.9	15.6	48.5	18.0	1.8
	职业/技术学校	184	73.9	34.8	23.4	76.1	73.9	20.1	59.8	14.7	2.2
	本科	1457	77.6	68.8	41.8	66.8	67.6	28.4	51.0	30.5	3.6
	硕士	170	86.5	79.4	50.0	66.5	70.0	40.6	50.6	40.0	8.2
	博士	21	71.4	81.0	42.9	66.7	52.4	38.1	66.7	38.1	4.8
工作状态	全职工作	1730	77.2	67.8	40.9	67.4	69.4	28.4	52.4	29.8	3.8
	兼职工作	51	74.5	62.7	45.1	52.9	64.7	33.3	45.1	27.5	2.0
	完全退休	200	81.5	52.5	30.0	71.5	57.5	21.0	50.0	21.0	4.5
	半退休	19	84.2	63.2	36.8	57.9	68.4	15.8	26.3	36.8	0.0

从受教育程度看，总体而言最高学历为硕士的人群的金融素养较高，包括对于复利和风险分散的理解，尤其是在体现高级金融素养的债券定价问题上，硕士学历人群的正确率为40.6%，体现了高等教育的积极作用。相比之下，博士学历人群在一些金融素养方面反而弱于硕士学位群体，但对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了解程度较高，同时在通货膨胀问题上的正确率也较高。值得注意的是，职业/技术学校学历人群在银行贷款相关的两个问题上具有较高的正确率（题4，题5），高中学历及以下的人群总体上看各方面的金融素养都较为欠缺。

### 6.1.2 金融素养与退休准备的关系

为了观察居民的金融素养是否会影响到退休准备，我们以有关金融素养的7个问题的回答正确率为自变量，退休准备指数为因变量，进行了回归分析。回归中控制了年龄、性别、工作状态、婚姻状态、需抚养孩子数、受教育程度、家庭年收入、健康水平等变量。退休准备方面使用了个人退休准备指数以及问卷中较有代表性的三道问题，以期从三个角度体现个人退休准备情况：第一个角度观察人们为退休养老做计划的情况，即是否有退休准备的意识；第二个角度是观察个人是否为退休准备进行了可视为个人未来资产的储蓄，即是否有退休准备的行动；第三个角度是观察人们对退休准备积累的资产价值是否清晰，即退休准备是否可靠，以及被调查者的退休准备能力是否较为成熟。

选择的3个问题如下：

(1) 受访者是否有退休养老准备规划及规划完善程度如何？

请思考一下您的个人退休准备计划进程，您认为当下您的个人退休计划的完善度为多少？

- a) 没有退休养老计划；
- b) 有但不完善；
- c) 一般完善；
- d) 较为完善；
- e) 已有非常完善的退休计划。

(2) 受访者除了社保养老金外，是否有其他养老准备积蓄或工具？

以下金融手段中，如果有，您是否在当下正使用其为自己的退休后生活做准备？

公司资助的固定收益养老金计划、私人养老金、社会保险、投资（包括股票、债券、共同基金等）、储蓄账户/货币基金/定期存款、我的生意（并且计划在退休后出售）、继承财产（从父母或其他家人朋友处）、长期护理保险、人寿保险、可变年金、固定年金、家庭的收入、房地产（缩小房产或资产权益让与）及其他。



(3) 受访者是否清楚了解自己为退休养老准备积累的资产价值?

你对以下表述是否认同? “我非常清楚地了解我的个人退休准备储蓄和投资的资产总价值。”

- a) 强烈反对;
- b) 部分反对;
- c) 中间立场;
- d) 部分认同;
- e) 非常认同。

我们的主要发现如下:

#### ① 较高的金融素养有助于促进个人退休准备

回归分析发现, 总体来看, 居民金融素养与个人退休准备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 金融素养越高的人群, 越倾向于进行个人退休准备。

一方面, 金融素养越高的人越倾向于进行除社养老金外的其他退休资产积累, 包括运用股票等投资手段或购买养老保险等金融产品, 即具有更强的退休准备行动力。另一方面, 他们往往更加了解自己为退休准备积累的资产价值, 即具有更成熟可靠的退休准备管理能力。

此外, 在各类金融素养中, 风险分散意识是国际“三大问题”中对个人退休准备影响最显著的金融素养, 这已发现与其他国家此前的研究结果一致。这可以理解为, 人们对于风险和不确定性的意识越高, 对于未来退休后不确定性高的生活的计划准备更有行动力, 这类人往往更加习惯于防患未然和降低总体风险。从这点来看, 在上文的国际比较中, 中国居民在风险分散题上的正确率显著低于国际平均水平, 由此可以推断这将会直接影响中国居民个人退休准备的积极性和行动力。

掌握银行还贷款、债券定价方面知识的人群在个人退休准备方面也往往展现出更有行动力、更加成熟的特点。这可以理解为对于各类金融工具了解或使用较多的人, 更倾向于在退休准备的金融储蓄上有所行动; 同时, 对社会养老保险制度了解更多的人, 也有更高概率进行个人退休准备储蓄行动。

我们还发现, 金融素养越高的人对于自己为退休积累的资产的价值更加清楚, 更深层地反映其退休准备的质量更高, 更加科学, 行动结果更加可靠。但其中是否具有复利和通货膨胀相关的金融素养与个人是否了解个人退休准备的资产价值之间并无重要关联。

#### ② 中国居民自评金融素养水平存在偏离实际现象

研究发现, 自评的“退休准备计划的完善程度”与金融素养之间呈负相关关系, 即金融素养越高的受访者越倾向于认为自己的退休准备计划不完善。同时, 个人退休准备指数也与金融素养之间呈负相关关系。而按照常规预期和国际上的研究结果, 金融素养与退休准备应该呈现正相关关系。

发生这一偏离的原因可能是: 个人退休准备指数包含了多个退休准备方面的指标, 且其中主观性问题占比较大, 因此会受到受访者自评偏差的影响; 由于自评偏差, 金融素养较低的人反而对自身的退休准备可能产生过度自信。

为验证这一猜想, 可以分析另一道表现个人对于自我金融素养和能力评价的问题 (“当涉及到为退休养老做准备时, 您认为自己有多大程度能够了解相关的金融财务事项?”)。我们发现, 受访者实际的金融素养水平与自我评价的金融素养水平存在显著负相关, 即有力地证明了总体上金融素养越高的人群对于自我的评估越谦虚, 而金融素养偏低的人群往往由于相关知识和意识、了解的匮乏, 或对于退休准备的实际需求判断不足, 而对自身退休准备能力和计划程度趋于过度自信, 评价会偏高, 从而使得依据主观性评价得到的退休准备指数与金融素养之间出现反向相关。

退休准备指数与金融素养关系偏离预期, 还可能存在其他原因, 包括: 退休准备可能同时受金融素养以外的其他因素的影响, 如社保体系的完善程度等; 在国际问卷翻译成中文的过程中可能存在语义上的模糊, 使得部分受访者无法理解准确的题意, 导致回答出现偏差等。

#### 6.1.3 小结

本次研究发现, 我国居民总体金融素养水平在国际上不占优势, 尤其是风险分散方面的金融意识与发达国家相比存在明显差距。从人口统计学等要素分类上看, 18-24 岁年龄段的年轻人整体金融素养相对较低; 女性金融素养低于男性; 教育程度在高中学历及以下的人群金融素养相对较低; 东部地区人口的金融素养整体较高, 尤其是国际“三大问题”的正确率高于中部和西部地区。

此外，本次研究通过实证分析验证了居民金融素养与个人退休准备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金融素养越高的人群，越倾向于进行个人退休准备，包括进行个人退休资产积累以及更加了解自己的退休准备资产价值。

在各类金融素养中，风险分散意识、银行还贷款、债券定价、社保制度等方面的知识素养显现出与个人退休准备行动更强的相关性，是需要着重教育的方向。

在研究金融素养与退休准备意识（退休计划完善度）的关系时，实证结果由于受到被调查者主观自我评估偏差的影响，没有呈现正相关关系；通过进一步分析表明，金融素养尤其是简单素养（国际“三大问题”）越低的人对自我的退休准备能力评价越高，存在过度自信的主观偏差。

## 6.2 个人在养老保障产品方面的选择

### 6.2.1 不同产品间偏好：商业保险使用度提升，但仍处于辅助地位

为分析居民在具有养老保障功能的不同金融产品间的偏好，我们在本报告的5.3节中统计了居民为退休保障正在使用或曾经使用的财务手段。本节我们进一步分析保险产品尤其是商业保险产品在各类养老保障产品中的占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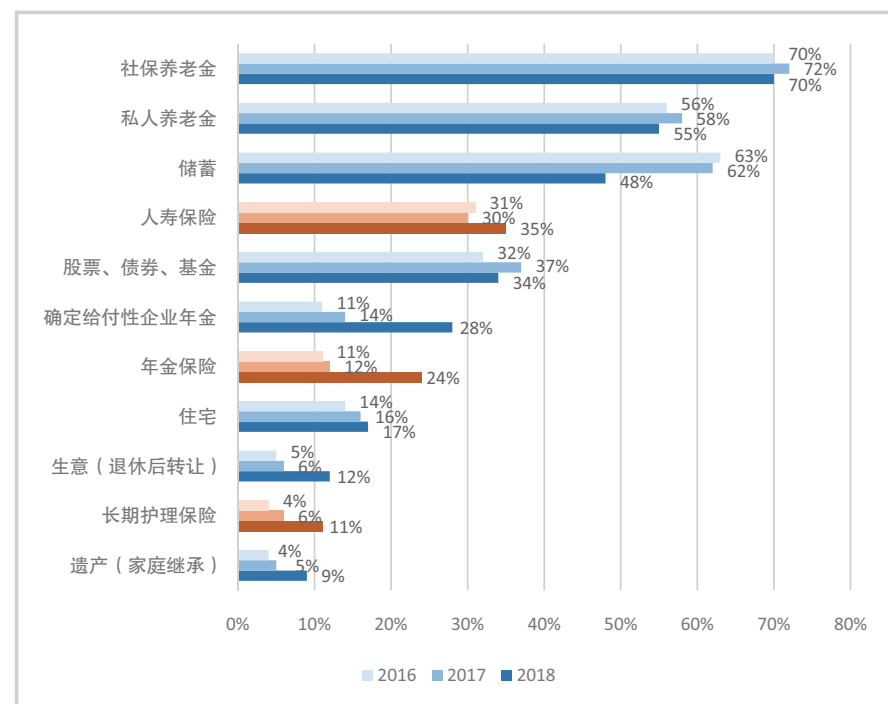


图6.3 退休收入的财务方式

受到居民关注的保险产品主要有三类：人寿保险、年金保险和长期护理保险。可以看到，近三年来，由于保险渗透率的不断提升和居民自身理财观念的转变，居民对各类保险产品的认知程度均有显著的提升。其中，居民使用程度最高的商业保险产品依然是人寿保险，居于社保养老金、私人养老金及储蓄之后，位列第四位；居民对年金保险和长期护理保险的认知和使用在2018年也有了显著增加，正在使用或曾经使用过这两种保险产品的受访者比例较2017年上升了1倍左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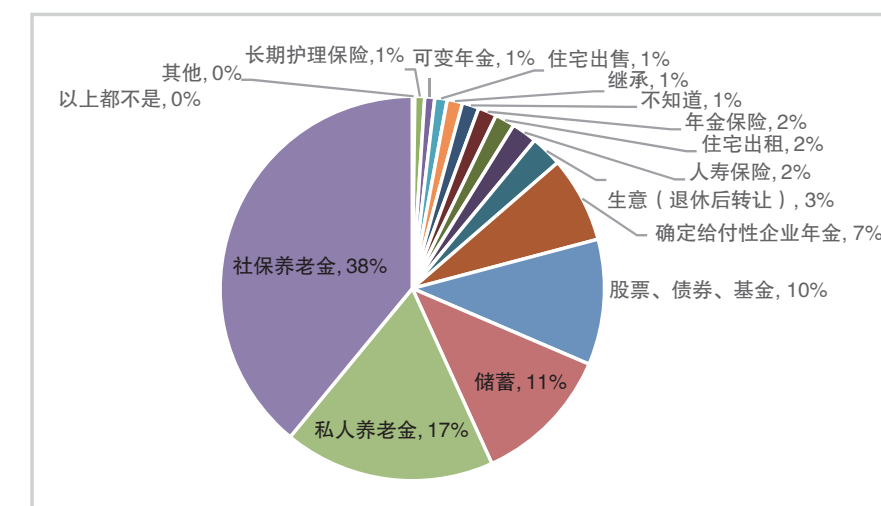


图6.4 居民心目中最重要财务方式

在进一步分析居民心目中最重要财务方式时，可以看到，尽管商业保险在居民心目中的认知度和居民对其的采用比例都在上升，但仍处在辅助地位，而不被居民视为最重要的财务手段。我们看到，位列前三位的财务方式之间的排列顺序不变，社保养老金被38%的居民所选择，仍是当仁不让的“第一名”。第二、三名分别为私人养老金和储蓄。而在居民采用比例中位列第四的人寿保险，仅有2%的居民将其作为最重要手段，位居第7名。选择年金保险、长期护理保险的居民比例也分别仅有2%和1%。

### 6.2.2 信息渠道：亲友最重要，专业人士发展快，老人重视银行

为了解从不同信息渠道获得的信息对居民退休决策影响的差异，我们分析了居民在选择退休储蓄方式时所依赖的信息源的分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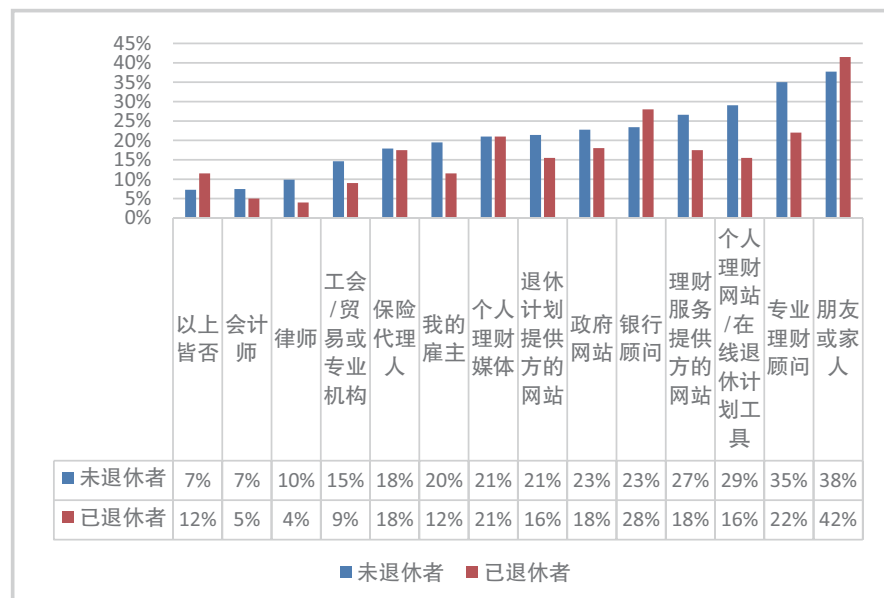


图6.5 居民在选择退休储蓄方式时依赖的信息源

近两年来，中国个人理财服务市场正处于不断发展中，个人理财服务机构的渗透率和对民众理财提供的帮助正在提升，其提升效果主要体现在年轻人身上。调查显示，居民在进行退休决策时依赖的最主要的信息源是朋友和家人，处于工作状态的人群从朋友或家人那里获得退休储蓄的建议最多，而从会计师和律师处得到建议的最少。专业理财顾问、保险代理人等专业人士的建议正在越来越多地被人们采纳，特别是还在工作着的人群。值得注意的是，在我国当前环境下，商业银行仍然是规模最大、渗透程度最深的金融机构，在退休养老规划方面也是如此，尤其是对目前已退休的人群来说。针对年龄大、获取信息能力相对不如年轻人强的退休人群而言，商业银行的顾问是已退休人群在进行退休财务规划时所依赖的第二重要的主体，仅次于朋友和家人。在面向目前已退休人群进行服务时，应格外注重商业银行渠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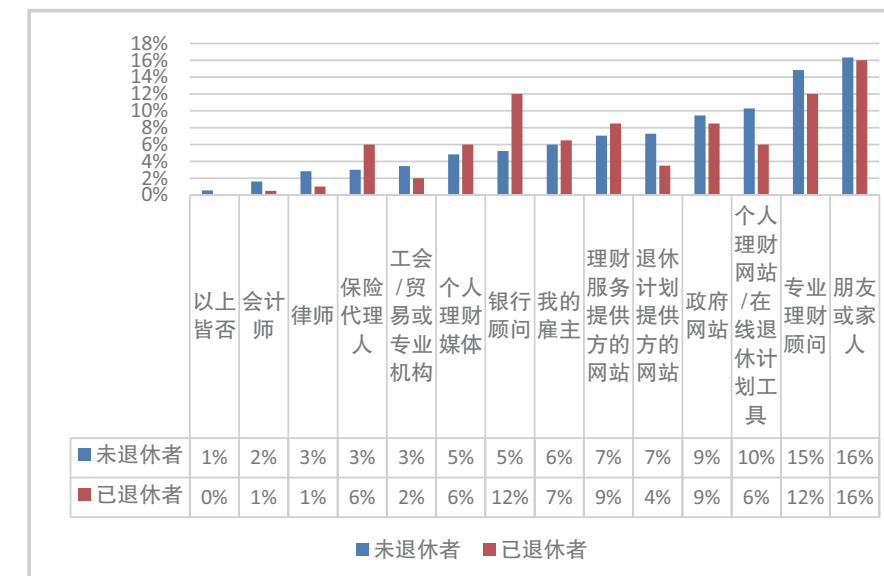


图6.6 居民心目中最重要的一信息源

在分析居民自身心目中最重要信息源时，我们也可以得到佐证：朋友和家人仍是居民在进行退休决策时最重要的信息源，选择专业人士的比例在提升，商业银行是目前已退休人士除家人朋友外最看重的渠道。同时，保险代理人在已退休人群中明显更受信任，在整体上覆盖已退休/未退休人群比例差异不大的基础上，选择其为最重要渠道的已退休人士比例明显较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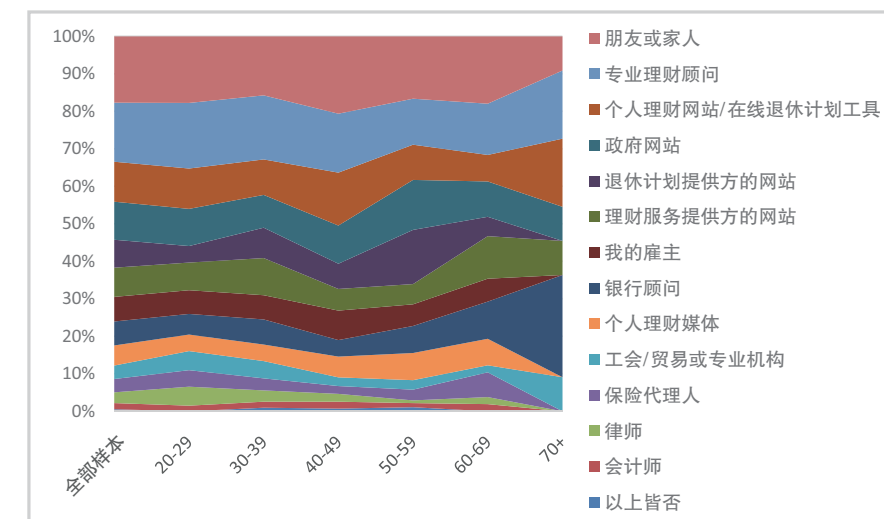


图6.7 受访者心目中最重要信息源与年龄

接下来，我们分析了受访者年龄与所信任的信息源的关系。由于当前个人理财市场处在发展之中，居民最信任的退休储蓄建议来源仍是朋友或家人，专业理财顾问位居第二位，正在迎头赶上。处于工作状态人群有较强烈的理财



需求，并且信息搜索能力较强，因此各类网站如个人理财网站、政府网站、退休计划提供方和理财服务提供方的网站正在成为重要的信息源。尽管每类网站的单独占比不高，但加总后甚至超越了“朋友或家人”的比例。其他几类信息源的占比则相对较低，唯独“银行顾问”在70岁以上人群中的占比明显较大，显示出商业银行在已退休人群中的重要地位。选择“保险代理人”的比例也属已退休人群最多。另外值得注意的是，70岁以上人群选择“朋友或家人”的比例明显减少。这一方面可能是由于老年人与朋友和家人沟通机会少，反而更信任银行顾问和保险代理人。

### 6.2.3 税延型养老保险：历经周折试点启动，年轻人更欢迎

我国的养老保险体系分为社会基本养老保险、企业补充养老保险和个人储蓄性养老保险三大支柱。目前，社会基本养老保险面临较大缺口问题，企业补充养老保险覆盖范围小，因此发展好作为“第三支柱”重要组成部分的商业养老保险显得愈发重要。近期推出的税延型商业养老保险正在得到消费者的广泛关注。根据我们的调查结果，21%的受访者希望能将一次性获得的养老金投入到新的延税投资工具中，和2017年相比上升了2个百分点。

当前我国社会基本养老保险的收入替代率整体上还比较低，离70%的水平存在一定差距。发展税延型商业养老保险，可以激励个人为自己进行养老准备的积极性，提升退休后的收入替代率水平。

尽管税延型商业养老保险前景乐观，但在我国的发展里程十分漫长而坎坷。早在2007年，天津滨海新区就开始了个人税收递延型养老保险的试点，但很快就被国税总局以对试点中“30%税前列支”的个人税收优惠政策存在异议为由，而被叫停。2009年，财政部、税务总局和保监会同上海市一起研究了税延型商业养老保险试点方案。2012年，上海市政府将论证方案递交财政部。之后，国务院等部门相继提出有关优惠政策建议，但由于没有就相关政策和细节问题形成统一认识，始终没有得到落实。2017年7月，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快发展商业养老保险的若干意见》提出，在2017年年底启动个人税收递延型商业养老保险试点。2018年4月12日，财政部等五部委联合下发《关于开展个人税收递延型商业养老保险试点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决定自2018年5月1日起，在上海市、福建省（含厦门市）和苏州工业园区实施个人税收递延型商业养老保险试点。试点期限暂定一年。至此，经过社会各界长达近20年的努力呼吁，税延型商业养老保险终于在中国落地了。

此次调查中，我们也了解了人们对于税收递延型养老保险的态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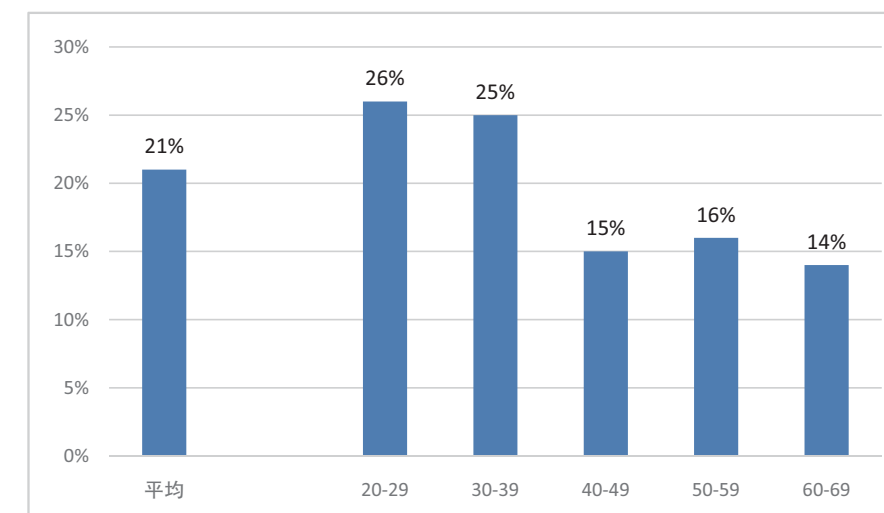


图 6.8 受访者愿意选择税收递延型养老金的比例

可以看出，年轻人更愿意选择税收递延型养老保险，出现这样的结果可能是因为老年人的金融知识有限，出于风险厌恶的心理而不愿意改变已有的养老金缴纳方式。随着试点的展开，有必要对年龄较大的人群进行普及与宣传。

### 6.2.4 长期护理保险：全面开花、发展迅速，尚需优化

根据中国老年健康影响因素跟踪调查的数据，以当前人口死亡率和增长的预期寿命计算，2050年时中国80岁以上的老人数量将达到1亿人以上。20世纪50-60年代出生的人群将带来2030年以后高龄人口的快速增长。张文娟、魏蒙（2015）<sup>6</sup>根据2010年北京大学健康老龄与发展研究中心《中国老年健康长寿影响因素调查》、中国老龄科学研究中心《中国城乡老年人口追踪调查》与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数据合并测算得出，2010年中国老年人口的失能率为11.2%，60岁以上老年人口的生活自理预期寿命为17.22岁，平均失能存活时间为2.53年。中国老龄科学研究中心2010年发布的《全国城乡失能老年人状况研究》报告指出，国内老人部分及完全失能率为19%。2017年，中国保险业协会在人社部设定的15个长期护理保险试点地区进行的调查得出，2017年调查地区老年人中度以上失能率为16.5%，重度失能率为6.7%。

<sup>6</sup> 张文娟，魏蒙. 中国老年人的失能水平和时间估计——基于合并数据的分析[J]. 人口研究, 2015,39(5):3-14.

随着预期寿命的不断提升，未来失能老人的规模和失能率都将不断增加。老年人失去生活自理的能力，不仅导致个人生活质量下降，也给老年人带来较大的经济支出压力。根据中国老年健康影响因素跟踪调查的数据，80岁以上的调查者中有一半以上的主要经济来源是子女支持，拥有退休金的人数比例不足四分之一，有一部分人的生活来源甚至仍然来自自身的工作。

长期以来，中国一直延续着家庭式养老的模式，家庭成员承担着照料失能老人或承担护理费用支出的责任。但随着家庭人口结构的变化传统上依靠家人特别是子女照顾老人的模式越来越难以为继，发展专业化护理<sup>7</sup>势在必行。而专业化护理的基础是要有能力支付较高的护理费用。从国际经验来看，美国主要通过商业化的手段，政府通过立法推动保险公司、护理机构之间的合作，建立商业长期护理保险制度来化解失能老人长期护理的财务风险；德国、日本、韩国等则通过建立起强制性的公共长期护理保险制度，为高龄老人提供护理服务。

我国长期护理保险的试点开始于2012年7月青岛推出的“城镇职工和城镇居民的长期医疗护理保险制度”。从2016年7月开始，又有承德、长春、齐齐哈尔、上海、南通、苏州、宁波、安庆、上饶、青岛、荆门、广州等15个地区被确定为长期护理保险制度的试点城市。计划利用1到2年时间，探索建立以社会互助共济方式筹集资金，为长期失能人员的基本生活照料和与基本生活密切相关的医疗护理提供资金或服务保障的社会保险制度。2017年中国人保与创业公司一号护工推出的“互联网+长期护理保险”将长期护理保险推向网络，获取了非试点地区的关注。2018年以来，长期护理保险在山东、江苏、新疆等多个省区成“全面开花”之势，山东的青岛、烟台、威海、菏泽、泰安等地市，江苏的苏州、常州，新疆的乌鲁木齐市、昌吉州和兵团，以及福建厦门，重庆市等多地均已实行，江苏的南京、无锡等地都在推进当中。

目前试点地区的长期护理保险的资金来源主要由个人缴费、政府补贴、照护服务机构缴纳的互助基金三部分组成。对于参保人员来说，缴费标准根据年龄分为若干档，每人每年实际缴费在数百元至千元之间。个人连续缴费达到一定年数且达到特定年龄后，如出现失能且达到规定的标准，就可以获得理赔。在理赔时，以日常生活中吃饭、穿衣、睡觉、如厕等项基本生活能力为标准，将失能程度分为轻度、中度和重度等，符合条件的失能人员可以分别享受每月不同金额护理费用补偿。

7 包括在专业机构接受护理和请专人来家中护理。

随着各地政府推动下长期护理保险试点的“全面开花”，长期护理保险在居民心目中的认知度和渗透率都得到了提升。我们在2018年的调查中发现，受访者在进行退休规划时愿意采用长期护理保险作为一种财务手段的比例从2016年的4%和2017年的6%提升到了2018年的11%，体现了长期护理保险在消费者中的认同程度在迅速提升。

但长期护理保险的进一步推广仍存在较多问题。一方面，消费者对长期护理保险的认识度尚有不足，很多人对失能风险估计不足。其次，护理机构的服务还跟不上护理需求的发展，难以提供多元化的社区护理、生活照料等，第三，长期护理保险产品的设计方面仍不足，难以提供足够的吸引力。由此可见，虽然长期护理保险可以实现个人、政府、保险公司、护理机构间的“多赢”，但在现实发展中还需要解决众多问题和困难，尚需进一步探索。

### 6.3 退休准备的国际比较分析

在2013年中国被纳入荷兰全球人寿开展的退休准备调查以来，中国居民的退休准备指数一直维持在6以上，在所有被调查国家中处于较高水平。尤其是2016年以来，中国的退休准备指数实现两连升。根据荷兰全球人寿的测算，2018年，中国的居民退休准备指数排名第二，达到6.7，仅次于印度的7.3。2017年时，中国位居第4，低于印度、美国和巴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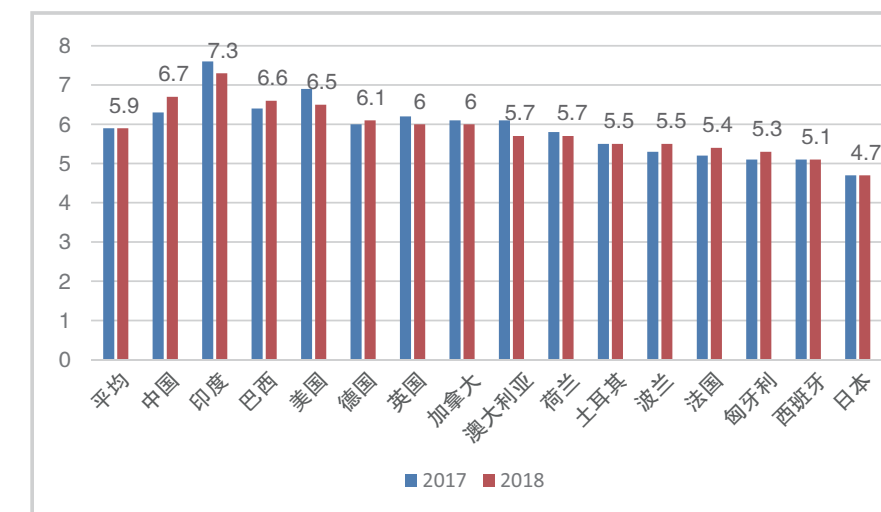


图6.9 各国居民的退休准备指数

通过对历年退休准备指数的分析我们发现，影响中国居民退休准备指数变化的主要因素是退休责任意识、退休储蓄充分度以及取得期望收入的信心。中国居民在主观问题上的高分成为中国退休准备指数变动以及中国退休准备指数超过他国的关键原因。

### 6.3.1 中国居民对未来的信心最充足

根据荷兰全球人寿对受访者对未来国家发展信心的调查，我们发现中国居民对未来国家发展的信心最为充足。在受调查的15个国家中，平均有49%的受访者对未来一代的退休生活状况持悲观态度，仅在中国有超过半数（约53%）的受访者认为下一代中国人的退休生活会比自己更好，且持悲观态度的人群比例仅为13%。在同为发展中国家的印度，持有积极态度的居民比例也达到了47%。而其余国家对未来一代的退休生活充满担忧，认为未来退休生活将会改善的比例均不超过1/4。在受访的欧洲列国、日本等经济发达与社会福利较健全的国家，认为未来一代退休生活将会恶化的民众比例均超过半数，且持有改善信念的民众比例全部低于10%。新兴市场国家与发达国家在未来一代的退休生活信心上形成鲜明对比。<sup>8</sup>

这种现象出现的原因可能有两点。第一，类似于行为经济学中的“参照依赖”，在判断未来一代退休状况变化时，受访者通常会未来一代退休生活状况预期与现今一代的预期退休状况相对比。中国、印度等国正经历经济的快速发展，居民能更为强烈地感受到经济发展带来的收入水平上升，并且更相信退休生活会逐渐改善。而欧洲等发达国家经济增长缓慢，财政压力大，养老制度改革艰难，民众对未来养老保障改善的预期自然不好。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参照依赖”会导致受访者在诸多主观问题上造成“信心虚高”。其二，我国的法定退休年龄在世界各国中偏低，不足60周岁，而欧盟各国法定退休年龄大多在60周岁以上，德国、英国等国政府还在进一步提升退休年龄。相比较而言，中国居民的预期退休期最长，达到25年，其余受访国家居民的预期退休期均小于20年，未来的退休年限较其他国家仍更乐观。

<sup>8</sup> 数据来源于The New Social Contract: a blueprint for retirement in the 21<sup>st</sup> century, The Aegon Retirement Readiness Survey 201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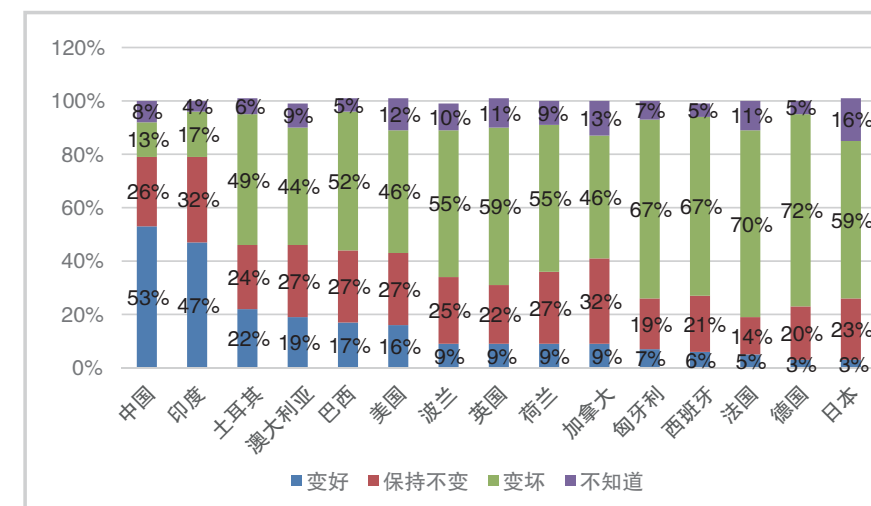


图6.10 各国居民对未来一代退休生活变化的预期

### 6.3.2 中国居民退休准备更明确、更充分

在退休计划准备方面，中国居民表现出较强的规划意识和完成意识。中国受访者中认为自己已作过退休规划的比例达到76%。这一数字可能并不高，但在受调查的15个国家中排名第二，而日本居民中拥有退休规划的比例仅为45%。

在调查各国居民退休准备充分度时，我们将准备程度分为5个档次，赋值1至5分，其中1分代表几乎没有准备好，5分代表几乎完全准备好了。调查统计结果表明，中国居民退休准备比较充分，平均得分为3.36分，在各国中位居第二，而日本居民的得分最低，仅为2.38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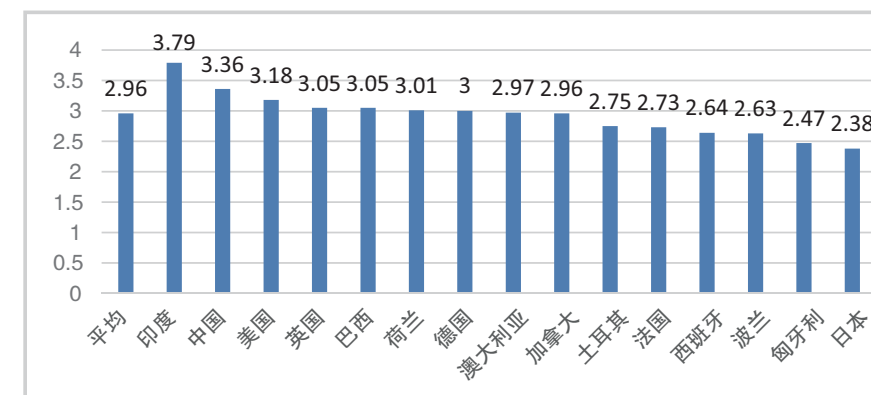


图6.11 各国居民退休准备充分度



### 6.3.3 中国居民期望退休收入不高、预期实现程度一般

在有关期望的退休收入来源问题上，中国居民更重视个人储蓄在退休收入中的作用，对政府发放的退休金的期望不如其他大部分国家。这种现象既可能与中国的传统养老观念有关，也可能与政府发放的养老金标准较低、社会保险体系不完善等有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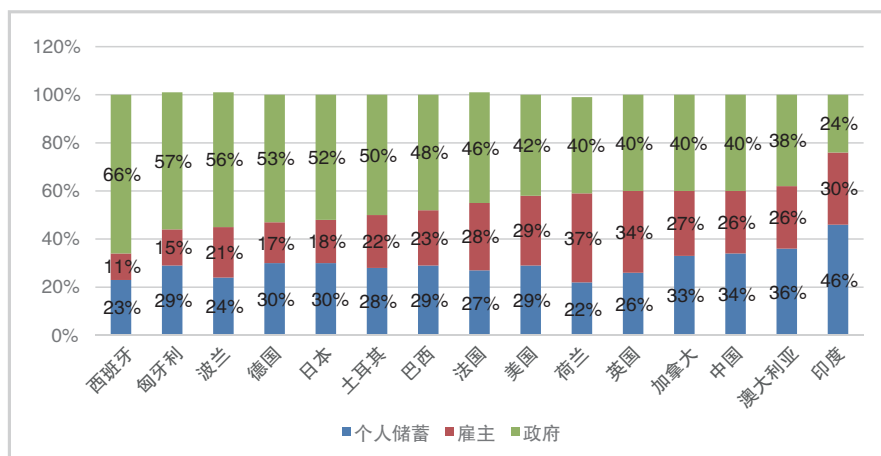


图6.12 各国居民预期的退休收入来源及构成

在实现未来预期收入的比例上，中国居民表现出很强的信心，认为能够达到自己预期退休收入的7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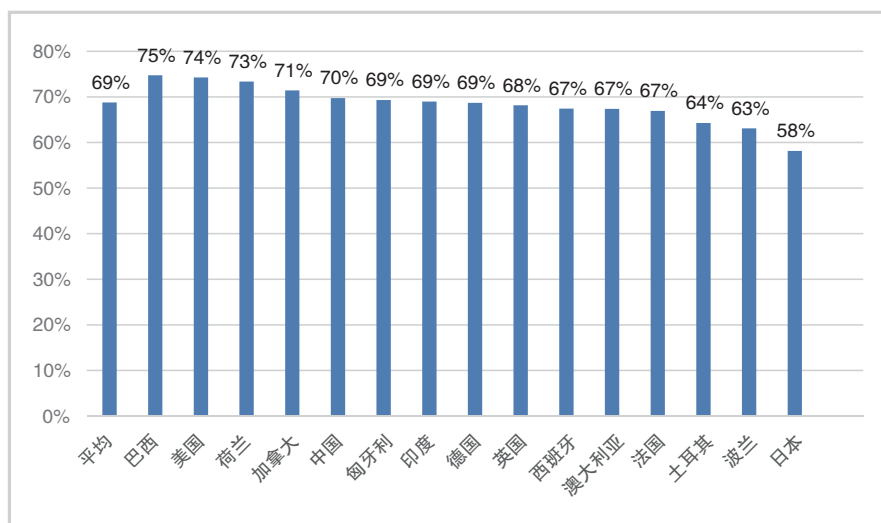


图6.13 各国居民预期能够实现期望退休收入的比例

不过我们注意到，实现预期退休收入的高指标并不只是经济发展和养老制度完善的结果，可能部分归因于中国居民较低的养老金替代率。通常而言，衡量个人退休收入实现难度关注的是其养老金替代率，即个人退休后养老金与退休前收入的比例。在这一项上，中国居民期望的养老金替代率约为69%，处于中间水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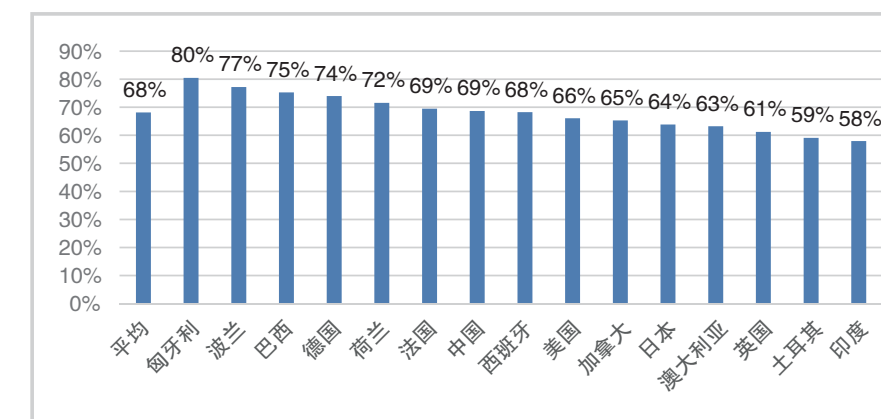


图6.14 各国居民期望的养老金替代率

根据上述分析，中国居民退休准备指数的排名较高主要是因为充足的信心、良好的预期、精心的规划、充分的准备。“养儿防老”并不只是一种传统的养老观念，它也反映出中国人对养老规划的重视。在现代社会，“养儿防老”这一观念固然会被逐渐取缔，但落后的养老模式、不完善的社区养老服务使得中国居民在准备退休生活仍需多动脑筋，更多使用自己以及家庭的力量。社会保险体系不完善、商业保险发展不足使得中国居民在谋划未来退休生活时需要更多地考虑医疗支出、护理支出等大额款项。同时，金融服务渠道不完善、投资机会少使得中国居民将自己的资金更多地用于储蓄，尽管效率不如商业保险，但这也帮助中国居民为退休生活准备了比其他国家居民更多的可靠资金。相比于其他国家，中国居民的退休储蓄准备更加充分。

#### 6.3.4 中国居民退休准备充分，但可能过于自信

中国在退休准备上的高分固然与中国居民较高的退休准备完成度相关。但是，需要强调的是，受制于调查样本的限制与受调查者“参照依赖”的思维方式，中国受访者在不少主观问题上表现出的信心显得不甚理性。在退休准备计划的制定与完成、健康状况的判定与未来医疗支出的准备上，经历经济快速增长的中国居民可能有些信心过度。这种自信还体现在财务认知能力上，尽管中国居民在回答财务问题时表现出金融素养一般，但对财务术语的理解信心却显得十分充足。

健康是中国居民热衷的话题。受访者不仅对可以提供未来现金流保障的私人养老金、社会养老保险、人寿保险的意愿强烈，也对长期护理保险等产品展示出更强烈的兴趣，对独居生活和健康水平下降的担忧更为强烈。调在接受调查的样本中，有28%的中国居民对负担退休后医疗支出表现出相当的自信。而日本居民中这一比例仅有7%。

这一情况固然与中国居民的细致准备有关。调查表明77%的中国受访者会在退休计划中考虑医疗费用，这一比例在所有受访国家中是最高的。但是，这种高比例仅仅表现出中国居民对退休的关注，并不能说明中国居民对退休后的医疗支出进行了充分的准备。许多欧美国家的居民由于购买了商业健康保险或有较充分的社会医疗保险，所以对退休后的医疗支出并不会过于担心。

与中国居民在许多主观问题上的自信不同，同处儒家文化圈的日本居民在大部分主观问题上并没有和中国居民表现出一致，最终在退休准备指数总体得分上表现不佳。二战后，日本居民在老龄化社会中已浸润多年，一系列社会养老制度与社区养老机制逐渐发展成型。经过多年发展，日本早已实现了养老保险第一支柱的全覆盖，第二层养老保险覆盖率也已超过94%，商业保险市场也很成熟。在此环境下，日本的社会风气在逐渐变化，老年人独居、外出工作的并不少见。尽管如此，日本居民还是表现出相当的不自信。它们不仅对自己的退休准备计划的完善程度和储蓄充分度不够自信，在负担未来退休医疗成本的问题上也颇为担心。

不过，中国居民与日本居民在对待养老方式的态度上倒是表现得相似，仅有55%的中国居民认为居家养老很重要，而日本居民持这一观点的比例更是低至49%，为受调查国家中最低的。“去机构化”地依托社区建立养老服务设施的居家养老模式在西方发达国家已出现多年，在英国等国家已经推广普及，西方发达国家居民已经对此有所接受。然而，在中国和日本，居家养老的推进却面临着困难。目前，中国依托社区的居家养老模式仍未健全，离为老年人提供充足的社区养老服务的目标仍有距离。老年人养老更多依靠的是家庭成员的协助，传统的家庭赡养模式仍然发挥着很大作用，在农村这一养老模式则更为普遍。而日本在二战后通过法律和社会保障制度的完善，将养老责任从家庭逐步过渡到社会，构建起现代社会福利制度，民众的养老意识逐渐改变。根据荷兰全球人寿的调查，仍有33%的受访中国居民认为自己退休时需要接受家庭成员的经济支持。随着社会保障体系的逐步完善、个人或家庭储蓄的积累、社区养老与护理服务的完善以及退休人员的更新迭代，中国居民对家庭养老的依赖程度将会下降，而依托社区的居家养老模式将逐渐成熟。



## 7 建议

### 7.1 个人自身应做出的努力

- 在退休预期方面，个人应综合考虑国家经济发展、政府政策、家庭状况、个人健康、收入结构等因素，更加理性地认识退休计划的完善程度、退休储蓄的充分程度以及取得期望收入的信心。特别是年轻人，应在未来整个职业生涯中不断提升对退休规划的认识，及时调整预期，避免因对未来退休状况预期过于乐观而造成准备不足情况的发生。
- 在退休准备方面，个人应提前考虑作好退休规划，并备有后备计划以应对突发事件。除了依靠个人作好规划，还可以认真了解政府有关退休政策的变化，作好积极的响应；也可以利用企业提供的机会，如接受财务建议、相关培训等，积极为退休进行准备。
- 在退休规划的制定方面，应不断提高对作好财务规划的认识和对财务问题的理解能力，结合我国“三支柱”养老金体系目前存在的问题和未来发展趋势，确定个人建立第三支柱养老金的策略选择。在建立个人养老金的过程中，应注意采取多元化的资产配置来消化风险并获得适当收益。例如，可以适当考虑购买些商业养老年金保险、健康保险、护理保险；积极关注并适当投资于养老目标基金。



## 7.2 政府可做出的改善

- 在改善居民的退休预期方面，政府应稳定经济增长，引导居民正确认识中国经济未来面临的发展机遇和困难。同时，审慎调整延迟退休政策。在应对养老金入不敷出的问题上，政府应敢于直面应对，并向社会阐述清楚相关应对策略，提高居民对社会养老保障体系的信心。
- 在鼓励个人作好退休准备方面，政府应大力推进养老保障“三支柱”体系建设，特别是积极鼓励以个人承担主要责任的第三支柱的发展。具体来说，一是全面推开税收递延型养老保险；二是认真作好发展第三支柱的整体设计，如统一的信息平台的设计；三是鼓励其他金融机构提供相关养老金融产品，如养老目标基金、养老理财产品等。
- 在帮助个人作好退休规划方面，政府应加强对消费者的金融教育，帮助消费者认识老龄化问题的严重性，个人在未来养老保障方面的责任性，并通过推动递延纳税政策的实施，使得养老金融产品对个人更具吸引力。

## 7.3 雇主可做出的改善

- 雇主应在帮助员工作好退休准备方面承担更多的责任。雇主不仅可以通过建立企业年金、职业年金等计划为员工退休后提供经济保障，还可以提供多样化的退休帮助，包括提高员工的退休责任意识、金融教育、财务建议等。目前，很多职工缺乏基本的财务知识和理财能力，无疑会影响对于退休的财务规划和准备。企业可以利用其与员工在经济上的联系以及与商业金融保险机构合作的优势，为员工提供专业的、有针对性的理财建议和管理服务。
- 雇主还应该不断提高企业退休计划的覆盖率和多样性，为更多的职工提供来自企业的退休收入保障，并注意满足员工个性化的养老保障需求。

## 7.4 金融机构在产品与服务方面可做出的改善

目前，我国的金融机构在为退休居民提供有针对性的产品和服务方面还存在很大差距，主要是因为金融机构的产品和服务还难以契合广大退休居民的实际需求。

通过此次调研我们总结了居民对一些养老金融产品特征的偏好。

表7.1 受访者对金融产品的偏好

产品类型	偏好特点
养老金融产品 (保险、基金、银行理财)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li>● 易于使用、跟踪以及后续管理</li> <li>● 应对当前低利率的市场环境</li> <li>● 提供长期护理保险服务</li> <li>● 提供医疗保险、医院绿色通道等增值服务</li> <li>● 能产生退休收入，万一有急用，也能从投资中提取一整笔款项</li> </ul>
企业年金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li>● 利用年薪的固定比例作为养老年金</li> <li>● 退休时分段领取固定收入（例如以年金的方式）</li> <li>● 年龄越大的人群更愿意收取一次性领取并将其全部重新投入至延税型投资工具中</li> </ul>
长期护理保险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li>● 低收入群体购买的最大的障碍是保费负担</li> <li>● 高收入群体购买最大的障碍是认为功能非必需</li> </ul>

我们看到，对于保险、基金、银行理财等养老金融产品，居民一方面希望产品易于使用、易于管理，另一方面也希望产品能够具有医疗服务、护理服务等更多的增值服务，以适应未来健康需求；对于长期护理保险，居民心目中的主要问题之一也是“功能非必需”。因此，在养老金融产品的设计上，金融机构应当注重关于养老金融产品中如何设置合适的“增值功能”、“增值服务”的研究。因此机构在设计金融产品的功能时可多结合居民健康需求，例如制定并完善关于健康状况、疾病的条款，与医疗机构、护理机构加强合作，将金融产品与医疗、护理服务进行挂钩等。

在渠道上，机构对传统上规模最大的商业银行和保险渠道，以及近年发展起来的新兴渠道均应加以重视。保险经纪机构（保险代理人）和商业银行等，在目前养老产品的销售中占据重要地位。另一方面，互联网也正在对传统渠道不断产生冲击。各类金融机构应当多种渠道并重，着力提升养老产品在各类人群中的渗透力。

在服务上，应当对投资者和潜在投资者在养老和投资方面均提供充分的辅导。近年来资管市场蓬勃发展，各类与养老相关的金融产品也不断涌现。但除了社保养老金之外，股票、基金、理财等产品的渗透率目前仍不太高。同时，目前我国居民的金融素养在国际上的排名也并不高，居民对金融市场的了解程度亦需提升。机构应对投资者加强辅导，以使市场上多样化的产品能与居民的需求相匹配。除投资辅导之外，就养老准备本身而言，机构也应当针对性加强对居民的养老准备教育，在使居民认识到养老准备重要性，规避未来可能发生的重大风险的同时，也扩展机构自身的市场空间。

## 7.5 商业保险可做出的提升和贡献

产品设计方面，一方面要注重对近年来蓬勃发展的新兴险种的参与。2018年税延型养老保险在历经多年论证后成功启动试点，即将向更广范围的地区推广；长期护理保险也在近年来各地政府的积极推动下，在山东、江苏、新疆等多个省区“全面开花”，正在推向全国。商业保险公司应当抓住新险种带来增量市场的历史机遇，重视对税延型养老保险、长期护理保险等新兴险种的参与。

另一方面，商业保险公司需要从单一的“资金保障”模式向“资金保障+服务提供”模式转变。居民在养老时最主要的需求是健康需求，而这一需求最终是要通过医疗服务和护理服务来提供的，保险公司所提供的资金在最终也会转化为医疗和护理服务。在对养老保险产品进行设计时，保险公司应充分将“资金保障”与“服务提供”两种功能相结合，建立“保险+医养”的多维驱动模式，充分保障居民在养老阶段最终需要用服务来满足的健康需求，同时通过金融产品与医疗、护理、健康管理等服务相互嵌套，在保险公司和医疗服务机构、护理服务机构之间产生直接联系，减少交易环节，降低交易成本并缓解信息不对称带来的风险。

从获客角度，应重视不同层次居民“消费升级”带来的机会，采取不同方式拓展“下沉市场”和“高端市场”中的客户。近年来我国国内居民的“消费升级”主要呈现出两种趋势，即一方面“下沉市场”崛起，中小城市居民消费能力逐渐增强；另一方面大型城市居民在新兴消费品牌增多和生活成本上升的影响之下，转向“精品化”“品牌化”的消费。在退休保障这一领域，同方全球人寿主要业务市场和其他业务市场居民退休准备指数的差距正不断缩小，体现了“下沉市场”居民消费能力的增长，保险公司可以将原有的人寿保险险种扩展到中小城市，让“下沉市场”居民拥有更多的消费选择；另一方面，随着大城市“消费升级”的进行，保险公司应当在大城市树立年轻化、时尚化、具有鲜明品牌标识的形象，迎接“精品消费”时代的到来。

从渠道角度，商业保险公司应在重视自身原有的代理人渠道和商业银行渠道的同时，积极拓展财经网站、自媒体等新兴渠道。我们在调研中发现，在退休保障方面，传统的保险渠道和商业银行渠道以及专业的理财顾问，仍是年龄较大，收入水平较高，且对退休保障服务需求较为迫切的居民群体心目中的首选；但在与网络接触频繁、搜集和分析信息能力也较强的年轻群体中，个人理财网站、财经媒体及微信公众号等自媒体也正在成为未来主力消费群体的新选项。由于保险等产品直接关系到消费者的切身利益，消费者更愿意长期关注，保险等金融类媒体的读者忠诚度会显著高于其他类型媒体，这也为商业保险公司的客户拓展提供了新的契机。





## 8 附录

### 8.1 统计分析方法说明

#### 1、预期水平的定义

为了衡量受访者对中国经济的总体预期，我们引入了“预期水平”概念，并在多处使用了类似概念（如赞成水平等）。对于只有恶化、保持不变和好转三个选项的单选题，预期水平=选择“好转”的比例-选择“恶化”的比例。

我们认为受访者对中国经济的总体信心是由每一个受访者的信心加总平均得来，同时给恶化赋值为-1，保持不变赋值为0，好转赋值为1。如果每一个受访者都认为中国经济将好转，那么社会的总体信心就达到最大值1。现假设选择恶化、保持不变和好转的比例分别为 $x$ 、 $y$ 、 $z$ ，则很显然社会总体的信心值为 $x \times (-1) + y \times 0 + z \times 1 = z - x$ ，恰好就是我们前面定义的预期水平。因此我们定义的预期水平可以真实反映受访者总体预期。

#### 2、多元排序选择模型——Ordered Probit Model

传统的线性回归只适用于影响因素研究对象为连续变量的情况，而在本文中，影响因素研究对象多为离散变量，因而需要使用多元离散选择模型。而且由于离散变量的取值大小具有实际意义，因而使用了O-Probit多元排序选择模型来进行回归。

#### 3、退休准备指数计算方法

为了直观地描述居民的退休准备程度，同方全球人寿定义了退休准备指数。将退休准备方面三个态度层面的问题以及三个行动层面的问题作为自变量，将居民为今后退休采取的储蓄方式作为指数因变量，计算退休准备指数。首先将每个问题的选项由准备不充分到充分进行打分，分值分别为0、2.5、5、7.5、10，然后将自变量问题与因变量问题得分的相关系数作为权重对每个问题的平均得分进行加权，最终得到居民退休准备指数。





根据中国区 2000 份问卷，我们计算六个问题的相应权重如下表所示：

表 8.1：退休准备指数计算权重

变量	退休责任意识	财务规划认知水平	财务问题理解能力	退休计划完善度	退休储蓄充分度	取得期望收入的信心
权重	8.0%	17.9%	15.3%	23.3%	24.7%	10.9%

退休准备指数=退休责任意识 × 8.0%+ 财务规划认知水平 × 17.9%+ 财务问题理解能力 × 15.3%+ 退休计划完善度 × 23.3%+ 退休储蓄充分度 × 24.7%+ 取得期望收入的信心 × 10.9%

需要注意的是，个人退休准备指数只需对这六个问题的具体分数进行加权，而城市退休准备指数则需先对每一个问题的分数求平均值，再进行加权。

以北京市为例，北京市六个自变量问题依次平均得分为 7.63、7.83、7.43、6.36、5.98、5.37

根据上述计算公式：北京市退休准备指数等于：

$$7.63 \times 8.0\% + 7.83 \times 17.9\% + 7.43 \times 15.3\% + 6.36 \times 23.3\% + 5.98 \times 24.7\% + 5.37 \times 10.9\% = 6.69$$

退休准备指数结合了三个态度层面问题和三个行动层面问题的回答，适当调整加权后得到了一个衡量总体退休准备水平的指数，是对居民退休准备程度的合理估计。在所赋权重中，“退休计划完善度”和“退休储蓄充分度”的权重明显高于其他问题，更偏向于衡量居民退休准备的实际行动。



扫一扫二维码  
关注清华经管学院



扫一扫二维码  
关注同方全球人寿